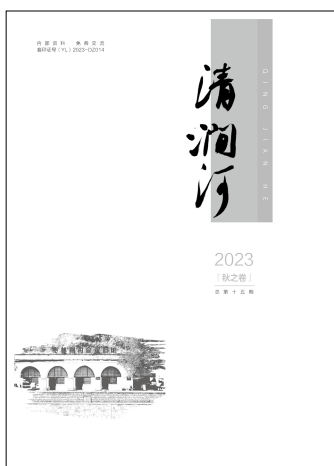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3-DZ01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3年9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风吹麦浪 | 李仁学 |
| 017 | 打工的日子 | 马学全 |
| 026 | 打 粮 | 苗雨田 |

散文空间

- | | | |
|-----|----------|-----|
| 032 | 记黄河晋陕大峡谷 | 贾平凹 |
| 035 | 黄土高坡信天游 | 羊 白 |
| 040 | 家乡的红薯 | 林 荫 |
| 044 | 陕北红葱 | 白耀文 |
| 046 | 大理河畔 | 侯生飞 |
| 048 | 雨中漫想 | 白东芹 |
| 051 | 作家谷溪 | 刘斌武 |
| 053 | 夏日蛙声 | 惠军明 |
| 055 | 墙 画 | 郝晓花 |
| 057 | 母亲的远去 | 韩尚东 |
| 063 | 枣林中的读书声 | 张 丹 |

诗歌手冊

- | | | |
|-----|---------------|-----|
| 065 | 北国风光（外一首） | 李 杰 |
| 066 | 苏醒的太极湾 | 张文彦 |
| 068 | 去往清涧的路上（外一首） | 周文婷 |
| 069 | 在清涧，做一回诗人（组诗） | 殷朋超 |
| 071 | 夏日的高原（外四首） | 高正刚 |
| 074 | 路遥之遥 | 姬小玲 |
| 075 | 怀念路遥 | 黄宇辉 |
| 077 | 秋风辞（外二首） | 任 静 |

目录

- 080 谁为秋立传（外三首） 张弛
084 秋叶（外一首） 慕剑超
085 秋恋（外五首） 张林春
087 动物世界（外一首） 冯生雄
089 农民父亲 贺增文
091 黑夜的街头（外一首） 袁延峰
093 黄 黄国杰

多娇清涧

- 094 清风涧水长 贺世国

演绎荟萃

- 097 村支书与酒 许艳

路遥研究

- 108 咀嚼人生 付志智
112 再读《平凡的世界》 王隆

校园星座

- 114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 惠哲
116 树人立德，传承家风 任婷婷
118 滚来滚去的小土豆 邵安琪
119 观看话剧《路遥》有感 刘韦辰

封面：枣林则沟会议旧址

马小宁 摄

清涧河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责任编辑：贺增文 王文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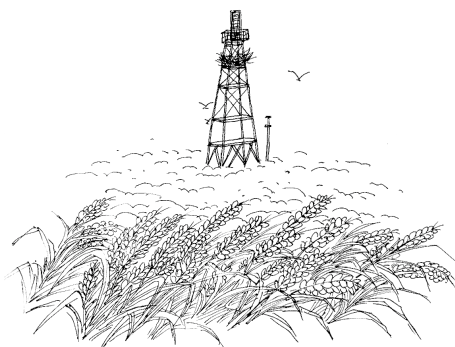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辛杰峰

插图：秦小平

风吹麦浪

◇李仁学



—

五黄六月，风一吹，田野上的麦穗们就疯起来了，它们像一群调皮的孩子，挨挨擦擦的，你挠一下我的颈窝子，我咯吱一下你的胳肢窝，金灿灿地笑着，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蜂拥着向家里涌去。刚到村口，风向一转，它们回过头来，又一路疯笑着朝对面的油城奔去。

麦地里矗着一座铁塔，远远望去，就像浪中颠簸的一叶帆。那座铁塔所在的位置，原先是一口丰腴的油井，后来石油打捞完了，那座铁塔也就瘦了，瘦得只剩一副铁骨架支棱在那儿。铁塔孤零零的，身边也没一个同伴，好在塔巅有个鸟巢，那鸟巢足有簸箕大，就像铁

人头上戴着一顶小草帽。鸟巢上挺热闹的，每天都有叽叽喳喳的鸟儿们歇在上面，一会儿溜溜歌儿，一会儿又拌拌嘴儿，倒是添了不少活气，铁塔也就不那么寂寞了。

其实，真正寂寞的是那个人。她在麦浪里站着，呆呆地站着，默默地望着那座铁塔，就像陷进旋涡里了，难以自拔。

妈。冷不丁地一个声音将她从旋涡里拽了出来。

拽她的是个女子，那女子便是她女儿。女儿说，妈，看啥呢？

哦，看麦子呢——麦浪翻金，就要成熟了呢。她随手掐一穗麦子，合掌轻轻搓了搓，然后吹出一口气，一把脱了

壳的麦粒便被捧在手心里了。

女儿笑道，还“麦浪翻金”呢，文绉绉的，妈可真有文化！

女儿刚从油城回来，远远望见麦地里立着一个人。指定是她！近了，果然就是——母亲又在看那座铁塔呢。

咿——呀！一声惊叫。那声音先是一只鸟儿从巢里衔出来的，紧接着，女儿打一个激灵，也是同样叫了一声，仰头望去，只见一只鸟儿离巢而去，另一只鸟儿则立在巢边，傻傻地望着，望着那只鸟儿先是绕巢盘旋了一阵，最后扑棱着翅膀，朝油城方向飞去了。

妈，喜鹊！女儿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谚语，说，喜鹊叫，好事到！

她望一眼鸟巢，点头嗯道，是呢，喜鹊！又望向远处，说，飞走的那只可不是喜鹊，是乌鸦。

噫，怎么可能，喜鹊咋会跟乌鸦同巢？女儿糊涂了，明明是一只花喜鹊，母亲咋说是乌鸦呢——莫非“鸦占鹊巢”，然后花喜鹊将那只乌鸦撵走了？女儿困惑地看了看她，她也看女儿呢，眼梢子像麦芒。

女儿噘着嘴说，我身上又没二维码，你瞅个啥？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问，又去见他？

女儿笑吟吟地问，哪个他？

她没见过“他”，当然不知道“他”是谁，可直觉告诉她，女儿心里一定有人了，而且，那人就是油城人。不然，

女儿也不会丢了魂儿似的，隔三差五地往油城那边去。

女儿知道她啥意思，不过嘴上硬茬，矢口否认：才不呢，人家逛油城！

唉，乌鸦咋会跟喜鹊同巢呢？她蔫蔫地叹一声，撂下女儿兀自走了……

她撂下女儿，却撂不下心思，往事如风吹麦浪，一浪浪袭来……

二

那年，麦苗刚吐穗，杏花正开得热烈，村里来了一群头戴钢盔的汉子，他们走进麦地里，一座铁塔便开始在麦地里拔节了。那时，她有一个花的名字：杏花。杏花正值麦苗秀穗、花儿吐蕊的好年华，一副清水出莲的俏模样，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两条齐腰的大辫子，那辫子扎着花儿，捎着风儿，悠悠地荡来荡去，醉了好多人的梦。

那座铁塔不偏不倚，恰好也就建在杏花家的麦地里。那座铁塔就跟麦苗抽穗似的，一天天往上蹿；她呢，心里隐隐地也蹿出一棵小小的苗儿来，那苗儿就像一只小手挠着她，挠得她心里不是个滋味，不知不觉便朝麦地里走。到了麦地，直到望见铁塔上那个人，她心里才平静下来。

此时，铁塔上的那个人也在望着她。或许常年风吹日晒的缘故，那人脸膛有些红，是那种类似于高原红的色彩。他

姓余，又因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汉子们都叫他“眼镜蛇”。杏花没见过眼镜蛇，但知道蛇就是地上的小龙，上树如履平地，还能在树梢间捕鸟盗蛋。“眼镜蛇”上高爬梯也是功夫了得，噌噌两下便能蹿到塔顶。铁塔上的那些横梁棒槌粗，可他就像运动员蹿平衡木，一点儿也不晃悠。每次见他高空行走，她都手里攥一把汗，心也蹿到嗓子眼了。

杏花是在那声惊雷响过之后跟他认识的。那天，她正要荷锄下地，突然“轰隆”一声，地颤了一下，她惊悚地也颤了一下。

那声音是从麦地那边传来的。她还以为“春打雷”呢，都说“雷打谷雨穗怀胎，风吹五月麦浪来”，今天薅过最后一锄，拔过最后一尾燕麦草，就可以歇手了，接下来就让麦苗儿们清清爽爽地吐穗成浪，她只需站在田埂看风景就行。等她到了麦地，才发现刚才并不是打雷，而是有人在放炮呢，炮眼就在她家麦地里。地头擦下好大一堆麦苗，那些麦苗虽说打了捆儿，齐齐地码着，可她心里还是来气。那些苗儿可是她抱母鸡孵小鸡一样，拿汗水一点点喂大的。她远远地看着那些人，那些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就是他。他也看见她了，径直朝她走来。杏花狠狠地剜他一眼，猛地一甩辫子，也就将他甩在身后，一阵风似地走了。

回家已是向晚，父亲说刚才胡村长来

过家里了，已经跟他打过招呼，叫他父女俩姿态放高点，别过去影响工人施工。

杏花呛道，他姿态高，咋不叫人到他地里去放炮，难道我家地里埋着金子不成？

父亲说，算你猜对了，我家地里就是埋着好多金子呢！

父亲说，当时胡村长来找他，活像发现金元宝了，乐颠颠地跑来说，这下你可要发财了！知道那些人为啥要在你家麦地里放炮吗？嗨，告诉你吧，那块麦地下面可是藏着好多金子呢，黑黝黝一大片——他们就是专门来挖那些金子的。

父亲问，那么大一汪麦地，金子咋偏偏就藏在我家地里呢？

胡村长笑道，这个你就不懂了，那可是个金窝子，老天爷八成相中那块风水宝地了，就跟老母鸡下蛋似的，一屁股全都下在你家鸡窝里了——你说，这不活该你家发财！接着敛了笑，一本正经道，这地是村里承包给你的是不是？瞅过土地承包法没，那上面说得明白呢，农户享有土地耕种使用权，而土地所有权呢，仍归集体。所以呢，我这是特来跟你招呼一声，有关地里赔偿的那些事儿，就由我来负责跟他们交涉，你们也就别在中间掺和了！

父亲知道这胡村长啥德性，平时就晓得胡吃海喝，人称“酒一壶”。可人家毕竟是村长，他拗不过，也怕得罪不起，只好村长说一句，他就啄米鸡似的

点一下头。

杏花也知道，那胡村长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主儿，一向趾高气扬，对老百姓爱搭不理的，这会儿炮仗一响，活像鸭子听见唤食的哨子声了，立马屁颠颠跑过来，锚定揣着啥歪心思，又指不定会怎样坐地起价，狠狠地敲人家一笔呢！

这是咱家地里的的事儿，凭啥他说了算？杏花打心里不服气，拔腿就往外走，走到屋檐下又打住，寻思这事儿该找谁理论呢？对，打酒还问提壶人呢！她将辫子撩过肩头，直奔麦地去了。

麦田边搭起了一顶大帐篷，帐篷前燃着一堆篝火，汉子们正围着篝火唱歌呢。那歌子她早在收音机里听过，随口就能哼出两句：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钢盔走天涯……

汉子们一个个嗓门粗糙，却唱得铿锵豪迈，其间还有口琴伴奏。那个吹口琴的就是他了。此时，篝火映红了他脸膛，脸上的高原红更红了，泛着釉红的光。他手里的那支口琴也泛着光，星星似的忽闪忽闪。口琴在他嘴边娴熟地滑动，旋律如同小溪从他指缝间淌出，一直淌进她心里。她静静地听着，任由小溪在她心田里缓缓流淌。

透过跳动的火焰，他终于发现她了，发现她就站在麦地里的那个炮眼处，手里绞着辫子，怯怯地望他。他摘下嘴里的口琴，放进口袋，然后起身朝她走去。

料想她就是麦地的主人，他说，我们把割下来的麦苗放在地头了，趁鲜拿回去吧，正好可以给牛做青料呢。

她没好气地说，既然知道这是我家麦地，你们咋不吱一声呢？

我们本来是要去找你的，可村长说这地是村里的，他说了才算，得跟他谈。我们正犹豫呢，也就一时耽搁了。你可别介意啊！

那你们跟村长谈了吗？

谈了，可他好大口气呢。你来了正好，我们就面对面跟你谈。接下来，他又说了一番大道理，说她脚下有条“油河”，那可是工业的血液，经济的命脉，眼下国家建设和发展太需要它了，他们得把那些宝贝捞上来，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至于地里的损失，他们一定会酌情给予补偿的。

他和煦地微笑着，说话也是和风细雨的，就跟口琴里淌出的旋律一样亲切。那旋律和微笑将她之前的气愤和不满很快就稀释了，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柔软了：既然是宝贝，捂在地下多可惜呀，你们赶紧捞上来就是——不碍事的，我家就当歇地儿少收了一季庄稼。

妹子，可不是一季哦。他说，接下来这里还要建一座井架，少则几年，多则也许就是常住沙家浜了。

她为难了，说那一亩三分地可是她家的“当家地”，春种秋收全指望它了，既然不晓得哪个猴年马月才算完，这事

得找她爸商量。正说着，父亲就过来了。父亲倒是通情达理，没费几句口舌也就点头同意了：既然是国家需要，那青苗赔偿的事儿你们咋说都行！说罢又踌躇了，担心村长那边绕不过去。

他说，村长那边暂且就不管他了，关键是这里头除了青苗损失赔偿，同时还会涉及以后的占地补偿，这些都得双方坐下来协商，达成共识后，他才好据实上报落实！他请杏花和她父亲到篝火那边坐下来细谈，同时也好征求一下工人们的意见，看看大伙儿怎么说。

杏花这才知道，原来他是这支钻井队的小头头儿，名叫余劲。不过，他可不像胡村长那么有派头，汉子们似乎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总跟他嘻嘻哈哈，一口一个“眼镜蛇”地叫他。喂，眼镜蛇，给我们再来一曲吧！嗨，眼镜蛇，那妹子又在给你暗送秋波呢！哈，眼镜蛇害臊了，等石油钻完了，你就留在这儿做个上门女婿吧……

这会儿，汉子们一见杏花过来，反倒寒蝉似地闷不吱声了，直到余劲讲了有关麦地补偿的事儿，大家才异口同声地说，啥意见？意见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把钱给农户！接着又七嘴八舌道，这回可得吸取教训，再不能把补偿款给那些胥吏了，否则又成唐僧肉，谁都想凑上去咬两口，最后落到农户手里的少得可怜，有的甚至连腥气儿都闻不到，结果倒是我们惹下一身臊，影响工农关

系不说，还给我们一线采油工作造成了许多麻烦。“眼镜蛇”呀，这回你可得把眼镜擦亮喽，千万别再让我们背锅挨骂了……

余劲一脸尴尬，从兜里摸出口琴，又从脖子上取下毛巾，慢条斯理地擦拭起口琴来。

望着他脸上的高原红，想他们风餐露宿的也不容易，杏花心头一软，也就不想为难他了，说，还是算了吧，我们村长可不是省油的灯，要是再来胡搅蛮缠咋办？

他没吭声，一遍遍擦拭着口琴。杏花刚转身走出两步，忽地口琴声响起，汉子们扯开嗓门，也就和着旋律用歌声来回答她了：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他。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三

麦穗秀齐了，开始扬花灌浆。铁塔也秀齐了，开始钻井打油。杏花呢，心里那棵小苗儿也秀齐了，到了不吐不快的時候。这天，她捉了一只大公鸡，又拎来一只小母鸡，然后烧一锅滚烫的水，叫父亲把鸡宰了。父亲以为她害馋呢，说，这只大公鸡也就够咱爷俩饱餐一顿了，那只小母鸡刚开窝，还是留着生蛋吧？

杏花支支吾吾地说，就一只哪够？我想，我是想……煲一罐鸡汤给钻井队送过去呢。

父亲这才悟然：哦，是呢，是得谢人家一下，尤其那个余队长，为咱家那笔补偿款的事儿，胡村长可没少刁难他。

杏花就着滚水焯鸡毛，看着手里的小母鸡，她心里生出一丝怜悯。当时小母鸡正蹲在窝里生蛋呢，愣着头就被她拎出来了。其实，她本来不想伤害它的，可听说刚开窝的新母鸡最补身子了，于是她伸出指头，抓阄似的挨个“点兵点将”，最后也就不幸地点到它头上了。像赎罪，又像是给鸡道歉似的，她嘴里反复念叨母亲生前说过的那句杀鸡咒语：鸡呀鸡呀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焯完母鸡，又接着薹公鸡。她最烦这只大公鸡了，每次看见它，它都耷着一头金毛，要么是在掠夺鸡们嘴里的虫子，要么看谁不顺眼就奔上去狠狠地啄人家一口。杏花见它飞扬跋扈的样子就来气，恨不得上去踢它两脚。

胡村长每天都要梗着脖子，倒剪着双手，摇着醉步往麦田里转悠一番。每次见他走来，杏花憋不住就想啐一口。

胡村长知道那笔补偿款已经于落入杏花手里了，尽管气得像蛤蟆，可毕竟煮熟的鸭子它就是飞了，飞到别人家锅里去了，即便馋得直流口水，他也不好把手伸到别人锅里去，也就只能气哼哼地干瞪眼。胡村长当然不肯就此罢休，

转而将目光投向那座铁塔。铁塔下钻机轰鸣，工人们忙得脚不着地，还有几辆采油车正颠簸着朝这边开来。田间小道本来就很狭窄，车子过来了他也不让，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硬说车子把路碾坏了。次日，钻井队便拖来几车碎石铺上，他却又说道儿比原先拓宽了，占了庄稼地，仍是不许通过，还叫人把路也挖断了。余劲找他通融，他抹一把油腻腻的大嘴说，你在咱地界大把地捞油水，我却连一口汤都混不上，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说罢，吧唧吧唧嘴巴，直直地看他。余劲当然知道他啥意思，摇头苦笑一下，只好选择妥协。进了酒馆，余劲尽管鄙夷他，跟他话不投机，可既然选择妥协，也就只能硬着头皮陪他好好喝一壶了。可他哪知道对方深浅，人家可是“酒一壶”，哈口气都能熏倒一头驴！酒过三巡，胡村长谈笑自如，他却红脸变白，白眼变红，舌也直了，身子骨也立不住了，一个踉跄就栽进桌子底下了。胡村长见他哇啦哇啦狂吐了一地，已然不省人事，于是哼着鼻子说，小子，跟我戩，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拎起酒瓶，打着酒隔儿扬长而去。后来，余劲一见胡村长过来就瑟瑟发抖，接着便一阵神经质的反胃，哆哆嗦嗦地要吐。

杏花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一连两天都没见他出现在工地上了，有些纳闷，忍不住上去打问一句。工人们正蹲在地上吃午饭呢，一听她找余队长，有的舔

谈而笑、有的则忍俊不禁，笑得满口喷饭，饭粒都差点溅到她身上了。杏花以为大家笑她呢，拧着辫子看脚尖，都不敢抬头了。这时，有个工友朝工棚努了努嘴说，“眼镜蛇”有喜了，这会儿正躺在床上呢。杏花心里一咯噔：莫非他跟谁恋爱了，人家姑娘上工地跟他约会来了？她心里一醋，就要黯然离开，那人这才说出实情：“眼镜蛇”叫人灌醉了，下了好几窝“猪娃”呢，你不进去看看他再走？

杏花进了工棚，一眼就看见他了。他蜷缩在地上，身边放个搪瓷碗，碗里搁两个馒头，馒头早凉了，上面爬了几只小蚂蚁。再看他睡觉的地方，工人们都叫它地铺，还说地铺最贴地气了，躺在上面，梦里还能隐约听见地下油脉的汨汨流淌声呢，惬意！但在她看来，那地铺简直就是个狗窝，不过就是拿她随手扔弃的燕麦枯草做打底，再在上面铺几条乌黑麻漆的褥子，如此也就成了汉子们酣睡寝梦的地方，真是应了他们歌子上唱的那句：天当被子地当床，头枕麦浪望星光。

见她过来，佘劲抬起眼镜，慢腾腾地爬起来。这时她才发现，才两天没见，他就变了个样子，人憔悴了，脸廓也瘦了，瘦得鼻梁都快架不住眼镜了，蓬头垢面的样子像叫花子一样。她问他咋成这个样子了？他难为情地笑了笑，没吭声。她又问他吃了没？他说胃有点不舒

服，吃不下去。她扭身走了，回家熬了一点小米粥，想到红糖解酒，又加了一些阿胶红糖，拌匀了盛在一个大碗里，大碗上再扣一个小碗，然后拿一件干净的包袱一裹，拧头跟父亲交代两句，便着急忙慌地出门了。

回到工棚，她将馒头扔了，说，这疙瘩硬得像砖头，铁人吃了都难消化，没病也能闹出一场病来。汉子们挠头傻笑：我们都是些粗人，哪晓得伺候人？你心疼他那就别走了，给我们当个炊事员，我们大伙儿凑份子给你开工资好不好？

汉子们见她腼腆地低着头，没搭腔，也就知趣地走开了。

她蹙着眉头看了他一眼，说，人是铁饭是钢，好歹也得吃一点！说着解开包袱，将那碗糖粥端给他，叫他赶紧趁热喝了。他感激地看她一眼，捧过碗，不经意地也捧住了那条垂在碗边的长辫子。他对自己的唐突先是一愣，接着便轻轻摸了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触摸一个女孩子，而且是他眼里最美的那条长辫子。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妙。那是伸手抚摸麦浪的感觉，那辫花儿编得就跟麦穗子一样精巧、匀实，还能嗅到一丝麦苗的清香；那是第一次看见原油喷出井口的感觉，乌黑透亮，黏黏的、滑滑的，还吐着一丝淡淡的地热，就像刚出锅的糖稀，给人想要尝一口的冲动。虽然她很快就将辫子拿开了，但那种美妙依然握在手里，萦在心里。他仿佛精

神了许多，一口气将碗里的粥喝了。粥很甜，心里也很甜，甜滋滋的。他咂了咂嘴，说，你真好，以后谁娶到你，那可真是福气！

她睨他一眼，说，我才不嫁呢——我爸说了，要给我招个上门女婿。转而又问他找对象没有？

他沮丧地摇了摇头，说他常年野外作业，居无定所的，没法谈，也没有谁愿意跟他谈。

她抿嘴笑了，话锋一转，又说他口琴演得好，等哪天恢复元气了，可不可以给她演一首？

他高兴地说，当然可以呀！说着就要去拿口琴。这时有人进来了。那人驮着好大两捆麦草，手里还抱了两床白花花的棉絮。她叫一声爸，转身便忙活开了。她将那些燕麦草和旧絮全搂出去了，然后换上一层厚厚的麦草，最后将两床新絮铺上去，看一眼都软和、温暖。工友们美美地躺下去，躺着就不肯起来了，乐呵呵地说，你硬是把我们的“狗窝”整成了席梦思，“眼镜蛇”今晚肯定得做一个好梦！

四

午饭的时候，喝了杏花送来的鸡汤，工人们闲闲地躺在草地上，有的聊天，有的把头盔往脸门上一罩，扯起了呼噜。杏花帮大家收拾好碗筷，然后流波一转，

柔柔地瞅了余劲一眼。余劲接过她递来的眼神，这才想起他俩上次的约定，于是也就决定趁着这个空当给她好生吹奏两曲。

担心扰着大家，他俩朝着麦浪深处走去。

蔚蓝的天空点缀几朵白云，麦浪从远处一漾一漾地漫过来。偶尔有一两只燕子，叼着一缕清风从身边嗖地掠过。一切都是那样祥和而恬静，恬静得就像一幅画。他俩在画中席地而坐。他掏出口琴试了试音，问她想听哪首曲子？

就演上回那首老歌吧。她说。

他沉吟了一下，望着麦浪说，还是吹另外一支吧——听了这支曲子，也许你会更加喜欢。

她点了点头，麦苗们也点了点头。一支新的曲子也就蚕儿吐丝似的，从他嘴里一缕缕啣出来了。那曲子婉转、柔情、亲昵，就像缠绵的情话，又像是在述说一段失落的情感，略带一丝淡淡的忧伤。他微醺地眯着眼，那样子极像是在品尝每一个音符，抑或在咀嚼一样可口的食物，显得那么享受，那么有滋有味。那种咀嚼非常优雅，极富感染，使她深深着迷。

好听吗？他轻轻推了推她。

她半晌才醒过神来，喃喃地说，真好听！问曲子叫啥名字。

这是我刚学会的一首新歌，曲名就叫《风吹麦浪》。

难怪听着这么熟悉，原来曲子演的就是眼前的情景。

他欣然一笑，觉得她对音乐的领悟力还是挺强的，于是问她想不想学口琴，如果想的话，他现在就可以教给她。她说从没吹过口琴，怕是吹起来就跟啃甘蔗一样，惹他好笑。

他说，其实吹口琴没你想象的那么难，一旦学会了，那滋味真的比啃甘蔗还甜。他将口琴反复擦拭了几遍，递给她。

她衔在嘴里吹了起来，不过，任她怎样使劲，那声音就是不会打转，吹出来的要么是生硬的直音，要么就是难听的破音，完全不成旋律。她把口琴还给他，他居然不加擦拭，直接塞进嘴里了，然后给她示范，教她如何找准音阶，又怎样运用气息，把握节奏。她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望着他吻着自己刚才留下的唇痕，感觉就像被他亲了一下，心里怦怦跳，脸颊腾地红了……

该到开工的点儿了，两人起身往回走。他边走边抚摸身边的麦穗，自言自语地说，麦浪真美呀，再过一段时间，麦浪翻金，那就更美了！

他对田野和农事非常熟悉，就像熟悉他攀爬过的每一座铁塔。在他看来，除了深藏于地壳下的那些看不见的河流，风吹麦浪就是田野最壮丽的风景了。两道风景虽然不是同处在地平线上，但她们就像一对姊妹花，一个沉睡娘胎，一个摇曳风中，彼此守望，各有心香。

遗憾的是，这一对姊妹花一旦执手相看，却又难免生出一些龃龉和嫌隙。他总想看到这两道风景能够和谐相融，总是小心呵护着，哪怕是有人拔掉了本可以多留下来的几株麦苗，他也会一改往常的温和，上去就是一通呵斥。起初，工人们很不理解，背地里骂道，这家伙敢情是在麦子地里出生的，麦子就是他亲娘！后来，大家不再骂他了，而是当面戏谑道，若是回到三国，恐怕你就不是“眼镜蛇”了，而是那个“踏麦割发”的曹操！不过，大家虽然嘴上跟他过不去，其实心里头还是挺服他的，认为他这是惜粮如金，更是为了搞好工农关系。每到麦收时节，但凡能够揪住一点闲头，他一准会丢下钢盔，戴上草帽就往麦林里钻，手里握一道“闪电”，唰唰便撂倒一片。一旁的老农眼花缭乱，笑得嘴都合不拢了，直冲他翘大拇指，然后献上一碗凉茶，亲热地叫一声“工人老大哥”，拽他歇口气。他则谦逊地回一声“农民伯伯”，然后拿出口琴，给身边的老农来上一曲。正在地里割麦子的老乡们直起腰来纷纷给他鼓掌，说，有音乐伴奏，割起麦子来也不怎么累了，叫他再来一曲……

杏花早听说他割起麦子来就跟吹琴一样利索，于是试探着问，等麦收那天，你可不可以也来给我伴个奏呀？

当然啊！我不光要给你伴奏，还要带着大伙儿来帮你收割麦子呢。

杏花说，割麦子可辛苦了，你站在一边给我伴个奏就行。

他说，你家那片麦子长得可真好！

杏花骄傲地说，当然，那么大一汪麦地，就数咱家麦地最肥，麦子长得最欢实，产量也最高！

他说，可惜了，以后这里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也许再也看不到麦浪了。

她问为啥。他说现在已经初步探明，这里可是个聚宝盆，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她问，有多大，有麦浪这么大吗？

他笃定地点点头，指着远处的铁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兴奋地说，如果以那座铁塔为圆点的话，辐射方圆数百里的地下岩层都有石油呢。也许将来这里就跟大庆一样，井架林立、油龙滚滚，或许还会建一座油城呢。说完，满是憧憬的神情。

她也很兴奋，兴奋之余又拧着眉头问道，以后地都让你们占了，那我们吃啥呢，难道吃你们捞上来的那些石油不成？

他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后靠着油城，你们就是城里人了——做个时尚靓爽的城里人多好呀！

她认真地看他一眼，说，你可别画个饼儿来逗我，要是等不到那天，我就找你算账，把你眼镜摘下来，看你以后还咋上塔。说到这儿，她忍不住叮嘱一声，铁塔那么高，我看一眼都晕，以后上塔可得留神，千万别在上面显摆逞能！

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不是有安全绳护着吗？

五

布谷鸟一叫，麦子就熟了。开镰那天，月牙儿还在咧嘴笑时，杏花就起床了。望着那弯月牙儿，她想起了那个月亮天，还有月光下的那片麦子地。月夜阒静，静得只能听见大自然的声音。麦浪絮语，草虫低吟……大自然的声音宛若恋曲，总是那么温婉柔情。麦地里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他捉了一只送给她，同时送给她的还有那支口琴。她接过口琴，却将那只萤火虫放了……

她一直没敢将那支口琴拿出来——她怕人笑她，笑她嘴拙；更怕人骂她，骂她妖里妖气的——妖精嘴里吹不出仙气！她用手帕将口琴裹好，一直藏在枕下，只有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抵在嘴里，鼓一口气想吹一吹，却又生怕哪个音符跳出来了……

她端来一盆清水，将口琴浸洗了一遍，然后来到院前那棵杏树下。杏子黄亮亮的，仿佛每一颗都镀上了月光，咬一颗，甜津津的，略带点酸爽的味道。杏子解渴消暑，趁着月光和露水采摘的杏子尤其新鲜甜润。她将采下的杏子放进竹篮，便开始借着月光不紧不慢地磨起镰刀来。今年收割麦子的人手多，准备的镰刀自然也得多。一把镰刀就是一

弯亮铮铮的月牙儿，直到天上的月牙儿抿嘴不笑了，她才磨完手里的最后一弯月牙儿。她拈最瘦的那弯握在手里瞧了瞧，又在石面上鏟了几个来回，然后拿指肚在刃上蹭了蹭，看锋刃确实够细腻了，拾掇起麦子来肯定就像割韭菜，这才将月牙儿们挨个装进了垫着稻草的篮子里。

天刚睁眼，杏花就出门了。清晨是麦子开镰的最佳时辰，此时麦穗都还挂着露珠，麦粒也尚在沉睡，一旦日头跃出地平线，麦芒就会像针一样扎人；那些麦粒呢，就会苏醒，就会躁动，就会像音符一样蹦跶出来，收割麦子的人也会耐不住火辣的太阳和蒸腾的暑气。

工人们早在麦地里候着。杏花四下里巡睃一遍，没见余劲的影子。她心里正嘀咕，有个工人上前解释道，最近要搞一次石油大会战，昨晚接到上级通知，“眼镜蛇”就连夜赶回指挥部开会去了。又说“眼镜蛇”走前交代过，她家麦子收割的事儿全都包在他们身上了。

杏花也没多想，只是有些郁闷，觉得口琴白带来了，那把镰刀也白费功夫了——那把瘦镰可是她平时最爱使唤的，本来打算让给他用，省力。

割麦子的时候，杏花老是走神，一不留神就划破了手指。她捂着指头细声嗔道，“眼镜蛇”呀，你说话不算数也就罢了，咋还咬我一口呢？

麦收过后，田野空荡荡的，只剩下

一座兀立的铁塔和参差不齐的麦茬。她心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枚苦涩的果。

余劲一直没回来。她心里越来越忐忑，几乎每天都要上工地打听。工人们起初说他过几天就回来，后来又说他调到别处去了——那地方很远，荒无人烟的，连个地名也没有。再后来，那些工人也走了，又换了一茬人。那些人她一个也不认识，人家也不认识她，一问三不知的，问了也白问。她又急又气，只能捂着两眼傻傻地伫望那座铁塔。望着望着，眼泪就啪嗒下来了。望着望着，她渐渐瘦了，又一天比一天胖了。

风和日丽的时候，大平原的麦浪总是平铺直叙的，而当大风起兮，便骤然沸腾，瞬间演变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那座铁塔就像一棵巨大的麦子，麦穗成熟了，种子撒开去，田野上滋地绽出许多新苗。他挥手写下的那个圆弧也不再是虚幻，更不是一个画饼，而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那道彩虹栖息在辽阔的江汉平原上，每天都在膨胀，眼前也就不再是一叶孤帆了，而是千帆竞发，即便踮着脚尖也望不到边际。

她腆着肚子在铁塔和磕头机间辗转徘徊，一路上都是蜂针一样整人的目光。回到家里，父亲正在杏树下给牛喂水把草。突然，麦垛里钻出一只芦花鸡来，那芦花鸡身后还跟了一群毛茸茸的鸡伢，鸡伢们细呀细呀地叫着，那声音嚶嚶、娇嫩，却像麦芒似的锥在父亲心上。

父亲好久没见这只芦花鸡了，原以为它让黄鼠狼叼走了，却发现原来它在麦垛下掏了个窝儿，然后产下一窝蛋，默不作声地孵起了小鸡儿。

杏花一连好几天没回家了，父亲以为她也是叫黄鼠狼叼走了。见她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肚子越凸越高，眼窝却越凹越深，父亲心里窝火，可又不忍心把火泄在她头上，于是叹一口气说，傻丫头，别再去找了，你这是叫人家骗了吧。接着脸一沉，嘟囔道，想不到他真就是一条蛇，比眼镜蛇还毒呢！

回到屋里，杏花蒙头就睡，忽然觉得头被什么硌了一下，伸手一摸，摸出那支口琴来。就像被蛇咬了一口，她甩手就扔了。半晌，她又挺着身子将它慢慢捡起来，颤颤地摸了摸，就像生怕它摔疼了似的。她将口琴咬在嘴里，决定这次一定要吹出声来，泄一泄心里的憋屈和愤懑。她憋足一口气，猛地一吹，声音终于释放出来了。不过，她吹出来的不是音符，也不是曲子，而是一串串泪线，是压抑已久，最终喷薄而出的哭声，是一个新生命的呱呱坠地……

坠地的是个女娃，女娃的名字叫燕麦。小时候，身边的小伙伴从来不叫她燕麦，而是叫她“野麦子”。她哭着回家问她，妈，我爸去哪儿了，我爸到底是谁？她指着麦地里的铁塔说，那就是。女儿愣愣地望了望，说，你骗我，那不是人，是一堆铁。她说，是呢，他不是人，

是个铁人，连心肠都是铁做的。女儿知道那座铁塔并不是父亲，可还是经常走过去瞧一瞧它，摸一摸它，抱着它说一会儿悄悄话。

到了上学的年纪，女儿又问她，妈，我姓啥？她说，你姓余。女儿又问，是天上飘的雪（这里方言把“雪”字读作“蛇”）？她说，不，是地上爬的蛇呢——眼镜蛇！女儿跺脚嚷道，我爸咋会是一条毒蛇呢？接着呜呜地哭。女儿长大了，她不再问母亲，而是将目光转向那座铁塔，投向那片麦地。就像拾麦穗一样，她将散落在那片麦地里的时光碎片和闲言碎语一并拾起，终于，她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了。从此，她心里有了一个执念，那就是一定要找到他——替母亲，也替自己，找他讨个说法！

又到了杏熟麦黄的季节，眼前麦浪滚滚，她突然想起那支口琴来。女儿懂事后，她再没摸过那支口琴了，一直将它藏在衣箱底层和记忆深处。她将口琴掏出来，口琴仍用那个手帕裹着。口琴锃亮如初，就像初恋一样记忆犹新。但手帕早已褪色了，皱皱巴巴的，就像她满脸的皱褶。她想把口琴的键孔重新清洗一下，多年没让它见光了，里面一定滋生了不少细菌和污垢。这时，女儿回来了，一见她手里的口琴就诧异地问，妈，你也会吹口琴？

她说，这是妈小时候的玩具，多年没摸过它了，都发霉了呢——我给它洗

洗澡。接着问她是不是又去油城了。

女儿含笑不语。

她无奈地摇摇头，说，你可得当心点，千万别让蛇咬着！

女儿没接茬，将话题岔开了：妈，你不是喜欢看那座铁塔吗？听说那座铁塔就要拆了呢。

她愣了一下，以为女儿撒谎，或是故意拿个敏感的话茬锥她。那是油城的第一口油井，一直被油城人当作纪念和记忆立在那儿，咋突然就要拆了呢？

见她怀疑，女儿又说，妈，真没骗你！听油城人说，那座铁塔很快就要拆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女儿挨到她耳畔讨好地说，妈，要不我明天陪你过去看看，顺便拿手机给你和铁塔照个合影，如果以后你再想看的话，打开手机也就可以看到它了。

她几乎是被女儿拽到麦地的。到了麦地，只见铁塔下有个老头，那老头戴一副锃亮的眼镜，手里握一把锃亮的口

琴，正坐在轮椅上定定地望着铁塔。见她过来，老头摇着轮椅慢慢转身，头渐渐抬起，嘴角一点点上扬，干枣似的脸上裂出几道笑纹。那笑里头五味杂陈：尴尬、苦涩、隐痛、思恋、愧疚，也许还有久别重逢的惊喜和渴望……

她一怔，就像掉进梦窟了，心里也是七荤八素的，说不清啥滋味。这时口琴声响起，依旧是那支熟悉的曲子，旋律也依然还是那样婉转柔情。接着，身边又响起歌声，唱歌的是她女儿。

远处蔚蓝的天空下，涌动金色的麦浪。那里曾是你我爱过的地方。我们在田野里歌唱，在冬季里盼望，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迷人的景象。就让麦浪随着风儿飞舞吧，就像你柔软的长发，芬芳我梦乡……

起风了，风吹麦浪，也吹送着那曲柔情的旋律，她的眼泪就像熟透的麦粒，簌簌地掉落下来了……

打工的日子

◇马学全

我敢打赌，陈三娃在请我们吃肉喝酒的那个晚上，他并没有想过要自己当老板。

那个秋末冬初的晚上，北方的气温已经很低了，但室内还没有开始供暖。屋里冷得坐不住，我们只好开了电热毯，趴在被窝里取暖。宿舍门“哐啷”一声被人狠劲撞开，一股寒风刮了进来。谁呀，至于用这么大劲吗？我们齐刷刷地抬起头，朝门口看过去。原来是陈三娃，只见他左手拎着两瓶酒和一大罐饮料，右手提着几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站在门口望着我们。

“哈喇子，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好吃好喝的？”秀才李玉林难掩兴奋，一个蹦子跳下床，趿拉着鞋冲到陈三娃跟前，接过了他手里的东西。

陈三娃如释重负，长长地呼出一

口气，环视着我们说：“都别躺着了，快下来吃肉喝酒，今晚咱们好好乐呵乐呵。”我和大鼻涕周小才，卷毛张同也从被窝里爬起来，下了床。

陈三娃关上门，也关住了寒风。他穿过我们的床铺，径直到了里间门口，边敲门边朝里面喊道：“小琴，快出来吃肉了。”小琴在里头“嗯”了一声，说：“好的，马上就来了。”小琴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女生。

我们住的是城中村，是三楼的一个带套间的房子。外间稍微大一点，大概十几平方米，我们五个男生住，三张上下铺，靠南墙一张，靠北墙两张，中间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走人。我和周小才睡南面的床铺，李玉林和张同睡在我们对面，陈三娃的床正对门，他睡在下铺，上铺是我们的行李箱。里间只有五六平

方米，靠北墙摆着小琴的单人床，南面靠窗户的位置，放着我们的锅碗瓢盆。

我们屋里有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跟课桌差不多大。因为屋内空间小，桌子平时就靠墙放着，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搬到床中间的过道里，大家分两排坐在床上吃饭。

我和张同把桌子搬过来，放在平时吃饭的位置。李玉林早已打开塑料袋，一股浓浓的肉香味迅速弥漫开来。陈三娃带回来的分别是一袋卤猪头肉，一袋炸鸡块，还有一袋混合凉拌菜。闻到肉香，我们的馋虫就爬到了嗓子眼儿，口水都要下来了。

自从一周前工地停工放假后，我们就没吃过肉。我们打算拿到工钱就回家，可工头迟迟不给发钱，我们的口袋比脸都干净，一日三餐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敢奢望吃肉。那一刻，我们突然觉得陈三娃高大了起来。不过，我们探寻的目光很快就围住了陈三娃，他跟我们一样穷，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吃的喝的？

陈三娃明白我们的心思，他狡黠地笑了笑，偏不说。“反正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你们要是不想吃，那我就自己吃了。”陈三娃抓起一块炸鸡，很夸张地咬下一口，望着我们咔嚓咔嚓地嚼了起来。

我们也迅速抓起一块猪头肉，或者

一块炸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场面，仿佛一群饿狼在抢食。

里间的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小琴看到我们的吃相，先是愣了一下。她看到桌上的吃食，瞪着眼睛说：“呀，这么多好吃的。”小琴随即返回去，拿了几双筷子出来，也夹了一块炸鸡，咔嚓咔嚓吃了起来。我们一口接一口地吃着肉，脸上都是幸福的表情。

陈三娃见我们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他拧开了酒瓶盖，去里间拿来吃饭的碗，给我们五个男生各倒了半碗酒，给小琴倒了半碗饮料。

“来，大家把碗都端起来。”陈三娃挨个跟我们碰了一下，仰起脖子咕嘟灌了一大口酒。我们也各自喝了一大口，又把目光聚焦到陈三娃满是青春痘的脸上，异口同声地说：“哈喇子，现在该能说了吧。”陈三娃还是不肯说，他卖了个关子，故意吊我们的胃口：“好几天没沾荤腥了，先吃肉。”陈三娃夹起一块猪头肉喂进嘴里，又端起碗跟我们分别碰了一下，这才说：“从明天起，我们就可以挣钱了。”

现在，让我来交代一下我们这些人的关系吧。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小山村，从穿开裆裤起就在一起玩。我、陈三娃、张同、李玉林和小琴同岁，小学在一个班，初中同级不同班。周小才比我们大

两岁，上学也比我们高两届，小琴是他的妹妹。

我们之所以叫陈三娃“哈喇子”，这得从小时候说起。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叫陈三娃回答问题。那天他舅舅刚好来他家，送给他一个变形金刚。陈三娃正在偷偷玩变形金刚，就被老师叫起来了。陈三娃没认真听讲，回答不上老师的提问，他担心老师没收变形金刚，一紧张，脸就涨得通红，口水也顺着嘴角流下来，把胸前的红领巾都弄湿了。老师看他无所适从的样子，既无奈又好笑，摇了摇头，随口说了句“哈喇子”，就让他坐下了。从此，陈三娃就有了一个“哈喇子”的外号。

我们吃喝了一阵儿，再次看向陈三娃，他还是不肯说。小琴看到大家着急的样子，就在陈三娃的胳膊上轻轻拧了一下：“你就别让大家着急了，赶紧说吧。”陈三娃趁机从背后去摸小琴的披肩长发。小琴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打掉了陈三娃的手：“赶快说，别磨磨叽叽的了。”

陈三娃总算开口了，他说：“我今天遇上好人了。”

陈三娃从小就听小琴的话，这我们早都知道。每个暑假，我们都在一起放牛。我们把牛赶到村子外面的滩上后，牛在滩上吃草，我们就在滩上撒丫子疯

玩。有一回，太阳快落山了，我们准备赶牛回家的时候，发现陈三娃家的牛不见了。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玉米地和小树林，也没找到陈三娃家的牛。陈三娃只好跟着我们一起回家。他爸问他牛呢。陈三娃说不见了。他爸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陈三娃怕挨打，不敢说实话。他越不肯说实话，他爸就越生气，于是拿起打牛鞭子打了他。

陈三娃疼得哇哇大哭，引来村里的大人小孩围观。小琴看着心疼，就喊他：“陈三娃，你就说实话吧，你说了你爸就不打你了。”陈三娃说了实话，他爸果然住了手。

在我们那个小山村，牛不光是主要劳动力，也是一份财产。尽管天已经黑了，大人们还是打上手电筒，分散到村子的各个角落，帮陈三娃家找牛。最后还是陈三娃发现牛没有丢，正卧在他家的牛圈里，优哉游哉地反刍。

现在，陈三娃正在疯狂地追求小琴。

事情是这样的。吃过晚饭后，陈三娃叫小琴去外面散步。小琴不想出去，她要洗头发。陈三娃又来叫我们，我们也都想出去，外面实在太冷了。陈三娃只好一个人出门。

陈三娃出去后，我们觉得无聊，就开始打双扣。我和李玉林打联手，张同和周小才打联手。晚上没事的时候，我

们经常打扑克牌消遣，有时候也会赢钱，那要大家的口袋里都有钱。没钱的时候，为了图刺激，我们就喝凉水，输一局牌就喝一口水，常常喝得肚子发胀，夜里使劲往厕所跑。相比喝凉水，我们更喜欢赢钱，也不多，每玩一局，输家就拿出来一元钱，放在旁边的空纸盒里，等玩牌结束，我们就拿这些钱买来一堆零食，大家一起吃。

因为我们口袋里没钱，又不愿喝凉水，玩了几局都觉得没劲，就分别向李玉林要了一本书，各自趴在被窝里看书。李玉林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古龙的，梁羽生的书他全都有，而且都看了好多遍，有些情节甚至能背下来。这便是我们叫他“秀才”的缘故。

我们几个，除了小琴，大家都有外号。周小才小时候得过鼻炎，鼻涕总也收拾不利索，所以得了个“大鼻涕”的外号。张同天生一头卷发，大家都叫他“卷毛”。我因为眼睛近视，早早就戴上了近视镜，他们都叫我“四眼”。

陈三娃出门后并没有啥目标，他顺路随意地往前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东关桥头。东关桥头是个非正式的劳务市场，找活干的人和找人干活的人，通常都会来这里。那里正好有几个人，陈三娃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但他还是停下了脚步。

一个中年人来到陈三娃跟前，问他是不是要找活干。陈三娃问中年人有啥活。中年人说他要找几个会粉刷的人，问陈三娃能不能干。陈三娃说：“能干。”中年人说：“我那里要刷的房子挺多，就你一个人恐怕干不过来。”旁边的人，听说中年人在找干活的人，呼啦一下围了过来，争着跟中年人搭腔。陈三娃觉得这是个机会，反正呆着也是熬时间，他赶紧说：“我们人多，能干得过来。”中年人看着陈三娃说：“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你就把人带过来，我们在这里见面。”

陈三娃一阵兴奋，看到中年人转身要离开，他赶紧撵上去，问中年人能不能先付两百元。中年人有些纳闷，愣了几秒钟说：“活都没干，你就想要工钱？”陈三娃低声说：“我们之前在工地干活，工钱一直没结，已经没钱吃饭了。”中年人盯着陈三娃看了有一分钟，确信陈三娃没有撒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抽出其中的两张红票子交给陈三娃，叫他去买吃的。陈三娃接过钱，对中年人连说几声谢谢。中年人说：“感谢的话先不要说，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陈三娃说：“叔，您尽管放心，我们明早一定来。”中年人走后，陈三娃便进到旁边的市场里，给我们买回来这些吃的喝的。

“哈喇子，真有你的。”我们同时举起碗，敬了陈三娃。

待我们吃饱喝足，陈三娃说：“大家早点睡觉，明天早早起来干活。”

吃了一肚子好吃的，那一晚我们都睡得特别安逸。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陈三娃催我们抓紧起床。我们洗漱完，在街上的早餐店里吃了点东西，就带上工具，跟着陈三娃来到东关桥头，中年人早已等在那里。中年人见了我们，表示很满意，他指着路边停的一辆面包车说：“车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

我们跟着中年人来到车跟前，他打开车门，我们把工具塞到座位下面，一起挤到了座位上。中年人把面包车开出城，到了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楼。至此，我们才知道这个中年人姓张，是村里的书记兼主任。我们叫他张书记。这座两层楼是村委会的办公楼，修好时间不长，门窗已经安装好，只等我们粉刷完就可以使用了。小楼旁边有个小院子，是新修的村医务室。张书记说：“这些活够你们干一阵子的了。你们好好干，工钱一分少不了。”

张书记交代了一番，指定陈三娃负责跟他联系。从那天起，我们就改口叫陈三娃为“三哥”，他刚开始觉得别扭，不让我们那样叫他。我们坚持叫他“三

哥”，陈三娃也就慢慢习惯了。

我们干活的地方离住的地方远。张书记开上面包车，专门去了趟城中村，把我们的被褥和锅灶搬过来，又找来几块床板，我们用砖头把床板支起来。床支好后，才发现窗户没装玻璃。张书记叫我们先拿床单把窗户蒙起来。这间屋子大，我们在中间拉了一道帘子，小琴睡那头，我们睡这头。

天黑前，张书记又拉来一个煤炉子，还有满满的一三轮车煤块，给我们架起了炉子。他还带来一把铝壶，在炉子上烧水用的。张书记临走前叮嘱我们，不要把门窗关得太严，以免中毒。晚上，我们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炉子上铝壶的滋滋声，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们刚起床，张书记就带着装玻璃的人来了，给我们住的这间屋的窗户装上了玻璃。

我们在工地干活有几年了，搭架子、砌墙、刮腻子、刷乳胶漆，每样活都难不住我们。三哥给我们简单分了工，我和李玉林刮腻子、张同打磨、三哥和周小才刷乳胶漆、小琴负责买菜做饭，抽空给我们打下手。

虽然这是我们捡来的活，但大家干得很认真。我们不想辜负张书记对我们的信任。

张书记每天都会抽空来一趟，看我

们干活的进度，问我们需要买啥东西。张书记长得慈眉善目，尤其他的笑容，让人看着特别温暖。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城里上班，一个在外地上大学。张书记每次过来，都会跟我们聊一阵。他总是提醒我们：“孩子们，不要着急，慢慢干，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还说，你们都是爹妈的心头肉，这么小就出来挣钱，不容易啊，可不敢有闪失。

听着张书记的话，我们心里暖暖的，他真像我们的父母。

有一回，张书记问我们为啥不上学。我们也想上学呀，可我们初中毕业升高中的那个夏天，连续下了几天雨，一场洪水席卷而来，我们的村子就没了，房屋全部倒塌，庄稼一棵都没剩下。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心思上学呀！秋天开学的时候，我们就结伴出来打工了。我们没学历、没技术，只能在工地上当小工。好在我们脑子不笨，几年时间就成了熟练工，工地上的活都难不住我们。

我们粉刷完村委会的小楼，接着粉刷卫生室。其间，不断有村民前来看我们干活。张书记时常当着村民夸我们技术好。他说：“别看这帮娃娃年纪小，活干得又好又快，你们谁家有活，尽管让他们干。”

卫生室还没粉刷完，就下了入冬后

的第一场雪。冬天正式来了，天气越发寒冷了。

村里有几户人家新修了房子，想找我们去粉刷。可是天太冷，我们怕粉刷的效果不好。房主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把玻璃安装好了，等我们粉刷的时候，再生个炉子。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们便不好拒绝。村民知道三哥是我们的领头人，就跟三哥商量工价。三哥知道他们看重我们的技术，就有意把工价提高了一点，等着他们还价。他们非但不还价，还在三哥要价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点。这让我们很意外，也有些感动，我们干活也就更认真了。

冬天黑得早，加上外面冷。晚上吃过饭，我们就坐在床上打牌聊天。尽管口袋里有钱了，但我们不想赢钱，我们换了一种新的玩法，贴纸条。每玩一局，输家就主动在脸上贴一张纸条。一晚上玩下来，我们的脸上都贴满了纸条，看起来挺滑稽的。我们也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甚至会打闹，但不会真打，吵过闹过，很快就和好了。一个个漫长的冬夜，就在我们的笑闹声中不知不觉溜走了。

粉刷完最后一个院子的那天，三哥专门买了几瓶酒，叫小琴多炒了几个菜。小琴挺会做饭，她炒的菜我们都爱吃。三哥把张书记也请来，跟我们一起喝酒。

张书记没有推辞，跟我们围坐在床上，就着小琴炒的菜，端着吃饭的碗，大口喝酒。张书记酒量好，我们给他敬酒，他来者不拒。张书记说他跟我们有缘，明年要是我们还来，他还给我们介绍活儿。我们正喝到兴头上，张书记接到电话，说家里来客人了，他跟我们碰了一下，一口喝掉碗里的酒，就回家去了。我们接着喝，除了小琴，那天我们都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我们睡到吃午饭的时间才起床。拿到工钱后，我们本来打算回家。可我们之前在工地上干了大半年的工钱，到现在也没拿到手。我们只好回到城中村原来的住处，继续等。

那些天，我们主要的事情就是要工钱。为了尽快拿到工钱，我们每天都去找工头。许多在工地上干活的人，也都每天去找工头要工钱。工头其实也挺为难的，远远看到我们，他就皱起了眉头。他说自己也很着急，他每天都在催，要是我们实在等不住，就先回家去，等钱一到账，他就立马给我们打到卡上。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家，大家都不放心，万一拿不到钱，就意味着大半年白干了。

那天，我们又一次去找工头。工头刚好接了一个电话，他问我们谁是周小才。周小才站出来说：“我就是。”工头说：“你妈从房顶上掉下来，腿摔断

了。”我们自己没有电话，给家人留的是工头的电话号码。周小才急忙拿工头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村里小卖部的周瘸子，算起来是周小才的叔伯爷爷。

周瘸子一听是周小才，急切地说：

“小才啊，你赶紧回来吧，你妈一个人在医院没人照顾。”周小才他爸，在那年夏天下洪水捞羊时被卷走了。周小才的眼泪唰地下来了。小琴也在一旁哭得稀里哗啦。工头看到他们兄妹哭得那么恹惶，也许是出于同情，他取出自己的存款，垫付了他们兄妹俩的工钱。我们其他人，也拿出一些钱支援周小才兄妹，当天就把他们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小琴回去后，剩下我们四个都不会做饭，只好去饭馆里吃。饭馆里的饭菜贵，尽管我们每顿只吃一碗面，口袋里的钱还是迅速地少了下去。

过完元旦不久，就进入了腊月，离过年越来越近了。城里的人们已经开始置办年货、打扫卫生了。可我们的工钱，还没拿到手。

我们去找工头，从东关桥头路过的时候，一个大姐拦住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家政公司的。我们摇头，说：“不是的。”大姐说她家要找人擦玻璃，还要清洗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可家政公司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恐怕到年三十都挨不上。她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说我们等

着要工钱，等拿到工钱就回家。她一听我们没事干，就说：“你们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到我家去干活，还能有一笔收入。”我们觉得挺好，就答应了她。

大姐姓蔡，我们叫她蔡大姐。蔡大姐家里没有工具，她开车带着我们去批发市场，买了擦玻璃的工具，还买了一瓶油污清洗剂。

蔡大姐家住在一个高档小区，是复式楼。蔡大姐的丈夫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她儿子上幼儿园，她的任务就是接送儿子。现在儿子放寒假了，她基本没事干。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大扫除经常擦玻璃，在家里也擦过，但以挣钱的方式擦玻璃，还是头一回。蔡大姐买来的擦玻璃神器，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显得笨手笨脚。

蔡大姐是个热心肠的人，她没有笑话我们。她家每年都找人擦玻璃，虽然自己没用过这些工具，但她见得多了。我们爬到窗户上擦玻璃，蔡大姐就站在地上指挥我们。“脚踩稳，手抓牢。”蔡大姐不时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我们擦完玻璃，接着给蔡大姐家清洗抽油烟机。我们从没用过抽油烟机，更没有清洗过。蔡大姐指挥我们从墙上拆下抽油烟机，卸成了几大块。她找来一块布铺在地上，我们把抽油烟机的配件放上去，喷上油污清洗剂。等油污融

化后，蔡大姐叫我们戴上乳胶手套，用洗锅的钢丝球刷洗。清洗完油渍，擦干净，我们又把抽油烟机组装起来，安装到了墙上。

蔡大姐对我们干活很满意，结账的时候，多给了我们一百元。她说我们跟她弟弟的年龄差不多，看着我们干活，她就想起了弟弟。蔡大姐的弟弟在国外读书，两年都没回过家了。我们临走的时候，蔡大姐把擦玻璃的工具送给了我们，她说自己留着也没用，没准我们能用上。

这一天，我们同时学会了两门手艺。

为了表示庆贺，我们去餐馆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酒。吃饭的时候，三哥说：“兄弟们，我们与其在这里坐吃山空，不如去给人家打扫卫生，清洗抽油烟机，再挣一笔钱回家过年。”

三哥的提议，我们都赞成。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了趟批发市场，买了几样擦玻璃的工具，几把螺丝刀和几瓶油污清洗剂，还买了一个塑料洗盆。我们来到一个小区门口。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们，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工具，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才几分钟，我们就接到了第一单活。我和张同负责擦玻璃，三哥和李玉林负责清洗抽油烟机。干完这一家，我们又干了一家，第二家光是擦玻璃，我们干得格

外快。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能接到活，有的人家光擦玻璃，有的人家光清洗抽油烟机，有的人家又擦玻璃又清洗抽油烟机。擦玻璃的活，每家几乎一样，无非有的人家窗户大，有的人家窗户小。但抽油烟机就不一样了，便宜的才几百元，贵的则要上千元，还有好几千的，我们清洗就格外小心。遇到高档抽油烟机，我们要的价钱就高一点，雇主能接受，我们就拆开清洗，不能接受，我们宁愿放弃。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但凡用高档货的人家，一般都不会心疼二三十块钱，我们加价，他们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最难的是，有的抽油烟机几年都没清洗过，反复刷洗好多遍，粘在上面的油渍都洗不干净。也有难缠的雇主，又怕你洗不干净，又怕你损坏他的东西，跟在屁股后面唠叨个没完。遇到这样的雇主，我们权当自己是聋子。不过，手底下也就格外小心。

腊月二十五的晚上，我们干完活回到住处，房东告诉我们，工头来找过我们，叫我们去领工钱。

次日一大早，我们就到工地领了工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又把头一天答应

的几家卫生打扫完，才回住处收拾行李。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们算着一年来的收获，心里美滋滋的。三哥一直眯着眼，盯着车窗外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他跟我们说：“兄弟们，我觉得干家政这行有前途，我想注册一个家政公司，你们愿不愿意一起干？”我们都说愿意，三哥看好的行当肯定错了。

三哥的脸红了一下，随即拿起桌上的水瓶：“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大家一起干。”我们三个也拿起水瓶，跟三哥碰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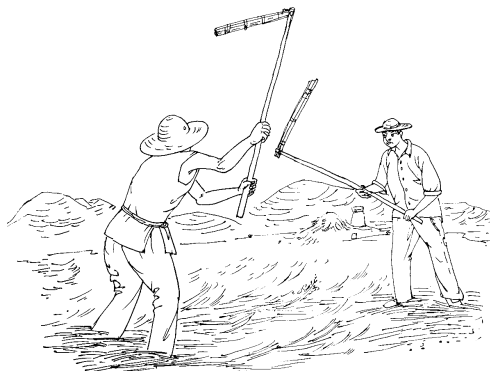
那一刻，我们突然发觉自己长大了，不再是懵懂无知的毛头小子了。

过完年，我们拿出各自的积蓄，由三哥牵头注册了一个家政公司。我们不光干擦玻璃清洗抽油烟机这些零碎活，还给居民和单位搬家。总之，只要是能挣钱的活，我们都不会错过。当然，违法的事坚决不干。

我们几个男生，整天在外面奔波。小琴基本不外出，待在办公室里接电话，接订单，跟客户对接。我们发现，小琴很有做生意的天赋，她为我们拿下了许多大客户。我们的口碑越来越好，订单也越来越多了。

打 粮

◇苗雨田



耿宝六岁那年，是陕北有名的闹饥荒时期，人们只能吃树叶和枯草，或到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因为肚饥，上山去寻树叶子时，又总见人们为争树叶子而厮打。

耿宝家把所有的榆树皮都剥得吃了。用冬天腌菜的咸汤，腌吃了六大瓮柳树叶子。他母亲哭着，和好多人家借过吃的，都没有借到。家家没有吃的，即使有，也害怕还不了，不会给借。某晚深夜，耿宝的舅舅在自家的一块沙地上，偷偷地给他们起出了一小口袋糜子。他母亲每顿饭只抓一小把米跟腌树叶子

搅在一起熬稀粥吃。比耿宝小三岁的妹妹桃子，饿得昏睡了半个多月，舅舅家偷偷借来的这点口粮，救了她一命。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就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全国解放后，生活日渐有所好转，耿宝踏入了书声琅琅的校门。初小毕业后，耿宝便以一个壮劳力的角色投入到生产队的各种劳动之中。

一个嫩弱的书生，碰到的都是硬生生的重体力活，他打心眼里有些吃不消。但他必须要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干，他一个农民子弟，不干这些，再去干啥呢？他非常羡慕公社里那些售货员们。他甚至还仰慕当队干的父亲。这一年，父亲已由大队的副支书升为支书，在农村的这个小天地里，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方小诸侯了。虽然他和公社的干部们不可相提并论，但在大队三四百口人之中，他就是个领头羊。他从二十三岁当生产队长起，便带领穷乡亲们想方设法和土地争粮食，与老天爷抢收成，千方百计去改变大家的穷苦面貌，就是在最艰难困苦的年月里，也没有使一个父老乡亲遭遇不幸。他带领大家苦干实干，使大队尝到了甜头，得到了一线生机，取得了人们充分的信任，又先后被推选为副大队长、副书记、书记，成为了大家公认的顶梁柱。老百姓们说，咱们李家洼大队，只要有耿老支书坐镇指挥，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言下之意，李家洼这把锁，只配耿支书这一把钥匙，别人就根本找不到它的锁眼儿，根本就不相匹配。因此，耿宝觉得，其实像父亲一样当个队干也是蛮不错的，也还有一方用武之地。

但是，他刚刚走出校门，身单力薄，有时候连简单的农活都做不好，还怎么可能带领全队，甚至是全大队的人们来有效扎实地开展生产劳动呢？如果一旦粮食歉收，饿出了人命，自己的责任可就大了。

唉，一切尽为空想，还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吧。看那些社员们分毫不让的眼睛，正在死死地紧盯着自己，分明要看出这村支书家的大少爷是怎么偷奸耍滑，怎么凭爹关照的。不能，就是自己累死，拼得趴下了，也绝不能让他们因自己而对父亲说长道短。

耿宝在想，他能为父亲做点什么呢？

父亲没日没夜地带领大伙儿在现有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在可开垦的土地上拓荒造田，抢抓时机带领群众去打橐茅、掬蒿籽、搂棉蓬，瞅准机会率领人马秘密地去挣些“外快”。最有远见的一件事情是，父亲在每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无论多忙，都要带领社员们去砍榴腥，来沤粪做底肥。

别的大队在秋天里只抓秋收这一件事情，唯有父亲大人不但想着今年秋天怎么收割，怎么将到手的东西抢收入库并分给各家各户去填饱肚子，他更想着明年秋天怎么会比今年收获更多一

些，这样，他就带领大家去砍榴腥沤粪。

榴腥是一种生长在干旱山区和沙漠里的深绿色矮株植物，秋天里其全身长满细长榴条状籽粒，看上去十分饱满壮硕。由于其常年散发着一股腥臊刺鼻的奇臭怪味，故而任何食草类动物都躲得离它远远的，从来不敢轻易沾染它，因此，每年它都会无忧无虑旺盛地生长起来，成为干旱荒漠地域里一抹亮丽的秀色，一株强势的生命。

李家洼大队党支部耿老支书，吸收借鉴先祖的经验，在每年秋天待榴腥已完全长成，趁着秋收前这短暂的农闲时光，率领全大队村民将这上等的好肥料一举斩获，深埋浸沤，使其充分发酵，等到来年春天当做底肥翻耕到地里，庄稼会借助榴腥的肥力，秉承榴腥的习性，好成活，有后劲，耐干旱，抗病虫，茁壮成长，收成翻番，成了穷苦百姓摆脱饥饿，翻身争当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上等秘剑利器。它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化肥和农药，但它却是纯天然、纯生物长成的无半点污染的上好农家肥料。

耿宝刚参加社里劳动没几天，主动要求去砍榴腥，全力以赴投身到了“广积肥”的行动之中。其实，他原本是被他们村的生产队长“晴天下雨”——明

照顾着去放羊的，但他却对这样的安排有意见，更主要的是他不想听到众乡亲们的闲言碎语，因此，在这次集体大行动当中，他便主动报名参加了。

队长看着他这般初生牛犊的架势，本想对他说些什么，规劝他还是乖乖地放他的羊去。可他却偏不领这份人情，更不愿接受这份照顾，铁石心肠地还就要去劳动。当着这么多社员们的面，队长虽不好再说什么，但还是不无关照地说，你一个刚出校门的念书娃娃，哪能受了这份苦，还是放你的羊去。

耿宝却不置可否，一脸雄壮地扭头就走了。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随手卷了根纸烟，吞吐得颇有几分味道。

初秋的高原大地上，骄阳似火，燥热难耐，耿宝挥舞着镢头，十分卖力地将成片的榴腥砍倒在脚下。衣服湿透了，他干脆脱去上衣，光着上半身十分洒脱地大干起来。虽然累得精疲力尽，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远远地超越别人时，他感到了某种荣耀和自豪。他不只是为自己争了光，更为当支书的父亲争了口气，现在看他们谁还敢再说支书的儿子怎样怎样了？

耿宝用自己的劳动，封堵住了众人的口舌。也用长出老茧的双手，庄严宣

誓对生活的信心。

有时候，他也实在难以想象，自己哪里生出这么强大的力量？心里？骨子里？精神世界里？现在，他就必须要练就自己的吃苦精神。有了这种吃苦精神，再大的困难，他也可以去承受和克服。因此，队干对自己偏向和照顾，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害自己。他现在偏要自加压力，专拣最难啃的骨头来啃，专挑最难吃的苦头来吃，他就不相信自己是个没出息的人。

话虽这样说，但一回到家他就认输了。尤其是饥饿感阵阵袭来，他就是再怎样强大不屈，也会不由自主地虚汗直冒，心慌神惚，感觉像要飘起来似的。有时候，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他就偷偷跑到玉米地里，将那尚未成熟的玉米棒子狠狠地啃上几嘴，一如被驴啃过似的。

他的奶奶心疼他，常偷偷地给他做点好吃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松软的饼子，娇滴滴的荷包蛋，那让人永生难忘的烤刺猬、烧山野蛋、烫红薯……这些都是奶奶时不时塞给他的美食，使他在饥饿难耐时，获得一线生机，感受到至纯至真的亲情和温暖，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无比美好。

每年秋季，地里的庄稼收割完后，

看看自家的粮仓干瘪得要人命。为了不受饿趁着天气尚暖，耿宝便又和父亲赶在上冻之前，抓紧外出去打橐苳、掬蒿芝了，他们称之为“打粮”。

此时，秋风瑟瑟，四野枯黄败落，一派萧条荒芜的景象。一路走来，耿宝感觉饥饿难耐，他不自觉地想象着橐苳窝窝那种异常可口的美味，人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还将慢吞吞的牛车赶得欢实起来。

三天后，他们来到了内蒙古乌审旗牛场湾公社阿叨嗜大队，耿宝的大姐家。这里地广人稀，属毛乌素荒漠腹地，但野生橐苳、蒿芝等甚多，差不多每年秋天，他们都会来到这里“打粮”。只要肯吃苦，运气好了，等到回家时，差不多就能拉着一车的“粮食”。耿宝和父亲每天天不明就起床，匆匆喝碗姐姐家为他们准备好的干粮“糙米”，就牛不停蹄地上路了。地毯式地寻遍周围的沙滩崩梁，结结实实地装回来了小山似的一满车干透了的橐苳或蒿芝秸秆籽粒，倒在了硬地场上，待铺满一场院后，父子俩便开始用连枷敲打着，进行脱籽收粒了。

橐苳个矮小，干透了的芒刺异常尖利，尽管是带着厚厚的粗布手套，还

总是在不经意间，便刺扎到人的皮肉之中，令耿宝常常望而生畏，唯恐躲避不及。相对而言，蒿芝倒没有那般伤人的利器，收割时也不必动用铁耙铁叉，往往徒手上去，轻轻一拽，便脱离了地面，随手在旁边放着的筐箩里使劲一甩，籽粒就听话似地啪啦啦掉在了里面，秸秆一丢，也不必带回，非常地省心。但是，蒿芝做成的炒面，往往就没有橈芎蒸出来的窝窝那么美味了。不但味道不美气，而且是特别的难吃，如果不是肚子饿，谁都不会去吃的。耿宝渐渐总结出了个好办法，那就是吃蒿芝炒面时，基本不在嘴里停留，往往还没有品尝出是啥味道时，就已经吞咽到肚子里去了。吃进去，就特别管饱耐饿，干活也显得特有力量。因此，耿宝将蒿芝又亲切地呼作“好籽”，尤其在吃荞麦饸饹时，必须得放入蒿芝后，饸饹才面剂筋道有型，压出来的饸饹面又长又有嚼头，异常美味可口。如果有条件的人家，用猪油、老黑酱等调着吃，那才叫绝好的美食。

耿宝的姐姐，八九岁时就到队里干活挣工分了。那时，尽管她表现得那般吃苦耐劳，却仍然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吃柳树叶子、榆树皮、谷糠已

经成为常态，而能吃到蒿芝炒面就会高兴得跳了起来。她那时，就穿一身补丁又补的花达呢衣服。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饿肚子有时候还可以忍耐，但没有衣服穿可就真是连门都出不去了。那年夏天因为没有衣服可穿，她就穿了个只有半身的裙子，常常躲在人后，不敢正面去见人。

姐姐十五岁时，远嫁到内蒙古地界。

婆家的生活比娘家略好一些，每当吃好一点儿的饭食时，她就记起了娘家门上的恹惶光景，心想：这些能给父母兄弟吃上一口，该有多好啊！如今，父亲和弟弟来“打粮”，她每天给他们变着花样做好吃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今年春末夏初，娘家门上已经一粒粮食也没有了。耿宝出去和人家去借粮食，走到二婶娘家，见蒸出来了一锅窝窝，二婶看到他后，怕得始终没有将锅盖揭开。跑了几天都没有借到粮食，最后没有办法，耿宝只好来到了姐姐家门上。姐姐家抢割了几十斤草麦，才使得娘家人度过这一饥荒时期。

姐姐家方圆几十里地的橈芎、蒿芝等凡是入口可食的籽粒都被他们父子俩掠撸一空，本来说好第二天就收拾回家的，但当他们从地里回来后，耿宝对父

亲说，他昨天发现东梁上有处地方，橈芎长得密密麻麻的，今天去将那里的橈芎收拾回来后，就打道回府。父亲说，那你一个人赶着牛车去，能弄多少算多少，我到场上将晾晒好的籽粒装袋打包。

出门在外近一个月，而今就要回家了，并且是满载而归，耿宝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今天他出来收割最后一车橈芎，不慌不急，悠闲了许多。这是他少有的快活时光，正应验了那句俗语：家中有粮心不慌。

临近中午，他正在用耙子搂着那笨橈芎，突然平地里起了股大风，将搂好的橈芎瞬间吹得四散飞扬。他急忙从牛车上取来根用作缴棒的长棍，火速压住了大堆的橈芎。

远远的又一股狂风骤起，像旋风似的，接天连地，排山倒海。及近了，才看到是一大片马群正在向着这里飞奔欢腾而来。耿宝顿时被这种阵势吓倒了，

感觉群马像一股爆发的山洪，或决堤的大坝，无可阻挡地就要向着他脑门踩踏而过……

他几乎来不及多想，本能地用那根紧握在手的缴棒，照着头马的鼻梁狠狠打去，那马以头戕地，翻滚蜷曲了下来，群马顿惊，四散夺命而逃。被打倒在地的那匹黄棕马，扑腾着，奋然跃身，一溜烟追着群马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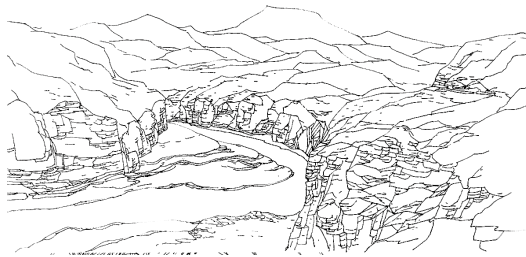
耿宝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感觉惊梦一般，好长时间都没有缓过神来。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还原地未动完好无损；又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还那样富有弹性活力四射。但，他还是心惊胆战，将那顶破毡帽紧紧地罩在头上，好长时间里，他会条件反射般地瞭向远方，害怕远处奔腾而来的阵阵狂风，突然间又向着他万蹄开踏……

栏目责编 王文涛

记黄河晋陕大峡谷

◇ 贾平凹



别的江河，就是某某江，某某河，黄河却称之为天下黄河。它诞生在巴颜喀拉山下，少年游荡于青藏寒地，而当知道了遥远的东南有大海，便掉头大行，经过了黄土高原，这就是晋陕大峡谷。

大峡谷从府谷县的河口镇起，到天津的龙门，其实还可以延长，到秦岭的潼关吧，全长一千多公里，岸深一百米甚或二百米。

世上的路首先是水走出来的。黄河深刻出了大峡谷，大峡谷又将它束缚其中。越是束缚越使最柔软的水坚硬如铁。它奋斗，呐喊，暴躁，充满戾气，生长和完成着自己的青春，囫圇的黄土高原也从此一分为二，一半给了陕西，一半给了山西。

两岸隔绝，竟然是东边岸高耸了，西边岸低落，西边岸高耸了，东边岸低

落。川潦泻散，河声充满，只有黑鹳和白琵鹭凭空往来。站在山西永和县的上岸看到了乾坤湾，站在陕西清涧县的上岸看到了太极湾。那是黄河九十九道湾中最神奇的两湾，西窄东宽，东窄西宽，入湾至出湾都是几百米，状若左右葫芦。到壶口去呀，壶口使黄河突然下跌，如一脚踏空了，溅起千堆雪。石门下去的大梯子崖，那是河东岸的一个缺口，斧劈刀削般危险。有瀑布，被风吹起，飘然如烟。而栈道其上，若游人经过，从河道看去，真的在“飞檐走壁”。如果再往陕西的佳县，再往山西的麒麟滩，千米长的水蚀浮雕镶嵌于绝壁，两岸山峦起伏，乱石堆砌，散者如塔，聚如城堡，每块石头上又布满虫纹，像汉字蒙文但不是汉字蒙文，疑为天书。

面对着大峡谷无数的景点胜地，能

想象黄河寻找出路是多么艰辛：日瘦月小，星寒云低，它在横冲直撞，冲撞出的沟壑峡崖在不断地坍塌，无数的堰塞湖，壅堵滞流，只能千回百折，有大孤独啊，是真的沉痛。有哲人讲，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你不要给神说风暴有多大，而是给风暴说你的神有多大。黄河那时的形状正该如是。

大峡谷上下差不多有六十五条小河汇入，流域覆盖了整个黄土高原。而祖籍在这里的或外籍人来到这里的，也意识到身上的每一条血管也是黄河的支流，他们便都有了黄河的秉性，大气，豪迈，向往远方，从此英雄风气流转。轩辕在西岸有陵，尧帝在东岸建庙，汉刘彻来后土祠祭祀，李自成登白云山发愿。吴堡用石头垒起了一座城，佳县把城就修在四面悬空的山巅。更有着毛泽东于高家峁上高吟《沁园春·雪》，石破天惊，鱼龙出听。

黄河远行，也把黄土带去，送给了河南，送给了山东，送给了一个华北平原，却使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多少风流人物，能出走的都有一番大世界的作为，留下来的都是坚守而顽强的。千百年里，黄河奔流不息，大峡谷两岸人畜焦渴，壑梁台崩上树木庄稼干枯。他们要么到十几里外的那一点泉眼里去挑水，要么在门前屋后挖暗窖收储天雨。相传过去

的吴堡城，那么大的城里只有一口苦水井，每日由知县亲自掌握，分配给每人一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浪漫，城西门上的匾额写着“明溪”，城东门上的匾额写着“闻涛”。干旱使居家只能在土崖下凿窑，凿窑便创造着艺术。由“一炷香”到“明三暗二”“厢六倒四”。西湾的民居在斜坡上层层叠叠，三十多个院落连为一体。李家山村选择了一条梁的两边沟，窑洞从沟底直达梁头，竟能多到九层。土地上是不能种植水稻和小麦了，而糜子、高粱、谷子、荞麦、豆类和土豆，把地里所有营养所有颜色都聚集起来，做出谷面窝头，豆面抿尖，红面旗子，小米捞饭。尤其是枣，到处都是枣林啊，姆枣、冠枣、狗头枣、牛心枣，秋天里满山红遍。他们认为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红枣，而这里的枣是世上最好的枣，因为它们能听到黄河涛声。再就是开山和钻水了，开山就是挖炭，钻水就是撑船筏。在许多地方，剥开地皮就是炭，有许多地方的炭，用火纸便能点燃。古老的习俗还在沿承着，在除夕夜里，有人家在中堂的案上供奉了土豆和红枣，有人家把一块大炭用红纸裹了就放在门槛两旁，称它们是“黑汉”，还贴上“瓜子人人”。“瓜子人人”后就衍变成了剪纸，花鸟鱼虫、山水人物，遍贴在门上窗上，米面罐上

和树上。钻水呢，从河口镇到碛口镇从来都行船筏。船是木船，木船上有艄公扳舵。筏子有油筏、木筏、皮筏，皮筏是用羊皮做成的囫圇圪筒。船筏上的人都得是男的，赤身裸体，但大峡谷的号子声闻于天。除了船筏，两岸还没有通车的年代里，忙碌的都是骆驼、骡马和毛驴。碛口镇人讲，凡是门上挂着谷秆绑成的干草把，就代表着是高脚牲口的草料店，全镇就有几十家。船筏卸下的货，骆驼运长途，骡马跑短途，毛驴驮炭。每天下午毛驴排着一字长蛇阵，像一股黑水注入镇来。赶脚人都能唱，有苦了有乐了心里有人了，随口编词，任意起调，这就形成了民歌。张家塬村的张天恩最有名，唱出了《赶牲灵》。

那是一个早晨或是晚上，黄河终于走完了黄土高原，冲开了最后一个关隘，那是惊天动地的轰鸣，自此有了“岳色河声”一词。应该想，当黄河回头一看，叠峦重嶂的关隘竟然薄如门扉，伟大的胜利在最后成功时是这般容易。后人不明就里，也不可思议，认为那是大禹所致，叫其是禹门，而黄河冲出来已经是龙的形象了，所以更叫作龙门。

从龙门再往南二百里，汇入了汾水，洛水，渭水，黄河河面开阔，汪洋一片。时而厚云积岸，大水走泥。时而

五彩祥光闪耀，“荣光霁河”。但黄河既然是天下黄河，大峡谷经过仅只是它的一段行程，大海还在召唤，它抖擞着力量，那时不时出现的“揭河底”，几百米数千米的河底被卷起，整个河在翻滚，在轰动，在聚劲，在誓师。而正是在这二百里，黄河成熟了，它的成熟也成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西岸的大荔、合阳、韩城，东岸的运城、临汾，产生了那么多的圣君明相，文臣武将，才子佳人。单就文学，司马迁，司马光，王维，柳宗元，这就够了，应是中国最最聚文气的地区了。

黄河继续南行，秦岭却拦住了它，迎头站着的就是华山潼关。潼关为雄关，历来的战争莫不发生于此，那狰狞的崖头，阴寒的壑底，以及怪石、弯树和细路，充满萧煞。中国历史上有过渔樵问答，那该是在探询生命难题。而秦岭是否和黄河在此有过对话呢？如果有，那一定是关于天下格局的大事。于是，黄河再没有南下与长江相会，黄河就是黄河，让长江去行南方吧，它就在北方，而转头往东去了。

这该是再一次伟大的转折，于是东岸就有了鹳雀楼，历史让王之涣登上楼头，看到了那最壮丽的场面：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黄土高坡信天游

◇羊 白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陕北的了解，也就仅限于这句民谣。

20世纪80年代末，我正上初中。那时，我记忆犹新的歌曲有《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还有一首就是《信天游》：

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

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地留下我的梦，信天游带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远。

说实话，当时我只是觉得这类“西北风”歌曲旋律很好听，唱着带劲，让人兴奋、激动，并没有去细想过歌词及曲调，也不明白这首歌为什么叫《信天游》。作为陕南汉中一个从未走出秦岭的农家孩子，各方面知识都有限，虽然知道陕北是陕西的一部分，有黄土高坡，但并不清楚那里的地理结构、风俗民情，更不知道陕北有全国都叫得很响的特色

民歌“信天游”了。

后来去咸阳上学，班里有个榆林的同学叫高志刚，他个子不高，牙有点氟斑，说话有鼻音。他长得不起眼，可性格开朗，为人随和，人缘极好。高志刚会吹笛子，高兴了会哼几句陕北民歌，有时还故意搞怪，用浓重的陕北方言在野腔野调里拐来拨去，有一股豪迈和滑稽，让人忍俊不禁。

后来我才知道了“信天游”是陕北特有的民歌。知道了信天游的经典曲目有《走西口》《兰花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想亲亲》等。信天游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歌，它哺育出的“西北风”直接推动了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浩浩荡荡地席卷了全中国。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流行歌曲还只是停留在模仿港台阶段，正是强劲的“西北风”吹开靡靡之音，使中国流行音乐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以它雄浑的气度，浓郁的民族语汇和调式，以及高度的原创性，促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繁荣。

信天游是中国民歌大家庭里的一块璞玉，一块高能量的宝玉。它除了孕育了“西北风”，其实在解放初，就以它独特的音乐元素成就了《东方红》《南泥湾》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抛开

音乐，在诗歌方面，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回延安》，便是对信天游这种艺术形式的最直接的汲取，比如“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这样的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情感充沛，就恍若是在和父老乡亲说话，说着说着心就软化了。

在文学方面，不能说信天游和路遥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正如路遥自己所说：“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路遥，这个黄土地的后生，有着颇深的黄土情结，他的两部主要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扎根于黄土地，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表达了陕北人和命运抗争的历程。事实是，路遥打小就受信天游的熏陶，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自然也会写进去。后来，电影作品《人生》里面出现了五首信天游，每一首都和画面相得益彰，恰到好处。更多的时候它是以背景音乐和画外音的方式，渲染着黄土地儿女们的爱恨情仇。

说到电影，信天游对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都有着

气质上的影响。别的不说，单就那种豁出去的精神，那种质朴、雄浑、泼辣，以及纯色大块面镜头的运用，就有着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就说《红高粱》里的两首歌曲吧，《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明显地有着信天游的元素，唱起来多带劲呀，豪迈，粗犷，有原始的野气和狂放，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按高志刚的说法：陕北人都会唱几句信天游，没有什么稀奇的，就像关中的秦腔一样，人人都会吼几句。这，是不是说出了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任何艺术，如果有很大的群众基础，就一定有其独到精妙的地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信天游又称“顺天游”，信天而唱，顺天而游。因为率性无拘，不做作，所以才显得热烈、潇洒。司马迁《史记·乐书》云：“乐由天作。”从“顺天游”到“信天游”，一个“信”字，改得极好，信马由缰，自信满满，自由奔放，无拘无束。

信天游在结构上比较整饬，两句一段，一阴一阳，一上一下，和谐合拍，简洁质朴。一般上下句押韵，且韵脚多变。通常上句说事或描述景物，以此起兴发端，下句则点出意旨浓郁抒情。信

天游多以七字句为基础，加添衬字，即兴演唱，有浓郁的泥土气息。

信天游里的用词都比较口语化，日常所见的景、物都会列队进去，成为抒情的载体，比如：“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着好光景”“牵牛花开红通通，露水夫妻一场空”“走头头的那个骡子三盏盏的那个灯，带上了那个铃子儿哇哇的那个声”“手拿上梳子照镜子，这么俊的模样这么苦的命”“白面蒸馍红点点，照见妹子的面脸脸”“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砂糖不如冰糖甜，冰糖不如哥哥胳膊湾里绵”等等。

信天游喜欢用叠词，比如想亲亲、泪蛋蛋、毛眼眼、兰花花、羊羔羔等，显得天真可爱，还透着股亲切，是“民间”的表达。

但，这“民间”的表达，其实文脉悠长。信天游善用比兴，通常首句说景状物，次句抒情。兴和比，是《诗经》很重要的特色，尤其是兴，有着很深的东方文化的精髓。“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水鸟和淑女，本毫不相干，但在恋人的视野里，便有了微妙的闪电。没有兴的比，总是干巴巴的，缺少韵味。兴是什么？兴是情绪

的发端，找到一个绝妙的切口，一个可以弹跳的起点，澎湃的激情就会飞翔起来，或豪气干云，或荡气回肠，都是内在情感的爆发，有对生活的宣泄，对恶势力的控诉，对爱情的向往，当然也有思念、缠绵、悲伤、抗争、心酸等五味的杂拌。

信天游在形式上看似简单，在曲调的运用上却变化多样，民歌手们唱起来也是放开嗓门，信马由缰地山野里回荡，唱给心爱的人听，也唱给大自然听，在气质上和陕北人的性格是一致的：泼辣，豪迈，豁达，就像安塞腰鼓一样，有一种不屈的奔腾和激情，就像黄河水一样，黄土已经成了一种流动的介质，进入到了陕北人的血液。

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信天游出在陕北呢？换句话说，信天游这朵奇葩，它的土壤，究竟有什么特殊性，才使它茁壮成长呢。

俗话说，自古黄河九十九道弯。正如信天游中所唱：“背靠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套着山”“一山未了一山迎”“翻了架圪梁拐了道弯，满眼眼都是黄土山”。多少年来，这片土地荒凉、贫瘠，沟沟峁峁，绵延起伏的只有黄土，有着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独。就连流经

这儿的黄河，也是“说不清，你流了多少月，多少年，你转过多少弯，翻过多少山，向前走背着那九重天”。

悠悠岁月，苍天厚土。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的汉子，一代代的婆姨，只好站在坡梁沟底，唱着一首首粗犷缠绵荡气回肠的山歌，来表达他们对爱情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信天游出在陕北，和陕北的地理条件、生活条件以及陕北人的性格密不可分。陕北地广人稀，沟壑纵横，正如信天游里所说“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儿哎呀招一招手”，以及“羊肚肚手巾哟三道道那蓝，咱们见个面容易，哎呀拉话话难”，人们习惯于站在山坡坡上，或者崮梁梁上，大声说话或者招呼，为此，声音就得高亢，调子就得拉长，并在高低长短之间，撷取了生活中的日常物，用真情实感的手帕一擦拭，经口气一哈，就成了珠宝，熙熙生辉，有了解闷解困解相思的特殊功效。

陕北自古就是苦寒之地，生活艰难，渴望也就愈是浓烈。苦日子总是需要宣泄的，以缓解内心的压抑，因此信天游在情感的宣泄上总是很浓郁，有火辣辣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信天游的这

种火辣辣，又有着它的含蓄，那就是善用比兴，而且善用身边物，从低处，细微处起兴，又喜欢用叠字，就像呼小名似的，这样一来，显得亲切可人。另外，信天游里的夸张也用得很精妙，比如：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疼，拿起个筷子端不起碗”。

民歌的一个基本功能便是吐露心声，抒发诚挚的愿望。比如用“三月里的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赶脚人儿这样苦闷”来表达生活的凄苦无助；比如用“二绺麻绳捆铺盖，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来表达为生活所迫而出走漂泊的心情；再比如用“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出门容易回家难”来表达出走后的游子对家乡的极度思念。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无论生活怎样艰辛，陕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从来不曾熄灭，比如“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至于《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样明亮欢快的歌曲，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陕北民歌的代表作品。

在信天游里，歌颂爱情的歌曲占了

很重要的部分。他们把对恋爱的向往、对爱情的坚贞、离别时的感伤以及重逢的喜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或热烈泼辣或细腻委婉，比如“想你想得上不了炕，炕楞上画下个人模样”，如此达到茶饭不思、须臾不忘的程度，想必也只有陕北婆姨才能说出来。再如“白天里想你穿不上个针，到夜晚想你吹不灭个灯”，对爱情的痴迷已夸张到了极致。

在情歌里面，《走西口》无疑是此类曲子的代表作品：“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样的歌曲总是让人百听不厌。就像李白的《静夜思》一样，它们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就是因为找到了一个恰好的切入点，激发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感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永恒的话题，比如爱情，比如离别，比如思乡，纠缠着我们的一生。

一曲信天游，黄河水倒流。悠悠信天游，伴着岁月走。祝愿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像陕北的山丹丹花一样越开越艳，越开越美。

家乡的红薯

◇林 荫



又过了一年的秋分时令。

又到了老家刨红薯的季节。

每天清晨，绕村而过的无定河升腾起一河烟云，父兄乡亲们就披着晨曦走向田野，在弥漫着一层雾气的红薯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刨挖劳累，开始了一天的喜悦收获……

这几年，老家的沙地红薯种出了名气，就如米脂的小米、横山的羊肉、洛川的苹果一样渐渐进入了陕北特产的行列，受到了各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青睐。我在欣喜的同时，脑海里叠映出了一串串有关红薯的苦涩记忆。

我是吃着红薯长大的，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我，无数次听母亲唠叨过我婴儿时险些饿死的故事：“妈妈生下你，一口奶水也没有，三天头上，你饿

得白天黑夜不睡觉，一个劲儿刀子剜心般地哭嚎个不停。家里能救急的吃食只有后窑掌土圪台上搁着的两筐红薯，就只能一天三顿把煮的、蒸的、烧的红薯搅拌成糊糊来喂你，没想到你却长得胖乎乎的，一点小病都没有……”

红薯救婴儿一命的故事我无法记得，可靠红薯度灾年的童年往事我是永远无法忘记：

那是农业社集体化的年代，父亲是石匠，常被队里派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炸石畔修水库砌水渠。姐姐们有的在镇上念书，有的是队里“铁姑娘”和“突击队”的骨干，白天忙碌一天，夜里还要到政治夜校去唱歌、学习、大辩论，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家里的农活。我是老小，还未上学，常常跟着母亲到山里

去营务自留地。有一年，我家的一小块自留地，侥幸分在离川里水壕百米多高的崩梁上，母亲决定栽红薯。那几日天不亮她就把我叫醒，我犯迷糊，母亲就揭开被子在我屁股蛋上狠劲地掼了一巴掌。受疼惊醒后的我，只得脸上吊着泪珠、半醒半睡挂着麻绳拴着的两个葫芦壶儿，跟着肩扛镢头和挑着一担大茅篓的母亲去栽红薯。栽红薯得先把地掏一遍，隆起小土埂，再间隔挖出一个个小坑，红薯苗栽进去，要在坑里浇满水后苗儿才能成活。掏地、打埂、挖坑的活儿母亲先已弄好了，我去的任务是帮母亲下到水壕里去担水，担水的活儿太重了，母亲担满满两大茅篓的水，只能浇四五棵红薯，因为山路陡窄，中途又无法停歇，母亲个不高，又有腿疼病，每回艰难地上到山顶，头发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紧贴在脸上，打着补丁的老布夹袄像蒸糠窝窝时用的笼布冉冉地腾着热气。母亲小心翼翼地把水分倒进栽上苗的土坑里，才直起腰，边喘气边用袖子擦着脖子上的汗对我说：“妈晓得娃不到动弹（劳动）的时候，可葫芦里灌满水塞紧口子泼不出来，担不起能拉哩，拉上几回妈就少担一次，妈的腿不争气，可红薯苗又耽搁不得……”

那几日，母亲在高粱渣饭里煮两片裤带面来鼓励我。母子俩经过四天多的熬苦，在那块自留地里栽上了二百多棵红薯苗。

那年，方圆的许多村庄都下了罕见的冰雹，露在地面外的庄稼基本没有收成，母亲和我栽的红薯使我们家扛过了那个饿死过人的大灾年。

红薯的储存期比较长。我的少年时代，说不清什么原因，大人们起早贪黑、受死受活地劳作，可庄稼却年年歉收。秋天刨下的红薯就成了家家户户的扛硬饭食，我每天放学端着一碗熟红薯一碗青菜拌汤，坐在下院埝畔沿的青石块上，望着河对面海则湾村的缭绕炊烟，听着硷邻猪哼羊咩的饿叫声，思谋着饭罢该到后川里、前沙湾，还是背湖湾哪块地里去给自家挨饿的猪羊去闹草打食……红薯当主食一直要吃到第二年的开春。每年出了正月，父亲就开始挑拣红薯在院内砌一温床开始务新的红薯苗子，那时候的红薯是可以当水果生吃的，去学校的时候，偷得拿两个父亲务秧苗的红薯当干粮，那可是一种在同学面前的莫大的显摆……

红薯易活、耐旱，不怕冰雹、山洪等自然灾害的侵损。红薯储存期长，吃

了一辈子红薯的父母亲都是高寿之人。母亲一生遭受了常人没遭受过的苦累和熬煎，2019年，迈过九十岁的门槛后安详地离开了人间。父亲今年九十过四，除耳背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外，行走依然如后生般腰板挺得笔直，血压血糖血脂等许多体检指标比我们仨弟兄还正常。可父亲是石匠，年轻时受过比拉犁驮粪的牛驴还重的苦活。他的高寿是否与一辈子早起晚睡呼吸田野的新鲜空气和吃红薯有关呢？

老家地里种的红薯比其他地皮的红薯明显的形好、色优、味美，是何根由呢！我今年几次归乡伺候老父亲的日子里隐隐约约地悟得了一些道道儿。

老家栽红薯大都是每年古历的四月八左右，刨红薯总是在秋分过后的这段时日。清明时我回家给母亲上坟，陪父亲待了一段时日。正逢栽红薯前给秧苗打垄的时段，大哥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去前沙湾、后川里的几块地里去打垄。我虽出生农家，少年时就离开村子进城入了公门，农活儿一窍不通，只能是观景的游客般早晚闲散于田野阡陌，赏析故土的乡景。大哥早年和父亲一样，是方圆有名的石匠，随着时代的发展，砌窑的石匠进化升级成了起

楼盖房的砖瓦匠，大哥做不了砖瓦活，便退归田园成了全村最务正的庄稼人。他打的红薯秧地垄，棱角分明、布局匀称，如列队受检阅的部队般漾溢出一股威武雄壮之气。我问老家的红薯为什么比别处的好吃，与大哥挨着地界打垄的户家三叔，半真半假地说：“先有南阳寺，后有绥德州。咱村的后山梁是一条通往北草地的土龙，南阳寺是龙头，下面压着三斗三升菜籽官。菜籽官没有出世，就变成了一地的红薯。咱村地里的红薯通仙气着呢，哈哈……”这个在无定河两岸流传了无数年的民间传说没想到被爱逗狂的三叔用到了这里。我十分惊诧户家三叔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

红薯没通仙气，但受无定河千万年积淀下的地气，和满年四季河道上仙境云烟般冉冉缭绕的雾气滋润肯定是有关系的。

春天的故乡，确实景色宜人，我站在村中央的塬梁上，心中泛起一股小文人的酸气，脑海里便涌出几句打油诗：

背依长龙河绕村，
村卧乾坤半岛中，
土梁有庙南阳寺，
四季山岚飘无定。

春来花开百鸟鸣，
家家种薯翻新垄，
悠悠土香沁肺腑，
云雾缭绕是仙境。

又一次归故里，是古历五月母亲的忌日，地里的红薯已露出地膜有尺把长了，大哥更加早出晚归像喂养孩子一样去地里营务他的红薯。今年的陕北旱情严重，渠道里不知什么原因断了水流，村里人就自发地搭伙抽无定河水进行浇灌红薯。浇彻一茬，不出十天半月秧苗就又被骄阳晒得耷拉了下来，那段时间，大哥就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浇灌红薯的事情。我劝大哥说：“你也年纪不小了，要疼惜自己的身体……”大哥回应说：“人哄地皮，地皮哄你肚皮。咱村‘国’和‘兆’他们两个靠地里的红薯去年收入都上了十万元。我要靠卖红薯的收入供‘阳阳’念大学呢！”阳阳是大哥的孙子，今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再无话可说，我觉得老家的红薯好吃的元素里，应该渗透着许多故乡父老期盼幸福生活的切切心血……

第三次回去，是中秋节的前十几天。地里的红薯基本长成熟了，不需要人的太多关照，可大哥和村里种红薯的“国”和“兆”他们，仍然一天不落地开着三轮车去地里溜达两回，拔拔垄旁的荒草，摸摸隆起的地皮，预测着红薯长势的优劣。

户家三叔的儿子雄娃，一身的好力气，发现地里红薯的收入不错，放弃了外出打工四万多的年收入，回乡租了几十亩地栽上了红薯，在我家的老院旁正拾掇储存红薯所用的两孔旧窑洞。我心里暗自庆幸，故乡的振兴可能不得远时了，赶上了当下这国策富农、产业兴农、人心归乡的大好时代，我可爱家乡的秀美振兴，怎能不在这艳阳高照的沃土上实现呢！

我站在故乡的塬梁上，脑海里又涌流出了一首打油诗：

披着晨曦出发，
背着晚霞回家。
播种绿色希望，
收获金色阳光！

陕北红葱

◇白耀文



葱是北方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蔬菜。提及此，人们多会想到山东人所食的白茎大葱，对红葱却知之甚少。

山东人食用的大葱，与陕北红葱同属调味蔬菜，香辛程度差别极大。红葱的辛辣，是白葱所不能相比的。别看红葱身段窈窕，葱白滑腻，细如凝脂，但它生性刚烈硬气，在蔬菜中是罕见的。莫说生食，就是凑到鼻孔闻上一闻，辛辣之味横冲而来，直犯眼鼻，随之直接贯通五脏六腑。

红葱这东西，盛产于大西北，生长习性与当地自然环境颇为吻合。它喜光照，极耐旱，它喜欢被直勾勾的阳光盯着看着打量着。它精神抖擞，端端正正，站有站相，不曾有半点疲沓姿态。难能可贵的是，它又丝毫不惧寒冷。隆冬陕

北，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寒风呼啸，犹如万千利剑出鞘。红葱在坚硬如石的地下自在呼吸，吐故纳新。来年春天，它刚捕捉到和暖的气息，不等树木始荣、花事始盛，它们就迫不及待钻出头来。它吸纳着岁月的灵气，饱受雨雪露霜的润泽，生得亭亭玉立，葳蕤可爱。你看，红葱的叶子绿格莹莹，葱苗粉格嘟嘟，剥开白格生生。古人所说的“玉指纤纤嫩剥葱”，诚不欺人也。葱的身段婀娜多姿，仪态绰约，分明就是乡间辣妹子的形象。在口口相传的乡谚里，人们对红葱的品质赞不绝口：“饿不死的兵，冻不死的葱”。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里，葱是与驰骋沙场、冲锋陷阵的兵勇相媲美的。

红葱之于陕北人，犹如辣椒之于川

人，须臾不可分离。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陕北人食肉多。一碗可口的小炒肉，除却咸盐、醋酱、花椒、大料等，红葱是必不可少的作料。祛除肉类的膻味，红葱是上等的佳品。不仅炖肉，在陕北人的餐桌上，烩菜、炒菜、煲汤、火锅，红葱都是必不可少的食材。陕北人的生命里，也因此有了红葱的习性，隐忍，低调，不喜张扬又敢爱敢恨。

深秋时节，陕北地面上的土豆成熟了，人们尤其喜食田间地头的烧土豆，红葱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食材。将火堆中烧熟的土豆拨拉出来，拿着粗糙的石头或者玉米芯擦去烧焦的表皮，冲人眼鼻的葱白伴着泥土气息的土豆，一口土豆，一口葱白，那实在是陕北人性格实实在在的表达式。土豆的沙瓢遮挡了一部分冲鼻的葱味，醇厚的味道贯通肌体上下，辅以一碟自家腌制的咸菜，相得益彰，酣畅淋漓，实打实的硬饭，还有比这更接地气的食法吗？

古人将葱列为“五辛”之首，对其不吝赞美。有宋一代，就有不少关于葱的赞词。欧阳修说“玉指纤纤嫩剥葱”，晏殊言“春葱指甲轻拢捻”，范成大则对葱的气味情有独钟——“风叶青葱亦自香”。也有讨厌葱味的。李渔就在《闲情偶寄》中说：“葱、蒜、韭三物，菜味之至重者也。”他坦言，“一生绝三味不食”。笠翁先生不喜葱、蒜、韭，原因竟是“秽人齿颊及肠胃”。江南才子一身酸儒气息，讲究可真够多的。说到底，林黛玉顶多算做白葱，红葱的刚烈泼辣劲儿非晴雯、金钏儿、尤三姐可比。

红葱不只是陕北人餐桌上不可少的食材。除夕这天，老家人习惯将葱段、蒜瓣置于高高的门楣之上，用以避邪驱灾，迎福纳祥。在人们心里，葱和蒜像是关中年画里持鞭、执枪的秦琼、敬德一般，它们扮演的是武将门神的角色。

大理河畔

◇侯生飞

今年的气候很怪，已是清明节前后，种瓜种豆的时节，但气温还在零度左右徘徊，早上外出还冻手哩。由于天冷，我很少出门，只顾在自家水泥筒子楼里的桌上爬格子。在西安的儿子发过来短视频，省城都市到处都是花的海洋，大田里的麦子已有一尺多高了。而在省城五百公里外的黄土丘陵地绥德，草芽子才刚准备露头。

清明节过后二十多天，气温有所回升，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无意间来到穿城而过的大理河岸边，享受阳光的温暖。带着惊喜的目光我发现大理河岸边的春意最浓，河床两边绿意盎然的美景徐徐展开，被禁锢了一个冬的河水又奔腾起来了。春天的河水比夏日的水更清澈，比冬天的水更流畅，那无阻的水花，在春风中欢快地舞蹈，水波在小水花两边尽情地流动。河岸边密集的

杂草丛中，露出了一束束刚刚绽放的小黄花，散发着一缕淡淡的芬芳。行走在大理河沿岸，鸟儿用清澈的歌声惊落了草丛上的露珠，露珠轻轻地落在湿软的泥土上。正如延姓乡间诗人描写的那样“碧空柔云戏春风，嫩草露尖俏然生。日照街道柳丝绿，花开雅室香味浓。河岸青蛙一声叫，唤起百花烂漫红。”在这绿意悠然的气氛里，我内心掀起了柔柔的情，说不清道不明，只感觉心里暖暖的，在春光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被沉沦。仔细观看，县城路旁的老槐树也在吐芽了。一时间，我幻想着春光已把城乡之间的万物惊醒了。这样的春天，小草嫩叶，树木青翠，鸟儿欢快，蜜蜂出窝，犹如阳光下欢乐的孩子们，追逐跳跃、唱歌跳舞。

由于春色的吸引，我这个书呆子也愿走出户外了。清晨，我喜欢沿大理河

环走一圈，从县城的南关桥上走过，有时小跑，有时散步，再从交警楼大桥漫步走过，成了我每天坚持打卡的活动。温和的风徐徐吹来，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迎面而来，空气异常甘甜。桥的东岸，五十年代前的烂河滩变样了，后来县人民政府专门拨专款，修了河堤。到现在，上游的子洲县也意识到河道环保的重要性，实行污水处理后再排放，加上下游绥德县城严格的环境治理，不知几时起，一群群野鸭在大理河游荡，吸引了晨练人们的围观。更有趣的是，东岸河堤上的街道是仿古建筑步行街，不知几时起，高达二十多米的河堤上架起了长长的鱼竿，鱼线长达三十多米，河面上鱼儿有时伸出了头，不时地吐几个小泡泡。这是自名州古城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景象。有位年近九十多岁的当地老者，他亲眼看到河里钓上来的鱼儿，激动地对大伙儿说：“垃圾清倒了，河岸加宽了，污水治理了，鱼儿成活了，县城也变漂亮了。”

傍晚时分，当我来到河岸边，突然眼前光环闪烁。仿古建筑的三层灯带与河道两侧及两座大桥上的霓虹灯，遥相辉映。整个河畔犹如天上人间，流光四溢，五彩斑斓，夜游的人们尽情地欣赏着眼前这美轮美奂的夜景。彩灯沿河点缀，两旁几十层的高楼，每窗灯光也亮

了起来，水、灯、楼融为一景，相映成趣。一排排灯影欢快地流动着，伴着步行街上一个大音箱的节奏，一群扇子舞团队扭得格外欢快，真是一幅美妙醉人的大理河夜色图。

如果到了夏天，蒸笼似的县城，就数河畔凉快了。在习习凉风的吹拂下，河畔热闹非凡，人们不约而同地围拢在河边的大长椅上纳凉，放松一天工作的劳累，卸下身心的疲惫。小孩子们有吃冰棍的，有吃糖葫芦的，他们欢快地围在大人们的身边。少妇们全拿着手机，走走听听，唱唱想想。放暑假的二愣小伙子，两两三三手执线轴，抬头仰望，将许下高考的愿望连同风筝一起放飞，脸庞荡漾着笑容。能够与夏风一块儿驰骋，该是多么惬意的事。畅游在美好的环境里，一切的快乐与烦恼都成了幸福的人生旅程。大理河畔，真成了县城市民天然的纳凉休息地了。

我行走在大理河畔这块沃土上，感受着老城区绚丽多彩的变化。今天的城区早已由当年荒凉的烂河滩，变成了让人们纷至沓来的休闲娱乐场所。虽然那些游走、娱乐的大部分是老者，可他们把一生的才华和智慧都奉献给了这座县城。如今，他们的儿女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不忘父辈初心，守望着这片热土，沿着父辈们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

雨中漫想

◇白东芹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景致，春季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万紫千红；夏季暑热之余，独独贪恋不经意间吹来的习习凉风；秋季华灯初上，皎洁的月轮在清凉的夜晚引人遐思无限；冬季银装素裹，寒梅簇簇，站在纯白的大地上，那股清凉瞬间沁入心脾。大自然赋予众生无穷无尽的美，然而我却对夏天的雨情有独钟。

因为，雨是甘霖，救活了干枯的庄稼；雨是乳汁，滋润了干渴的土地；雨是生命，激活了裂缝的河床。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空气闷热，高温炙烤着万物。动植物们避暑有方，狗躲在阴凉处，伸出舌头“嘘嘘”地喘

着粗气；鱼儿露出水面，吐着气泡；知了铆足劲，“知了”，“知了”地叫唤着；路旁的梧桐树无精打采地杵在那里，叶子上写满酷暑的足迹；欣欣向荣的向阳花也低下了倔强的头。

一线工作者头顶骄阳，脚踏热土，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经受着高温的“考验”，与烈日搏斗，与汗水为伴。他们何尝不渴望一场雨的到来？

那些时日，天气预报连续一周有雨。头晚，将雨衣、雨伞放至醒目位置。聆听窗外雨的吟唱，让雨的纯洁和清凉洗礼自己的心灵。拿一本书放在胸前，幻想陶渊明手抚无弦琴时的迷醉，隐隐约约就有只属于自己的天籁轻轻地随着经络游走。读着宋代诗人陆游的“夜阑卧

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诗句，我朦朦胧胧看到八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风雨大作，一位六十八岁高龄的诗人，孤独地躺在荒凉的乡村里，夜不能寐，抒发着他渴望战场杀敌的报国之志和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雨声如禅，听雨即在悟道。它使浮躁的心境渐趋平静，静得像一泓无波无澜，宠辱不惊的碧水。

推窗看雨，枇杷树叶子刚经过大雨的洗礼，上面滚着一颗颗水珠，仿佛是一颗颗闪闪发亮的珍珠！树叶绿得让人怜爱，小草在雨中更是青翠欲滴，迸发出勃勃的生机。

我骑着电动车心里默许，“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踏着多情的雨滴，小心翼翼地避开过路的行人，避开飞速的车辆，躲着亮着的红灯。一路前行，抵达岗位。

雨越下越大，夹杂着震耳的雷声，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山川大地，天地间一片苍茫。地上的一个个水泡泡在互相嬉戏玩耍，像一位如泣如诉的姑娘在给人们讲述一个凄美的故事，又像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在耳边不断回绕，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从天边传来，望着绵绵不断的雨，我的思绪总会飘得很远很远。

花草、树木、建筑物，仿佛都沉浸在这雨中的世界里，被雨水洗礼得一尘不染。地上的水流，逐渐变成了一条条小溪，缓缓地流进了田野里、流进了森林里、流进了人们的心窝里。

“叮叮”，这似乎是专为雨而设置的乐器。雨势急促，琴声慷慨激昂，如万马奔腾白马齐鸣，又如两军交锋擂鼓助阵。雨势减缓，音乐也跟着减弱下去，像是激战过后的短暂休息，又像是怀春的少女在花前低语。听那节奏，那旋律，似混乱不堪又似包罗万象。而那些尽兴的瓦片只是专注地演奏着，听雨的人脑海中便漫无边际溢出不尽的情意。雨丝最能扯动昔日的情思，雨声也最易叩响感情的门扉。迟暮的美人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幽怨，多情的诗人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遐想。林黛玉写下“秋窗已觉秋不尽，哪堪秋雨助凄凉”，纳兰性德也有“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的佳句。原来，这雨丝就是情丝，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而瓦屋上的雨声，就是伊人敞开心扉的倾诉吧。是雨声使人变得敏感而脆弱，多情而伤感。

雨还在屋顶轻轻地弹唱。我忽然想

清 涧 河

到，在这座脚步繁忙的城市里，还有多少人能摒弃尘世的杂念，如此投入地听一回雨呢？其实，听雨和月色无声的交谈一样，没有一颗鲜活灵动的心，没有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就无法进入那诗意一般的境界。

小时候，每逢下雨，看似农户清闲之日，其实并非清闲，父母会把室内能干的活找出来一堆，让全家人齐上阵。孩子们呢？喜欢雨天在屋檐下打水仗，“开战”了，我用双手捧起一捧水，雨珠无情地滑落指缝，让自幼多愁善感的我心生悲悯。弟弟一个飞脚把水踢到妹妹身上，而妹妹也一个飞脚把水踢到我身上，我们一下子都变成了“落汤鸡”。此刻，妈妈会唠叨着：“你们几个快回来帮忙剥玉米粒，小心衣服淋透了，小心感冒啊。”我们只能顺从大人的旨意回家。手剥玉米粒是个技巧活，玉米粒是横着排的，就像一根根线一样，剥下来以后又像一颗颗金色的牙齿。一开始

我还不会剥，一直在用手抠。妈妈让我先剥出一条通道，再从里往外推，随着娴熟程度的提高，几筐子玉米我们三下五除二就剥完了，赢得父母的连连称赞：“今天多亏这几个孩子帮忙。”

我对庄稼的认知与感恩，是从母亲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的背影开始懂得的。庄稼让我知道春分和雨水及小雪等二十四节气的循环规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父老乡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气候而作，随岁月流转。四季轮回，我们也在庄稼打成的粮食喂养下，跌跌撞撞地长大了。庄稼让我懂得“春雨贵如油，夏雨遍地流，秋雨愁难眠，冬雪助丰收”的农谚。也让我知道庄稼在太阳照耀的光合作用和月光抚摸下茁壮成长的科普。

人如夏雨，夏雨短暂却辉煌，纵然人生的舞台终究是尘埃落定、笙歌散尽，也莫要轻易放弃那一次的盛装出场。

作家谷溪

◇刘斌武

谷溪是作家，也是我“忘年”之交的老师 and 文学朋友。

出的清涧县城，向北行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郝家塬乡郭家咀村，这儿便是谷溪出生的地方。谷溪书馆矗立在村道的正对面，背靠官道山，怀抱一条无名小河，潺潺溪水，昼夜流淌。环山绕水，风景独好。徜徉于谷溪书馆，与谷溪有关的人和事儿历历在目。

1956年之前，陕北分榆林、延安、绥德专区。当时清涧、延川属绥德专区所辖。1956年，绥德专区实行全区统一招生。当年延川县中学第一次招生，可是，达到录取线的只有115人。于是，绥德专员决定从绥德专区划拨65名学生到延川中学上学，谷溪就是其中一个。年轻的谷溪将自己的户籍留在了延川。

1970年的5月，谷溪领着路遥去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访，他俩骑着一辆没有刹车、没有后衣架、没有前后刮泥板的自行车。在这里，留下了路遥的处女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还留下路遥最喜欢的那张，背依黄土高原万年岩层，面向从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滔滔黄河的照片。路遥生命垂危之时，挂在病床头的正是这一张他一生最喜欢的照片。

谷溪曾对路遥说，自己在文学崎岖山路上跋涉了十年之久，走过不少弯路，希望路遥能不要走这些弯路，他愿意做路遥的铺路石，指导路遥读书写作。

谷溪精心安排路遥参加了延川县革委会农村通讯员培训班。当时，住宿困难，他和路遥合住一盘炕，合用一张办

公桌。人们都认为谷溪该是路遥的“启蒙”老师，谷溪不同意。他说，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成功。

谷溪老师关心我，以前他几次上榆林参加文学活动，都会领着我同车前往。曾为我的诗集《冰美人》写过序《崇高的抉择》。其中“刘斌武和陕北的文学青年，坚信文学亦然神圣，坚守文学阵地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唱：山崖峭，危岩耸 / 天外飞来冰美人 / 亭亭玉立清幽的山间 / 向大千世界敞开 / 她透明的心灵……权力，也许会使人腐败；诗歌，却使人灵魂得以净化。不管世界发生何等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不改初衷，苦苦追求着自己心中的‘缪斯’。”可真鼓励了我的积极性。

那次，在延安木兰书院“谷溪诗歌诵读月”活动中，因为《梦回清涧》一首诗，我翻阅了谷溪诗歌集《天声地籁》全文。诗中歌颂的白雪山，出生于清涧县白李家河，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李子洲、白明善同志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努力配合谢子长、刘志丹组建陕北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榆林军阀井岳秀贴出布告“悬赏一万元银洋割白雪山的人头”。白雪山在土黄梁伏击战中负伤，因流血

过多牺牲，时年 29 岁。敌军扒墓盗尸，把白雪山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清涧城门“示众”。

“心中的明月，破碎 / 在故乡的石板城里 / 这是何等隆重的葬礼呵 / 他怒目圆睁的头颅 / 在城头高悬 // 他注目叶落，注目花开 / 他注目历史，注目未来 / 他注目走进小城走出小城的 / 每一个行人 // 呵，我迟来了一步 / 六十年后的今夜 / 才拖着一身疲惫 / 从梦中归来…… // 男儿谁有回天力呵 / 我只能俯首献上 / 奠酒一杯！”

这首诗，我原本读过，这回聆听专业朗诵，更深刻地感悟到谷溪诗作的情趣之美、悲壮之美。

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收获了满满的人气。“周总理的初心”零距离采访中，谷溪作为第一嘉宾出席。这部电影的导演、主演刘劲同志在《诗歌春晚》朗诵了他的诗作《高原的儿子》：

……我老了 / 也许明天就告别这个世界 / 我不希望。但，决不悲伤 / 请把我埋葬在养育过我的 / 万山丛中吧 // 活着，要作你忠诚的儿子 / 即便死了，也要肥一片 / 您贫瘠的土壤！

夏日蛙声

◇惠军明



童年时代，我生活在乡村，那时物质匮乏，但生态环境却异常好。村北有三条小河流过，水滋润了田地和庄稼，万物蓬勃生长。金灿灿的稻田，碧盈盈的荷塘，绿油油的菜地，密匝匝的果园，植物们尽情舒枝展叶，将田野涂抹成一幅五彩的油画。在植物们的庇护下，田间地头的动物们大量繁衍。菜地里蜂蝶起舞，昆虫爬行；果园里有田鼠乱窜，野兔飞奔；稻田荷塘里鱼儿游弋，青蛙蹦跳，白鹭漫步。行走在田野，空气清新，绿色氤氲，心情格外舒畅。

夏日白天，田野里的主角是各色招摇的植物，但一到傍晚，一切都改变了：天地黯淡，暮色四合，田野朦胧，一场酝酿已久的盛大音乐会开演了。白天的

田野是寂静的，但夜幕降临却成为喧闹的海洋。黑暗给动物们带来了庇佑，带来了安全感，它们在田野尽情快乐地歌唱。有些昆虫低低絮语，欲语还休，好似在倾诉衷肠；有些昆虫如蟋蟀、知了，它们的声音高亢嘹亮，将田野音乐会推向一个小高潮。稻田池塘里不时传来鸟鸣声，或婉转悠扬，或深沉低语，或聒噪刺耳，它们是音乐会的伴奏师。但有些昆虫动物的表演只不过是夜晚音乐会的序曲而已，真正的精彩和高潮还没有到来。

夏季夜晚稻田池塘里奏鸣曲的主演非蛙们莫属。白日里无论是青蛙还是蛤蟆，它们都默不作声，在田野里忙忙碌碌，到处找寻着自己的猎物。青蛙身材

清 涧 河

匀称，体态轻盈，它们蹦跳在草丛里，蹲伏在莲叶间，游弋在稻田里；蛤蟆身材臃肿，外形笨拙丑陋，它们常常隐藏形迹，守株待兔，等待蚊虫自动上门。

白日里它们忙于觅食，忙于躲避蛇类天敌，不曾展露歌喉，但一到晚上，可就两样了。

也许是夜晚其它昆虫动物们的歌唱感染了蛙们，它们中的几只仰头对天“呱呱”叫了几声。也许它们在召唤同类，也许它们在吸引异性，也许它们在震慑天敌，也许它们在歌唱生活，也许它们在感慨一生。它们高高低低的倾诉极具感召力，只见草丛水塘里的同类挪动着身子，也开始仰头对着天空鸣叫起来。蛙们没有牙齿，嘴巴硕大，腮部发达，发出的声音短促而有力。一两声蛙鸣没什么音响效果，但数千只数万只数十万只蛙鸣合奏齐鸣，那就让人深感震撼了。无数的蛙倾尽全力，鼓鳃鸣叫，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声播数里。蛙们的歌唱一旦开始，就不曾停歇，持续性极强。田野里其它声音渐渐被压低了，渐渐模糊不清，渐渐退却了，蛙声成为主

旋律。夏夜里的蛙几乎是彻夜歌唱，声音缭绕不绝，我们乡野农人们每晚都是伴着蛙声生活，伴着蛙声入睡，蛙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劳动晚归，我们行走在傍晚的小路上，会看见四处蹦跳的蛙的身影。我们的到来让它们的歌唱戛然而止，我们的草率打扰了它们惬意的生活，但蛙们并不曾怪罪我们，它们快速调整身姿，变换场地，又开始自己的演唱。蛙们与农人们和谐共生，它们的歌声为农人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从古到今，无论文人雅士还是乡野村民，都在欣喜地聆听着那昂扬动人的旋律，歌咏着那抒情优美的意境，赞叹着那溢满心间的幸福感觉。蛙鸣声声，对于我而言，那便是真实的生活，那便是童年的歌谣，那便是故乡的代名词。然而时光如水，时过境迁，如今乡村虽在，但田园已逝，那声声蛙鸣只能存于记忆，存于梦境了！

墙 画

◇郝晓花

年前，我回了趟老家，偶然发现我家窑洞后窑掌正中间张贴了一张醒目大“油画”。

我断定此为妈妈的“杰作”。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布置我们的家一直保持三大特色：首先，主题永远是吉祥如意，喜气洋洋，充满阳光，充满生命；其次，力求家里物品位置固定有序，齐齐整整；还有，色彩永远是喜庆亮丽，温馨有魅力。一问，果不其然。

如今，我们大都住进单元房，电视墙画、十字绣、布画和刺绣画等等，现代新品演映在我们生活的墙壁上，而“墙画”不知何时开始，退出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舞台。

我接触最早的一张墙画应该是沉淀在自己记忆中那张纸质的，破旧不堪的“胖娃娃画”。犹如历史的丰碑，镶嵌在我的生命中。

大约七八岁时，一天下午放学，妈

妈让我和弟弟到曾经住过的旧窑洞里去背柴。我和弟弟拿着绳榔来到自家破旧的窑洞院子里，站在院儿里，我一时怔住了。那时还小，不懂为什么，只感觉怪怪的，把那一瞬间的所有感觉，那一瞬间的所有情景全都深深刻印在自己脑海之中。让人回味无穷，一生咀嚼不尽。

现在想来，我的人生中竟有如此美妙的瞬间！太震撼了！

那是傍晚时分，韵味十足的金辉夕阳洒满了高长荒草、残垣断壁的院里！一切那么安静，似乎多年静止不动！一排整齐的、没有门窗的五孔破旧窑洞，似乎在静谧中倾诉着什么……第二孔窑洞前墙壁上贴着仅有的一张残缺的、蓝背景的纸质胖娃娃年画。那个脑门心儿扎着短辫、穿着红肚兜的小可爱男孩，骑在大红公鸡背上，抱着一条大金鱼！笑得那么纯洁！那么干净！那么天真！那么烂漫！尽管腿部已被扯掉部分，部

分仍然吊在墙上。

顿时，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似乎一种生命在狂喊怒吼，让人激动不已，似乎那个小可爱男孩的笑声在我的世界里撼动，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生命如此妙不可言！

妈妈说，那是她和爸爸结婚时贴上去的。大伯说，那个胖娃娃就是我。

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大扫除，妈妈总是把我家的两孔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把墙上的画小心翼翼地摘下来，用笤帚扫得干干净净，再用潮湿的布块擦一次，使旧画焕然一新。然后再把它们整齐、讲究地贴在不常住的那孔窑洞的墙壁上。新买的画是一定要贴在我家常住的窑洞里的。

由于画是新的、干净的，因此家里的窑洞顿时比以往亮堂起来了。我们住着很舒服。也因此缘故吧，我们兄弟姐妹们都很留恋这个家，一直挂念着这个家！

妈妈买的墙画，色彩、内容和风格基本是不变的。

色彩以中国红为主，主题要鲜艳、亮丽和喜庆；内容为强国、家和、幸福婚姻、热爱生命等内含中国传统文化。

比如，在张灯结彩的背景中，一对才郎靓女身着红妆，双双微笑着向大家行礼。画底标题：喜结良缘。或一胖娃娃骑在鱼或大公鸡背上，怀中抱着元宝，周围吃的和用的琳琅满目。画底标题：喜庆丰收。或两张画，一个完整故事，每张八宫格，一个宫格一个小情节，底下用一两句话简略阐述。而且正上方有醒目标题：如济公、穆桂英挂帅、劈山救母等。

我记得，有几年，“明星画”风靡一时。妈妈本是喜欢赶时尚的人，但却从没见一张“明星画”上过我家的墙。

后来，我外出求学，学业忙，家中琐事逐渐淡出我的生活。但墙上的纸质画变“油画”，我注意到了。再后来，我家窑洞翻修了，满是黄土味，黄土色的墙，变成贼亮贼亮的雪白粉刷墙！再也不用贴画了。

妈妈说，她“忍”了几年，实在忍不住了，美其名曰，墙旧了，革新革新，还是在后窑掌贴上如此墙画。这样她才感觉踏实，舒服，快乐！

墙画，让我感动，让我难忘。墙画，滋润着我的生命，装饰着人们的生活，演映着祖国的历史……

母亲的远去

◇韩尚东

母亲走了，走得很突然，突然得让我缓不过神来！本来，我是带她老人家出去看病的，可这个无情的结果突然降临……母亲走了，万千遗憾袭上我的心头。

母亲今年八十五岁高龄了，她的身体一向结实硬朗，这还是她第一次住院治疗，谁知却成了最后一次。2023年6月初，我因事在西安，接到家中妹妹打来的电话：“妈最近身体不舒服，吃不下饭，还经常肚子胀痛恶心。”我们在电话里商量，先让母亲吃点肠胃药调理调理，我妻则提议去医院看看；妹妹说，去医院她什么也不懂，过阵子再说吧。

过了几天，母亲身体好一些了，她还叮嘱我，让我该忙什么就忙去，别担心家里。大约十日，母亲的病情有所反复。十二日，我联系了医生，第二天我

们就去了医院。一进医生办公室门，母亲就直嚷嚷“给我开点药，家里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病人需要照顾！”大夫询问病情后，给母亲拍片子，初步诊断为“肠梗阻”。我们根据情况商定：由于老人年事已高，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一边消炎调理，一边药物灌肠。至此，母亲开始住院治疗。第二天，医院方又推荐了一个优化的灌肠方案——“胃肠功能恢复汤”的中药灌法，听说这个方案好，我欣然同意。我立刻把方案拍了照片，跑到中医院去买药，一路上我心急如焚，加快速度取了药送到煎药室，又赶快跑回母亲住的医院。母亲躺在床上，只说手上汗水多，胶带不粘了，我说“没事就好”。下午，我又去中医院取了药拿回来，便使用上了中药灌肠，

但几天过去了，也没有明显效果。

在这期间，母亲一直是输完液体就回家，一边为了能照顾家中年事已高的父亲，另外家里的休息条件能好一些。那天早上，母亲很兴奋，说她早上自然大便秘了，精神状态挺不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一致认为去了医院再详细检查一下，要是真正好了就可以出院了。到医院，医生开了个肠镜检查单，说“做完看效果”。谁知，那个肠镜要喝六碗泻药，这一喝，母亲一回厕所也没有上，后面全吐了。那天起，母亲的病情愈重了。两天后，为了确诊病症又做了增强CT，却看出肠道内有东西。没几天，医院要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诊断结果为：肠梗阻、肠道肿瘤。

弟弟也回来了，按这病情得去市区的医院。回到家时，因为母亲举步维艰，没办法上楼，可父亲执意要看看母亲，因此，我们只好让父亲下楼。父亲和母亲隔着车子，见了一面。到市区后，我本以为母亲做完手术很快就能回家了，没想到，这次竟然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面。

到了医院，母亲通过急诊科住进了医院，随即安排了住院事宜。主治大夫认真看了之前医院的加强CT结果，又

针对性地做了个CT，对我们兄弟二人说，“诊断结果很明显，是肠道肿瘤，必须切除。今天是端午假期，病人不是很多，下午可以安排手术。若不做手术等于放弃治疗，做手术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呼吸急促十分痛苦的样子，只好同意手术。

母亲的手术很顺利，用了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就出了手术室。医生说，“你们自己搞不定，得进重症监护室。”我们也同意了。母亲住进重症监护室后，我们便在楼道里的椅子上坐下来，静等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走。

这天晚上，我妻子和儿子从西安往回赶。妻儿在凌晨四点到站，我便让弟弟去接站，接到后去他家休息一会儿。中午时，医院安排一次探视，只允许一个人进去，我便让儿子去了，视频上，我看见母亲呼吸微弱。看到母亲躺在那里，我心疼不已。

第二天一早，重症监护室的负责人对我说：“老太太状态很平稳，ICU费用太高，过两天就转入普通病房去。”听到这样的话，我很高兴，不住地感谢着医生。我让弟弟回家休息，顺便把母亲的衣服洗了。中午，母亲的肝脏出现问题，医生给做心脏复苏。医生叮嘱

我：“不要远离病房。”我哪敢离开半步，只心情紧张而表面平静地等着消息。那期间，我一面很着急，一面又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下午两点多，院方说母亲的治疗效果不是太好。我把弟弟也叫过来了。没一会儿，院方通知我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又过了一會兒，医生宣布母亲不行了，要我们安排回家事宜。我们在慌乱中叫车、装车，启程回家。一路上，我在救护车上陪着母亲，若遇三岔路口，我都会叫几声“妈！回家吧！”一面还要担心我弟一个人开车跟在后面，时不时地还要问问到哪了？相隔多远？榆林到清涧的路经常走，不知走了多少次了，但唯独这次不知道这几个小时是怎样度过的。直到把母亲安葬完毕，去医院结账，见诊断证明书上写着母亲走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四分。

母亲和她同时代人的命运大体是一样的，都是受苦过来的；不同的是，我家因父亲在供销社上班——家里属于非农业户。在当时，非农业户就是重活无人干、劳动工分又少的家户，生产队里会觉得我们出力不够，是村里的拖累。见此状况，母亲就发扬担当精神：所有脏活累活从不落后，还承担了全村的缝

纫工作，为全村人做衣服。那时，除了上山劳动外，特别是在秋冬，像高粱秆、玉米秆的回收工作都是夜战完成。那些年，我们兄妹都还小，母亲要出山劳动，天黑下来还不得回来，我们兄妹不敢在黑乎乎的窑洞里住，常常要在外面的硷畔上等着母亲回来；时间过得好漫长啊，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领着我们回家休息。

母亲识字不多，还不到二十岁就经人介绍加撮合，和丧偶的我父亲结了婚。想想，二十岁的母亲她也还是个孩子呢，就进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开始了她的艰难人生。不过，她思想先进，婚后就根据我父亲有手艺有专长的情况，鼓励我父亲出去找工作，当时川口供销社百废待兴，正需要人手，父亲就去应聘了。父亲参加工作后，由于他以前开过染坊、织过袜子等创业经历，工作很出色。后来通过研究讨论，在相距几公里的高杰村开办分销店，我父亲就成了高杰村分销店的首任创办者，高杰村村子大，人口较为密集，开业后经营状况很好。不久，父亲就转为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了。

母亲对我要求很严格。我上学的时候，必须得去参加生产劳动。那时，我

在农业社的工分被评为三分半，当时一个大工作日也只能值几角钱，我的工分价值太低了，而且还要随全村人早出晚归地劳动，太不划算。母亲却让我必须去，她说，这不是工分的问题，而是个人表现的问题。母亲认为，我们家不是贫下中农，若劳动再不好，会影响政治表现和政治前途。也正是由于成分问题，我上学时入团都有困难，明明知道批准不了，还要坚持写申请，若不写就是不要求进步。等我参加工作后，母亲就催促我申请入党，我任教第一年就在南沟学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

从我教书的第一年起，家里再不用给生产队里交纳粮钱了，因为我挣的工分是硬分，没有任何折合，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了责任制，包产到户，母亲的劳动量就大大增加了，不仅农活事无巨细，各种农具都得有，还要喂养牲畜。因耕地需要，又因农活较少，只能是和别人合养，但无论农忙农闲，轮过来就得按时喂养。

后来，我提出搬家进城的问题，二老虽不说不同意，但总是一推再推。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离开土地，在他们看

来，劳作一年还能有一点收成，不舍得丢。可我终于下定决心，强行把他们带到城里住。后来，每年秋天父母还是要回家收拾枣子的，直到后来枣子没有太大收益、卖枣钱还不够路费时，他们才罢休。

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总是说我们不会过日子，铺张浪费，“不随手关灯，买菜不会和别人讲价钱”等等。在老人眼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出行走动都要向他们汇报，短短的一段路程还要报个平安才放心。有几次，我因路上还有别的事，忘了打电话报平安，过了一会儿，母亲就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母亲的育儿经历也很不平凡。我们姐弟六人，我姐是先母所生，可母亲从来没有把她当外人看待，从小呵护，先后在村小、乡高小、白家川中学就读。姐姐出嫁后，母亲更是对她多了牵挂。每每逢年过节，做了点好吃的，母亲都要我们给姐姐送去，等我们送罢回来，我们才能享口福。在陕北，修建窑洞是家里的大事，姐姐家修窑时母亲早早地前去帮忙。那年，母亲去了姐姐家筹备张罗，几十口人的饭菜由母亲一个人承揽，姐姐家不仅缺粮少菜，需要起早贪

黑调剂伙食精心安排，而且是引火的柴火都没有，常常是饭后工人干活了，母亲还要出去在硷畔里拾柴火，晾干以备使用。后来，我姐病了，结核病。那时候，大家把结核病称为“瘦病”，病人患病后消瘦异常。那几年，父母让姐姐先后多次到解家沟老区医院治疗，病情依旧是时而缓和时而严重。80年代的一个春天，姐姐的病又犯了，这种病就害怕春天犯，结果，我姐的生命永远停止在了那个春天。我的二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没有看出来，到发现时就严重了，那时医疗条件不好，在医院做治疗时去世了。我的四妹，改革开放中和我妹夫一起下海，奔赴延安做生意，发展还行，有房有车，生活不错。2018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她在微信群里说话声音嘶哑，问她怎么回事，只说嗓子不舒服，医院也看过了，可能肺部有点问题，说不定要手术。随即来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化验，我看到其化验指标有几项很是异常，把单子带回家让儿子网上查询，得知确实有问题。第二天去医院，大夫直言不讳，于是开始了治病疗程，由于我妹夫和大夫沟通不畅，需要我一直陪护，直到把他锻炼得差不多了，我才罢手。靶向药使用耐药了，再

换下一种，抗癌路上坚持了一年半，最终还是撒手人寰。母亲在这期间，经常寻医问药，直到最后，在要不要告诉二老的问题上大家都很纠结，我做了主，还是让老人知道吧。二老到延安只让他们看了一眼。父母回家后经常长吁短叹，我四妹过周年时，二老坚持要到公墓去看看，我们正在寻找说法做思想工作时，母亲却说：“看一下吧。看一下，将来我们到了那边也能找到地方，方便相遇。”我们觉得母亲说的很有道理，就让他们去了。

现在，老父亲已94岁高龄，特别是在这段日子里，老人家有时候会意识模糊。他会突然问我：“你妈到底什么情况？说是肚子疼，治疗得怎样了？”我回答说：“老克了。”他还说：“那为什么不给我说。”如此这般，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好。

现在，我们兄妹三人全力以赴在照料他老人家了。人常说“有妈就有爱，有妈就有家。”是的，有爸在，这个家同样也还有一份共同的事业。也正是这一共同的使命，维持着我们兄妹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保证老人有吃有喝，还要做好陪伴，让他老人家安度晚年。我们三个人，实际上涉及三个家庭的所有

成员，都在敬老爱老的事业上一起努力实践着，还要把这一家风发扬光大，传承到永远。

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家一直有个习惯，即给母亲和四妹的生日过得相对隆重一些。四妹的生日是正月初五，母亲的生日是正月初十，这两个时间点人们相对清闲，又往往大部分人都在一起，美食加蛋糕，特别是小孩子们都觉得有意思。这两个日子，是我们一大家人在年后的又一隆重节日。可自从四妹离世后，母亲的生日也不再这么过了，特别是蛋糕等物品和热闹过程都成了父母所忌讳的事情了。2023年正月初十，侄子买蛋糕时带回了生日皇冠帽，母亲坚决不戴。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同意出去照个合影，工作人员要给照片写“全家福”三个字，又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三妹一家因事去了外地，我四妹的两个孩子也

没有在场，所以没有写主题，只标注了拍摄时间。

特别是这些年，我时不时地表现出情绪低落萎靡不振，母亲便反复安慰我：“没事，自己想开点，相信组织相信党！”是的，正是母亲的这些话，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也深信总有一天公平正义的曙光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母亲的一生，是能干的一生。她老人家念书很少，识字不多，可在几十年的生活实践中学会了不少，特别是签名一类的事，常常令银行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觉得老年人能自己签字真的是了不起。

母亲，您老人家一辈子就是操心的命，唯独不关心自己，今天可好，那边没有病痛，您放心去吧！母亲！愿您老人家从此无牵无挂，一路走好！

枣林中的读书声

◇张 丹

从枣林坪中学毕业已有二十一年了，前几年回去，学校不在了，现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旅游打卡地——上河源。教室、操场、菜园等已寻不到任何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休闲旅游观光的民俗风情，唯一留下的曾经住过的窑洞宿舍，也已成为游客体验陕北民宿的特色之地。此情此景，忆“枣中”读书时光的点点滴滴，如怀念一位已故久远的亲友，不由地涌上心头。

二十多年前，枣林坪中学是一块四方四正的平地，紧靠枣林与黄河。有两排窑洞，主要供师生住宿，有六间大平房当教室用，每个年级两个班。那时的“枣中”生活条件相对比较简陋，饮食起居无法与现在的学生相比，除了家在镇上的学生，其余大多数是住校生，一

孔窑洞两个炕要挤满约二十个学生。尤其冬季，盖上被子后，能把人挤得抬起，夜里起来上厕所回来，准没位置了，惆怅之余，左一下、右一下挤钻，总能挤出一条路子来，从那时起就明白啥叫“夹缝生存”。

地处黄河岸边的“枣中”，冬天北风呼啸，干冻干冻的。宿舍和教室靠生火炉取暖，为安全起见，睡前宿舍的火炉子必须熄灭，刚躺下时那股钻心的冷是不言而喻的，手和脚常被冻得发青发紫。那时伙食也比较单一，但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吃不饱的或比较节约的同学再吃点从家里带来的烤馍片或饼子垫肚子。每周末，同学们都会骑自行车或徒步几十里山路回家寻点干粮。正是这样的求学条件，磨炼了“枣中”学子

清 涧 河

直面困难、刻苦学习的坚强意志。

校园内有一大片菜园，零星有数棵枣树，是老师们和灶房取食材的主要来源。菜园子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一畦畦紧挨着，主要种些白菜、油菜、豆角、西红柿等。一到夏天，整个菜园子绿油油一片，给校园增添了不少生机。寒来暑往，菜垄边常有学生坐着静静地看书，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枣中”上临公路，其他三面被枣林环绕。初夏，每当初升的太阳将万道光辉柔和地洒向枣林，映衬着青绿泛着油光的一树一树的枣叶。当微风拂过，林间成片的枣叶沙沙作响，如规整、浑厚的交响乐，那种开阔、壮美的景象，让人瞬间忘记一切忧愁，顿觉生活明朗可爱。这时候，和着清晨优美的校歌，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来到枣林，林间总会有不少学生在大声地朗读者，他们来来回回在林间慢慢穿梭，时而抬头诵读，时而低头沉思，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才快步离开枣林。

“枣中”与枣林相依，枣林又靠着黄河。沿着枣林的小路，一会儿就到了黄河岸边。黄河、沙滩，最美不过夕阳西下，这时总会有很多“枣中”学生沿着黄河，漫步于松软的沙滩上诵读美文。金黄色的霞光铺满黄河、沙滩，河水波光粼粼，沙子金光闪闪，偶有船只停靠在岸边，给整个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清雅。空气中氤氲着清朗、甜美的读书声，迎面吹来的风儿都带着温润、幸福的味道，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想低吟一首绮丽的小诗抑或清唱一支悠扬婉转的曲子。

如今，校园已远去，还好窑洞、枣林、沙滩、黄河还相互依偎，端坐在那里，慈祥地以另外一种方式为这片土地散发着光辉，滋养着一代代人。多少次在梦里，我又依稀听见黄河之滨的书声琅琅。桃李芬芳，我们可爱的校园就坐落在那里啊……

栏目责编 袁亚飞

北国风光（外一首）

◇李 杰

那年，清涧
高家孤塬上
一场雪，天降灵感
——《沁园春·雪》
在视察地形中触动
骤然诞生
覆盖了宋词的高地
带给世界
别样的震撼

一首诗词
点评上下千年
不同朝代的语法
将一个小小的高家孤
修饰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坐标

从那时起
高杰村的那个高塬上
一个叫《北国风光》的地名
开始蔓延生长
直至席卷神州大地

雪，年年依然飘落
只有那首诗词
站成了高原最美的雪景
渗入后世人的脑海
被反反复复吟诵

《人生之路》影视城

几十亩小天地
把人生之路浓缩
一堵高墙
分隔了时代
熙熙攘攘的人
访《人生之路》诞生之地
临摹自己的人生
路不再遥远，在脚下
人间烟火气满满
世界依旧平凡
过往皆为记忆
演播成经典
人生之路在《人生之路》里回味
《人生之路》在人生之路里延续

苏醒的太极湾

◇张文彦

在万年黄河之岸
在千年枣林之侧
在商城遗址之畔
我是先祖推演太极
失落的那张神图
如冠盖 如穹庐
如古老民族的图腾

枕一条大河
听千年涛声
依稀听到
一个人构筑长城的鏖音
一个人马踏匈奴的蹄声
依稀看到
一个人放马中原时
休憩的磐石

一个人巡视雪原后
挥毫的巨擘

如今，他们都已远去
我却酣睡如初

醒来吧
在这来自远古
来自地心深处的涛声
变得悦耳澄清的时刻
我不能再
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不能再
养在深闺人未识
且容我
舒展一下慵懒的腰肢

修饰一下缱绻的眼神

整理一下纷披的发梢

且容我

到沧浪之水中濯足

到北国骄阳下沐浴

在蓝天明镜下梳妆

然后，我将整装出列

迎接每一位华夏儿女

迟到百年的检阅

我的歌舞伴你摄奇揽胜

我有婉转的歌喉

唱出山丹丹花开的天籁

我有雄浑的歌喉

唱出大河向东流的壮阔

我有曼妙的身姿

舞出 320 度的曲线

我有映带秦晋的胸襟

舞出河山一统的气魄

从今后，无论你走向哪里

请把我的歌声和舞步

镌刻在心底

镌刻成一方

——中国印



去往清涧的路上（外一首）

◇周文婷

去往清涧的路上
把黄土当作了枕头
梦见自己躺在大海之中

身边人来人往挤着
太阳底下每天热闹地生产各种情绪

确信人生的最高成就不过是一个小土坡
子子孙孙的目的都是繁衍时间

留下风写着或长或短的信
给即将到达一个叫清涧的地方

此刻每个人的目光掉落在寸草之间
没有雄心，没有袈裟
平凡穿在身上，世界是忍着不喊疼的路遥

在路遥书苑的一个中午

那些被文字浸润过的草木
内心翻涌着热浪
我从兄弟县城而来
转身也要回到兄弟县城
阳光越老，书苑里的一切就越年轻
整个天空的脸像一头老黄牛
从每一页纸张的眼睛里醒来

寻找一块尺寸刚好的沉默
放进去青石板，也放进去耐心
我在路遥书苑的一个中午
等着光线伸展运动成了
一支笔或一支烟
那些品质过硬的孤寂
让早晨从中午开始
每一个汉字都让路遥再次诞生

在清涧，做一回诗人（组诗）

◇殷朋超

漫步在清涧

从长安出发，趁着夜色潜入清涧
像一位诗人一样，走走停停
没有李白的才情与浪漫
很难读懂清涧的历史与过往
漫步在黄河秦晋峡谷西岸
寻找新石器时期先民生活的遗迹
“清涧十景”让无数文人雅士吟唱
这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
每走一步都小心前行
生怕踩疼一块地砖
那些深埋地下的历史
是岁月长河里流淌的血液
“全秦要户”的地理位置
注定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乡村，古人征战的痕迹比比皆是
这块红色沃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与时代
的进步
此刻，我想暂停一草一木的声响
尽可能屏住呼吸
想听到母亲河的呼吸和脉搏
想听到战士们的呐喊与讨伐声
在《诗经》深处，品尝一颗红枣的美味
在袁家沟驻足，抒怀吟诵《沁园春·雪》
在太极湾冥思，解读太极图的阴阳奥秘
清涧，一块令人神往的热土

清涧的憧憬

以诗者的身份进入
研究一条河流的身世

清 涧 河

研究那些已发掘和未被发掘的遗址

研究有关红色革命的故事

我想读懂清涧的柔软

重走一遍革命旧址

重温历史，缅怀英烈

在母亲河边，小酌

趁着酒劲，捡起一枚石子

甩出一条优美的抛物线来

那些激起的水花是梦想、是力量

黄河，一条文化底蕴深厚的河流

站在太极湾之畔，聆听风捎来的往事

要读懂太极湾，需要翻阅大量史书

解读阴阳之奥秘，解读世界之本原

在清涧，我想做一回诗人

清涧，一块充满希望的热土

在岁月的长河里，打磨一块石器

历史的进步，从未掩埋清涧的风采

“清涧起义”是动力，是星星之火

《东征宣言》拉开全民抗战的序幕

这块演绎历史的福天宝地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辛庄遗址，聆听先民的呐喊

在无定河畔，领略山河的风光

在解家沟重温历史，重走革命之路

英烈们浴血奋战的场景历历在目

清涧见证了战争与发展，腾飞与奋进

清涧，不单单是一个地方，更是一段历史

这块神奇的热土，传承着文明与进步

团结同心，进取共赢的法宝

永葆初心，阔步迈入新时代

抢抓机遇，奋力书写清涧发展新篇章

我们高歌欢呼，我们豪情满怀

清涧，一块充满希望的热土

夏日的高原（外四首）

◇高正刚

太阳从初升的时候
就展示着其不俗的威力
南瓜苗早早就低眉投降
芦荻花也提不起一点精神
白杨树还有点大丈夫风范
烈日烘烤
不时有枯叶掉落
热浪翻滚
阴凉地成了最抢手的地方
老大爷老太太就连大公鸡也早早地
来此占据一席之地
凉风显得格外珍贵
偶尔吹来一阵风
引来连连叫好
太阳没有一点休息的意思
蝉鸣声里也带着热气

翻开书
摇着扇
还是找不到一丝凉意

陕北的春天

陕北的春天
是从一场沙尘开始
横扫过陕北大地
漫天的尘土飞扬
遗传了陕北男人
身上耿直的秉性
以及暴躁的脾气
也如黄土塬峁
荒凉却不失伟岸
也像黄河之水

清 涧 河

浑浊却泥沙分层
陕北的春天
暗藏着陕北女子
满满的如水柔情
兰花花般的温情含羞
充满着一股暖意

夹着黄尘味的民歌
有着大胆直白的酸味
有着苦难岁月的哀叹
有着敢爱敢恨的情愫
有着煎熬生活的感慨
陕北的春天啊
在无奈中期待
期待着一场雨
唤醒迟到的春天

匠人

衣着素然
满面沧桑
笑容里略带愁思
额头上爬满褶皱
三个孩子成家
满满的成就
如弓的脊梁

撑起家的天空

小儿结婚的欠账饥荒
还未还完
腰板不敢歇息
谋划多开凿几方石头
老伴打工去了
地也种得不少
话语中的无奈
言语间的希望
语气里的坚强
是忧愁
也是痛伤
更是希望
是生活的希望
用锤子和凿子
年复一年
敲打着生活的节奏

山杏

一位高原春天的信使
一个本地古老的品种
在一场风雨过后
自生自长的山杏
开出陕北的第一枝花



结出陕北的第一颗果

在困难的日子里

带给人们几多期待

从酸涩到甘甜

甜蜜着童年的记忆

不知从何时起

红梅杏占据了主角

生活里少了山杏的故事

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开花结果 无人搭理

山有杏兮杏有果

偶尔采摘一尝

却尝不到从前的味道……

江南的雨

是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下的

是飘飘洒洒的

没有北方的迅猛与威严

是心平气和的

有一种谦谦君子的样子

更像一位南国淑女

在丁香花开的时节

撑着那把戴望舒诗里的油纸伞

走在那悠长悠长的古巷

哒哒的马蹄声

走过那烟雨朦胧的江南

路遥之遥

◇姬小玲

路以绵延之势向远方延伸
四下静谧
只有风俯下身子像牛一样耕耘
试图以一己之力
抚平这座大山深处的每一条褶皱

庭院幽深
偶尔有荒草在角落私语
墨香浓郁
不时从门缝抑或墙角溢出来
随《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你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染再染，一晕再晕的墨香

划过《月夜静悄悄》，飘向《风雪腊梅》
最后落在这片红色的《不冻的土地》

我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足迹遍布《人生之路》影视城、路遥书苑、
路遥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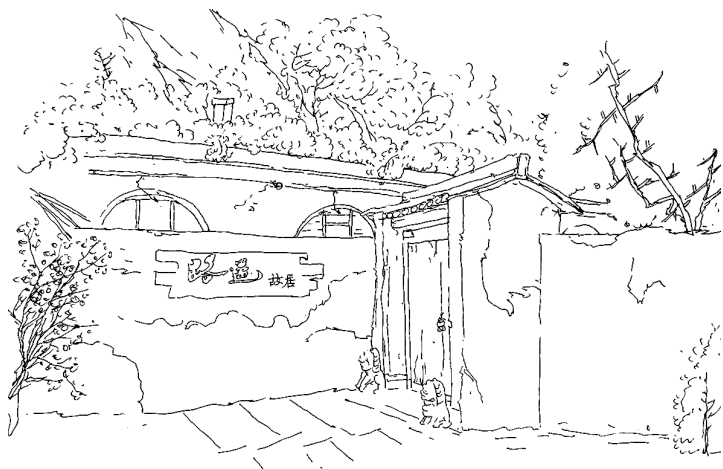
匠心所到之惊心，解构与重组之巍峨
被我们一一饮尽，无比润泽

悄悄踱到一部部鸿篇巨著的书页里
独自细腻，然后暗自卑微
向上是雾霭缠绕山巅之空濛
向下是土地一样奉献之缄默

怀念路遥

——写在路遥逝世 31 周年

◇黄宇辉



三十一年前
凄冷的初冬
草木枯萎
一个人，蜷缩着身子
病痛使他呜咽
阴霾弥漫在天空

从黄土地走出的后生
倾情倾心脚下的土地

生活的小镇村落
以及众生的喜怒哀乐
把一串串史诗般的文字
留给他挚爱的人间
和他钟情的土地
他的灵魂
踩着文字搭成的天梯
走向幽幽天堂

清 涧 河

荒漠的沟壑土地
淳朴的乡俗民风
在他汨汨流淌的文字中
充满生机 吐着芬芳

他的名字
连同书中描绘的风土人情
像陕北的信天游
蔓延在大江南北
人们的目光被锁住
开始重新关注这片土地
以及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花开又花落
飞逝的光阴
日升又月落
岁月的轮回
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依然闪着耀眼的光芒
依然活在臧老的诗里
奉献的土地
劳作的耕牛
你的名字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你的精神滋养着平凡的世界

秋风辞（外二首）

◇任 静

所幸我面对的
是一页纸片
而非三尺白绫

成群结队的鸟儿
穿破我所向往的意象
白天里清澈的光明
蓝天辽阔的纯净

一间开窗的房子
正对广袤乡野
星河之夜，唯有流星
踏着梦想和疲惫的脚步
从虚幻中坠落
成为我人世的替身

有雨霏霏

随手装订青苔瓦檐
潮湿的大书
可用一句话概括半生
对于藏在书里的隐喻
陌生的猜疑与疏离
瓦片，青苔，疏雨选择
绕过去
就像绕过一条湍急的河流

作为耽于理想的秋风
最伟大的灵感
莫过于突破田野，瓦檐
和阳光的束缚
将古老的日子赋予
神性与诗意

我一次次

清 涧 河

试图把自己举起来
像举起摇摆不定的树梢
举起一面水郭山村的酒旗
亦试图与人群，房子，石头
以及天空
在无声地行走中
彻夜长谈

属于我的版图
过于逼仄
排列在命运队列中的词语
免不了臂肘相互磕碰
悲悯或喜欢的色彩
语焉不详

我只想活成一座桥，抑或
一道虹霓
架在万顷秋田之上
只要虔诚地将腰弯下去
一截玉米秸秆的
甜与碧绿，足以
抚慰人间疾苦

十里草坡

牧羊女吆着崎岖小径

就像她艰难地吆着
那五只不太顺溜的山羊
它们抵着倔强的犄角
坠着前蹄，不肯远行
仿佛只要沿着湿咸的黄土
一路啃啮下去
就能嚼出甘草清甜的根

牧羊女使劲儿扯着缰绳
乌蓬蓬的乱发
与童真保持了一段距离
疲惫的背影
在风中摇曳成两朵苦菊

犹记父亲昨夜的叮嘱
沿着春风走
嗅到草芽萌发的醉人清香
就能遥望见十里草坡
那里的水草
丰美得赛过大草原

牧羊女一边掐指计算
远离村庄的行程
一边偷偷擦掉饥渴的泪痕
想象谁能像母亲那般
将她们稚嫩的哭声

揽进怀里

唯有草坡，传说中

向阳而生的十里草坡

六月，常常想起一株草

六月，常常想起一株草

“刘寄奴”——

像是情郎的名字

未嗲出声

口型早已浸润了蜜

每喊一次

心底便会沁上来

一丝凉意，是六月的雪

守望在故里

那排冬暖夏凉的故居

乡下的夏日

被刘寄奴的白花耀亮

将祖母手腕上的银镯子

拨弄得叮当作响

她顶着满头银发

穿梭于午后

一条裹紧老寒腿的棉裤

在刺眼的阳光里

体验到

巨大无边的恻隐之心

谁为秋立传（外三首）

◇张 弛

所有泛黄的日子都属于秋天
你的容颜，你的语言
你的茫然，你的迎合
你的表现，让秋天汗颜

你是一部老旧了的机器
惯性思维让你囿于困惑
一个人，一朵花，哪怕是
一片落叶，你都赋予它们美好的想象
事实不止一次证明
你，错了

可你依然我行我素
善良跟随你多年，你们
相互慰藉，互为拐杖
你们长着一样的面庞
将最柔和的目光

留在这个世界上

又到秋天
又来到秋天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你们也只是也必然是路过
它有太多的丰功伟绩
也有太多的动人事迹
还有更多的芳草萋萋

谁为秋立传？

秋天的证词

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子
脸若冰霜，款款而来

她的心里有家长里短
也有破釜沉舟
她是随时会爆炸的气球
两只眼睛喷着火焰
像提着两把利剑
她在寻找敌人

秋风可以证明一切
起先，它以情感人
天冷加衣，照顾好自己
它的每一句话，都让她
热泪盈眶
人间已无真言
她宁愿相信这些毫无意义的谎言
于是，她掏心掏肺
将久藏于心的陈芝麻烂谷子倒出来
供秋风挑选

它很认真。她心怀感激
好多年了，已没有谁对她如此关心
她甚至有委身于它的想法
当然这与情色无关

它站了起来。一脸肃穆
她的汗毛也立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又犯了一个错误
她总是不长记性
她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所有的事都按规律发展
她看着秋天的脸由晴转阴
她轻轻去拉秋风的手
它抬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她看到庄稼都伸长了脖颈
仿佛在说，宰了我吧
她看到嘴巴都张得老大
仿佛在说，快捅我吧
它们都在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她顿时释然

总有一些战疫是无声的
总有一些敌人是看不见的
一些东西很远，也很近
一些东西很近，也很远
收获的季节，总有一些事物坐享其成

战争还在进行
落叶赴汤蹈火
大地不知疲倦接纳一切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
该收敛时却在放纵
秋天正试图将所有的疑云
尽收网底

武器是现成的
一场秋雨将人间淋湿

清 涧 河

一场秋风将人间吹干
还将有秋霜，将人间覆盖
等待来年的春风掀开

一切都需要追本溯源
一切都需要一个过程
行走秋天，脚步不再匆忙
咬紧的牙关，又慢慢松开
把一切都交给秋风吧
它正在到处收集证词

来到秋天

来到秋天
我不慌不忙
曾经急躁的心
终于安稳下来

一片片金黄，让人安详
一片片落叶，顺其自然
在某个故人面前，我们
依然腼腆，在某个故地
那里，独自缠绵

偶尔的喧嚣如秋风
划过我的脸颊，丝毫没能
影响我的脚步，我还是那个
向着梦想赶路的人

身旁有小鸟飞过
叽叽喳喳向我打着招呼
我致以热情洋溢的笑脸
我的心是热的
我总是想让这份热
驻留人间

来到秋天，我亦是一个
入了秋的女人
成熟且沉静
如秋一般

把昨天送给昨天

让白云回到蓝天
把苦难还给贫穷
给自己设一个底线
把昨天送给昨天

那些打碗碗花躺在湖畔
粉红色的脸上幸福满满
它才不管土地富庶贫瘠
它只做自己
它才不管是否有人欣赏
它只愿给天地
留一片芬芳

年过古稀的父母在我身旁
他们像两棵苍松翠柏
让人间四季常青
他们常常为我牵肠挂肚
却已不能像从前一样
为我遮风挡雨
我不怪他们，我只愿他们
健健康康

子孙似乎与我有某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我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他们的目光必将会投放在
毫不知情的未来
而我，也必将成为历史
也必将被历史遗忘
被他们遗忘
我不后悔

抓住今天，抓住为数不多的
属于自己的当下
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我把它视为祖先视为父母
也把它视为子孙
于是，我把昨天送给昨天
只拥有今天

我并非贪婪之人
我爱钱，但我更爱这些
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时间
我喜欢跟着它屁颠屁颠

我用脚步丈量勤奋与慵懒的距离
我用眼睛对比美好与丑陋的区别
我用耳朵辨别谰言与衷肠的真假
我用嘴巴陈述自信与自卑的利害
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一切
说给你听
这个世界，永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当然，也不会是我所希望的那样
但我坚信，只要努力
一切都会成为我们
想要的模样

愿地久天长，但我更喜欢
朝朝暮暮
这些细碎的时光
才是人世间的珍藏
喝一口，再喝一口
你才知道，活着的样子
就是天堂

秋叶（外一首）

◇慕剑超

染红秋林的树
开艳春山的花
笑在塞北的山
醉了江南的峡
落寞冷寂抒放着热烈
朴实静美酝酿着升华
一枚秋叶是一朵奇葩
漫山红叶是满眼繁华
红叶似景
秋叶如画

牵来梅红的冬
连着荷香的夏
点燃霜晨的火
煮沸寒夜的茶
历史长河荡漾着豪情
岁月深山飘逸着烟霞
一枚秋叶是心的清唱
漫山红叶是爱的迸发
红叶似景
秋叶如画

树叶

春说你是生命的活力
夏说你是生命的昭示
秋说你是生命的绚丽
冬说你是生命的希冀

果实说是你让它更丰硕
花儿说是你让它更娇艳
鸟儿说是你让它更洒脱
泥土说是你让它更肥沃

你从大地里赢得了美的赞誉
你从风里获得了飘洒的欢愉
你从雨里受到了沐浴的洗礼
你从阳光里取得生命的真谛

你在星星相随的寂静夜里
面对皎洁的月亮悄悄地说
愿今生能够再次化身为泥
愿来世再作树叶高歌一曲

秋恋（外五首）

◇张林春

风，捡拾一片落叶
寻找春天的故事
日子渗透温暖的夜
时光悄然走失

秋的深处，光阴
带走山坡上花草羊群
其实它们都是无辜的

月亮站在云上
村庄没有了蛙鸣
显得灯火暗淡
大雁忙着抒写诗句
送给远方的人

往事

鸟鸣，惊艳

一段日子
田垄，玉米红胡须
风摇晃耀眼的阳光

泉水，叮咚
醉入一场忧伤
叹息，喊不回
一声远去的冥想

黄昏流逝的影子
淌过岁月之河
倏然敲醒一轮月亮

池塘，一只蛙端坐

莲，在水中
清凉芳馨，出浴

清 涧 河

微风，拂过绿的裙裾
迷醉了痴情的星子
小小池塘，喂养
亮油油的蛙鸣，灌满村庄
夜，我披一身月光
端坐在一首诗里，听蛙

小巷

回眸刹那，目光相撞
击穿厚厚的青墙
砸响，窄窄的小巷

岁月的轨道
像一只小鸟，栖在电线上
重合不了内心的向往
温暖的阳光，溢满
辫子一样长长的小巷
牢牢拴住
那根割不断的情肠

月影

夜，压矮了天空
风和风挨得更近了
高楼与高楼之间

像一幅水墨丹青
只剩下，月光的留白

走进粼粼波光，
脚轻轻地踩碎一些往事
影子与影子的对话
在，另一个地方响起

钥匙

一本阅读不完的书
一些永不褪色的记忆
悬挂的影子，隐隐作痛

鸟的芬芳，花的翅膀
云的心，带着春天的故事回家

一杯透亮的水
泡浓参差不齐的绿
升腾的清香，缠绕
曲曲弯弯的时光

岁月在小巷里长大
我牢牢攥紧一缕夕阳
青色的墙，留下一道道皱纹
锁，不知去向

动物世界（外一首）

◇冯生雄

蜜蜂

留恋在百花之中
吃饱了蜜
带足了花粉
不忘返回自己的家

嘴里吐的是蜜
尾巴藏的是毒刺
为了爱情和自卫
不惜搭上性命

蚂蚁

挖洞高手
筑巢专家
忙忙碌碌
互助觅食
无论走多远
总能顺着原路
返回自己的家
轻于鸿毛的生命

划出美丽的一瞬

癞蛤蟆

松软的皮肤
花纹的土色
见了让人恶心

虽丑陋无比
但胸怀天地
一心想吃天鹅肉

老鼠

鬼鬼祟祟
偷吃高手
投毒大王
过街被喊打

猪

笨的代名词
胖的活标本

清 涧 河

懒的好榜样
肉香满餐桌

蛇

冷血动物
提起就吓人
要让它老实
抓住七寸

鸡

自然报时器
一唱天下白
守着日月轮回
把岁月拉长

兔子

前腿短后腿长
蹦起来快
无论个头大小
尾巴都短

苍蝇

嗡嗡叫嚷
无头乱飞乱窜
不辨好坏
香臭通吃

狼

天性凶残

羊的天敌
屠夫刀下的菜
食物链上的一环

一 辈 子

唱了一辈子戏
剧本还要文人写

买了一辈子货
商品还要人工造

建了一辈子楼
房子还要人家住

教了一辈子书
儿孙还要园丁育

理了一辈子发
头发还要他人剪

治了一辈子病
自家还要大夫看

写了一辈子字
墓碑还要匠人刻

做了一辈子人
好赖还看后人评

农民父亲

◇贺增文



打小与土地结缘
从12岁接过羊鞭
吆喝着村庄的年轮
度过挨饿受冻的童年
吃着糠团 咽着苦菜
饥饿成为埋藏在记忆的伤疤
俭朴成为一生的不变的习惯
爱惜粮食成为一辈子的情结

改革开放包产到户
奔波在陕北的山头
挥动着壮实的臂膀

一颗不服气的心劲
一股不怕苦的气力
开始了向土地求生存
开启了向土地要生活
披着晨曦 挽着月影
风吹着左肩锄头
雨淋着右膀镢头
日晒着背上的犁头
把种地一辈子的自己
也栽种在庄稼地里
与日月一样成长
粮食满仓的日子

清 涧 河

舒心吐气的窑洞
三转一响的光景
节节攀升的日子
殷实的生活
绽放着幸福的花朵

早上背着日头出门
夜幕扛着月亮归家
满山的黑豆
成片的果树
坝地的玉米
一川的洋芋花
满山的向日葵
还有那一年一圈的肥猪
五谷杂粮以及经济作物
家有余粮 手有存钱
勤劳的双手

酿造出蜜甜的生活

天干地支一甲子
苍老的农民父亲
成年累月忙碌在山里
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
这块养育着生命的土地
过早过度的辛勤劳动
农村人的皮实的性格
透支了健壮的身体
一个土地的子民
年迈体衰的父亲
如同一个石磨石碾
在村庄里打磨岁月
守着劳作一生的土地
牵挂着在外的儿女

黑夜的街头（外一首）

◇袁延峰

凌晨时分
天空的霓虹耀眼
鸽笼里的孤独闷热
迈出家门
独自徜徉在寂寞的街头
眼睛里车来车往
如一道道凌厉的闪电
划伤了我的瞳孔

紧缩的孤独
在街道上飘散分解
左边美女，右边老翁
而我不再孤独
有美人跨越万水千山
有老翁横渡海天高楼
隔空陪我指点江山

陪我诉话家常

脚下的铁甲长虫
在隔着 30 米厚的土层下
在坚硬的钢筋水泥里
轰隆隆地穿过肚皮
我失聪的耳朵
在轰鸣与震动
变得敏锐而尖利
每次隆隆的震颤
让我的瞳孔紧急逃离

眼前星光灿烂
霓虹掠过
黑夜里的眸子
身侧的美女不知所踪

清 涧 河

老翁也已消失不见
铁甲长虫短暂的停靠驶离
凌晨黑夜的街头
畅怀接纳了我的灵魂

在南去的列车上

久违了的天府
在冥想里向我招手
我打包行囊
起身南行
列车飞驰
以大鸟滑翔的速度
载着失重的我
载着急切的心
一路南行

宽窄巷子黄龙溪
洛带古镇青城山
武侯祠的肃穆
锦里的流连
以及在草堂里那壶千年老酒
太多的梦想、遥望、期盼
与牵挂许多年的杜甫
在这闷热的夏季
相会于望江楼下

窗外的群山一晃而过
那是九个相连的山包
如同九个婷婷的少女
挽手相迎
美丽的成都
静候我的到来

黄

◇黄国杰

好像黄色的油漆倒了出来
似乎，云也是黄色的

到哪里去寻找这么多的黄？

金黄、橘黄、蛋黄

深黄、浅黄、嫩黄

……

黄得出奇，黄得奇特

高的山是黄的

种的田是黄的

阳光是黄的

飘落的叶子也是黄的

所有的黄

挤在一起，扭在一起

慢慢地交叉在一起

突然，一阵秋风吹过

像舞蹈老师在指挥

一片片黄色按着节奏飘动在一起……

栏目责编 贺增文

清风涧水长

◇贺世国

清风不息，涧水长流。家乡清涧这个字字带水的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还是一个文化符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故事。

清涧，北极榆塞，南通关洛，先秦时称为“全秦要户”。唐贞观年间筑宽州城，宋康定元年改宽州为“青涧”，明洪武四年改为“清涧”。地如其名，文化清丽丰富，犹如青石上流过的清亮涧水，规模不大，非鸿篇巨制，却以她独特的气韵在陕北文化中脱颖而出，展现出一种清风扑面的独特之美。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清涧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孕育出灿烂的文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河文化和殷商鬼方都城文明在这里熠熠生辉；商代李家崖遗址、清涧辛庄遗址成为考古界的瑰宝；清涧寨沟遗址成为陕晋高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的商

代遗址。古代遗存，璀璨明珠。

清涧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一方革命摇篮，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大革命以来，有近一千五百名清涧儿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1927年10月爆发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后两次来清涧县，在这里战斗生活过。1936年2月，毛主席在高杰村镇袁家沟村的土窑洞里，挥毫泼墨，著就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诗篇《沁园春·雪》，发表了著名的《东征宣言》。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拉开了全民抗战之幕。1947年3月，党中央转战陕北，在石嘴驿镇枣林则沟村召开了著名的“枣林则沟会议”。1947年秋，彭德怀司令员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浴血奋战，解放了清涧城。在战斗中，西北野战军七一六团团团长储汉元英勇牺

牲。神奇的小山村袁家沟还诞育出百名县级以上干部。

清涧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小县，有着“中国红枣之乡”“粉条之乡”“道情之乡”“石板之乡”的美誉，特色产业遍布全县，特色文化琳琅满目。红枣、粉条、石板还被称为清涧的“吉祥三宝”。

清涧红枣个儿大、皮薄、肉厚、含糖量高，距今约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是世界红枣原产中心的一部分。王宿里村百年至千年的老枣树就有二十多株。清代诗人白庆纶在《王宿里》中写到，“松涛翻翠摇青嶂，枣实凝丹映彩虹”。唐朝诗人杜甫也有诗云：“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让清涧石板名扬天下，成为人们的美谈。在清涧的大街小巷，庭前院落，随处可见清涧石板的别致。自古先民就用其铺盖房顶、地板、庭院和道路，做石床、石仓、窗台、炕栏和窗檐等，既结实美观、古朴典雅，又取之方便、经济实惠。眼下，清涧石板已向高端文化产业发展，墙画、壁挂、广场、大桥，但凡有装饰之地，就有清涧石板点缀，美观大方，新颖奇特。吴伯箫、贺敬之和贾平凹等文坛巨匠都曾为之撰文赋诗，赞不绝口。新型石材文化艺术，给生硬的石板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持

久的生命力。

清涧粉条久负盛名，晶莹透亮，入口爽滑，筋道有嚼头，口感独具一格，成为清涧的地方特产。进入新世纪，清涧县提出建设“粉条加工名县”目标，将粉条加工确立为特色产业，注重了规模的扩大和产品档次的提升，建成相对集中的淀粉加工区。建成一批引领粉条加工的现代化企业，实现薯业升级换代。为此，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清涧县“全国食品工业强县”荣誉称号。

《翻身道情》这首脍炙人口、唱红大江南北的道情就是根据清涧道情改编的。清涧道情也是陕北道情的典型代表，已成为陕西省著名的地方剧种。清涧县文化馆创作的道情剧《接婆姨》，曾在陕西省文艺汇演中，荣获一等奖。《清涧道情》也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涧小县有一张响亮的名片：清涧煎饼，是地方风味小吃中的佼佼者，它提振了清涧的知名度。凡是来清涧的客人，都要去尝尝薄如蝉翼的煎饼佳肴。这种用荞麦糝子做成的地方特色食品，经过手艺人精心摊制，成品后状如圆月，晶莹剔透，薄似蝉翼，柔韧劲道，夹肉或豆腐干卷起，蘸特制的姜蒜醋汤汁，入口香软，沁人心脾，回味绵长，让人过口难忘。随着清涧煎饼的名声大作，

清 涧 河

清涧煎饼流向四面八方，香飘四海。

清涧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人才辈出。现代作家曹谷溪、路遥，更是把清涧的文化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出生。清涧石咀驿镇王家堡村，七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教过书，在县城做过各种临时工。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发表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的《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的创作大多取材陕西农村，作品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对文学事业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因积劳成疾，他于1992年11月17日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在2018年和2019年，路遥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人生之路》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其拍摄基地成了清涧的网红旅

游景点，游客沉浸式体验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陕北生活场景，勾起旧时记忆、拾起儿时乡愁。该基地已经成为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取景地了。

漫漫风云变幻，传承和吟诵着无数动人的华章。清涧，这座坐落在黄土高原之巅的小山城发生着华丽转身。在大中城市享受的电动单车，前几年已在小城安家落户。清涧成为陕西省第一个盒马县，黑毛土猪、红枣汁、大棚蔬菜等十多款无污染绿色农特产品，直接向盒马（中国）有限公司市场提供，全县的农特产品销售不再是难题。

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清涧已成常态。老年人坐公交车免费，大街小巷面貌焕然一新，枣都大桥、沁园春大桥等十座大桥横跨东西，把由秀延河天然隔成两半的县城，连成一片，老百姓出行方便至极，不再为此受熬煎。秀延广场、华顿广场等八大广场，任尔载歌载舞，自由飞翔。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小城灯火阑珊，热闹非凡，彰显着如诗如歌般的清丽。更为值得赞叹的是，清涧城区告别了毛驴拉、抢水吃的窘境，永别了吃水难的历史，彻底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一个个旧貌变新颜的现实，让这里的人们其乐无穷，不再心慌。

栏目责编 白林鹭

村支书与酒

◇许 艳

时间：现代。初春

地点：陕北某村

人物：卢志强——43岁（村支书）

白喜凤——41岁（支书妻）

卢闰宁——33岁（副支书）

李世玲——35岁

【幕启：卢志强进家门，喜凤紧随其后

喜凤 你可是从来都不收礼的，今儿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

志强 今儿还真是西天出太阳——反了。

喜凤 快说说看。

志强 真那么想知道？

喜凤 哎呀！你是吃了萝卜问咸淡了——不废话吗？你就说这酒到底是谁送的？

志强 是镇党委刘书记。

喜凤 刘书记……（疑惑）他怎么会送你酒呢？

志强 我这不也在纳闷呢。

喜凤 你个死脑筋，你就没问为什么？

志强 问了，他就说了句“拿去尝尝”，等我再要问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

喜凤 好好的，一个镇党委书记怎么会送你一个村支书酒呢？

志强 或许是我这两年工作干得不错。

喜凤 （轻蔑地笑）我看你是癞蛤蟆沾点海水——真拿自己当海鲜了。

志强 去去去，你这张嘴里就从来没吐出过一句好听的话。

喜凤 嫌我说话难听？你也不摸脑袋想想，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领导了？我看他不要你给他送酒就蛮不错喽！

清 涧 河

志强 （若有所思地掂了掂两瓶酒）照你说，这酒……

喜凤 要我看，刘书记一定是有什么事想让你替他办呢。

志强 这……一个镇党委书记能有什么事用得着我这个小小的村支书呢？

喜凤 那你得好好想想喽！

志强 （抓耳挠腮）这……我想想……

喜凤 哎呀，一样一样挨个儿想！比如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好开口的事想让你出面办呢？

志强 他手下有那么多想巴结他都巴结不上的人，哪还轮得着我呢？

喜凤 那他会不会做了什么见不了人的事，想让你替他担着，他又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只好让你心领神会去？

志强 （按住喜凤的口）这话可不敢乱说，人家刘书记为人处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不藏不哄。

喜凤 （挣脱）那也难保就没个什么的。就说这当官的，哪个不是有了点权力就想干点出格的事，就拿找女人这事……（被村支书打断）

志强 （生气）你怎么尽扯些没边没沿的事，那领导是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好议论的？再说了，咱和人家的关系还没铁到那一步呢。

喜凤 这不是，那不是，总得有个是的吧，你再想想最近刘书记和你说过些什么话没有？

志强 （猛醒悟、拍了一下脑袋）最近倒是有一件事他提过好几回。

喜凤 （惊奇）什么事？

志强 咱村葡萄园的事。现在不是有三家争着想承包嘛，其中就有他的亲戚。

喜凤 他亲戚？

志强 哎呀！就是你娘家村里的那个女的，叫什么李世玲，还是你说的那个女的和刘书记是亲戚。

喜凤 看我这记性，你不说我早就忘到脑门儿后了。

志强 你确定他们是亲戚？

喜凤 好像是什么表姑舅。

志强 （嘀咕）表姑舅、表姑舅、香不过的猪肉，亲不过的表姑舅啊。

喜凤 这么说，他想让你借着这个机会照顾他亲戚呢？

志强 可你说刘书记他为什么不直接开口呢？

喜凤 这种事哪有领导自己亲自开口的，瞧你那点点悟性！

志强 （提了提酒，觉得自己猜中了领导的心思，瞬间轻松了许多）这下好了。

喜凤 看来人家刘书记办事手腕高着呢。

志强 谁说不是呢。

喜凤 那你打算怎么办？

志强 （想了想）现在争着要承包葡萄园的咱村有两家，另外一家就是这个女的。不过据我了解，无论承包能力，还是技术，目前她还算是一个合适人选。

喜凤 这么说，你是真打算照顾这个女的了？

志强 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吧，也就是个顺水人情。说不准这两瓶酒就是这个女的托刘书记给咱的，咱总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喜凤 （高兴地）那这两瓶酒咱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喝了？

志强 这还能送回去吗？

喜凤 （笑着）这可是头一回有人给你送礼。

志强 哎！哎！哎！（拿起酒，犹豫了一下，又放下酒，背着手在地上转个不停）

喜凤 （端两个菜上）还发什么呆啊！

志强 真喝？

喜凤 （拿起酒打开倒上）扳倒葫芦洒了酒——一不做、二不休，喝！

志强 也罢，喝！

【喜凤倒酒，志强刚端酒杯，就听见有人敲门，吓了一跳，忙给喜凤使了个眼色，让喜凤去开门

【闫宁上

闫宁 哎呀呀！满院子酒香味，今儿这是什么日子？

志强 （笑了笑）喜凤，再拿个酒杯来。

闫宁 （看见桌子上酒，眼睛瞪得贼大）卢书记，这么舍得，怕是没花钱的酒吧？

【志强的脸一下变了颜色

喜凤 （忙掩饰）好你个闫宁，就知道胡说，你还不晓得你家卢书记是什么样的人？

闫宁 （点点头，坐了下来）那倒是，一个卢书记，一个我副书记闫宁，清得跟纯净水似的，你再打着灯笼找去吧！（拿起酒杯端详）不过就咱这生活水平，喝这么好的酒还是奢侈了点儿。

志强 （脸色已缓）呵呵，花钱的酒我也不舍得这么喝！这是前天我外甥来家里给我拿的。

闫宁 （高兴的）怪不得呢。（端起酒一口喝下去）香，真香啊！

喜凤 （给闫宁倒酒）

闫宁 多倒一点。

志强 （瞪着闫宁）行了，少喝点，你还不知道你那个样儿，喝多了就没个正形了。

闫宁 （继续喝）呵呵，这不还没喝到那个劲儿了嘛！

清 涧 河

志强 我还有事要和你说明呢。

【喜凤匆匆下】

闫宁 什么事？

志强 （看了看酒）葡萄园的事。

闫宁 不瞒你说，我来也是来问这事的。

志强 那就好。我是这么想的，咱村这葡萄园这几年一直不太景气，原因有技术方面的，有销路方面的。那么今年咱得好好把把关，选出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来，让葡萄园能好好发展起来。

闫宁 这话我完全赞成。

志强 现在有三家想承包葡萄园的。两家本村的、一家外村的，通过我这几天的了解，我觉得目前比较合适的人选是……（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但下决心正准备说李世玲，闫宁说话了）

闫宁 书记，我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咱还是紧着村里人承包吧！

志强 （吃惊的样子）闫宁，你说什么？你没喝多吧？

闫宁 没，没，我是说，葡萄园还是让村里人承包比较合适。

志强 可村里现在报下的这两家，有技术的出不起承包费，出起承包费的没技术啊，再说他们的销路……

闫宁 那就不能想想办法？事在人为嘛！

志强 你说得轻巧，你以为这是捡三芝麻两枣的事，那么容易吗？

闫宁 （沉思半天）那你的意思是把葡萄园包给外村？

志强 据我了解，这个李世玲无论承包能力，还是在技术上，或者在打通销路方面，目前还算是一个合适人选。

闫宁 可这葡萄园毕竟是村里的集体产业，万一弄不好……

志强 怎么个不好法？你觉得我这个村支书对集体产业不负责任？

闫宁 你看看你这麦秸火脾气，一下就冒起来了。咱这不是在商量嘛！

志强 那你说！

闫宁 依我看，现在既然有村里人想要参与承包，咱就给他们创造优先优惠条件，尽量让他们来承包，这样一来，能带动村里人积极致富，二来也能解决一部分村里人的就业问题。

志强 （笑了）你分析得倒是对着了，说得也都在理。可问题的关键是目前村里想要承包葡萄园的这两家，咱先抛过他们的现有情况不说，就说他们是不是真正能带动起这份集体产业好好发展？会不会出现撂荒的现象？你闫宁敢保证吗？

闫宁 这个我不敢保证。

志强 所以，我不同意你这种想法。

闫宁 可你也无法保证李世玲就真能经营好咱村这葡萄园！

志强 至少李世玲具备条件，有经验，人家之前还承包过果园种植基地呢。

闫宁 卢书记，要我说，咱承包给谁不是承包，为什么就不能放大胆让村里人干去。再说这么多年我都是听你的，你就听我一回吧。

志强 （又看了看酒杯）闫宁，听你这么说，我这么多年在村里是独断专行了？

闫宁 （慌张的样子）我没有说你独断专行，我只是想让你尽量想着村里的人。

志强 你这是什么话？意思我不懂得照顾村里面的人？非得让一个外人来承包吗？

闫宁 （无可奈何）你看你这话说的……

志强 这村里该照顾他们的一定会照顾他们，不该照顾他们要是真照顾了，弄下些烂事，村里人也会有意见，别人会骂我们的，以后咱们的工作就更难做了。

闫宁 （无奈）好，算我没提，你说让谁承包就让谁承包吧。

志强 （沉默很久）我看就让李世玲承包吧！

闫宁 （冷笑了一下，没说话）

志强 你笑什么？

闫宁 我笑你放着村里人不让承包，非得选中了一个外村人，还是个女的。

志强 女的咋了？人家有技术有实力有经验，哪一点比村里这些人差了？

闫宁 （马上打断了志强的话）村里有技术又有经济实力的人多了，卢名义家，刘四娃家，师清红家……

志强 可这些人他们愿意承包吗？

闫宁 可你也没去做过他们的思想工作啊？

志强 （有些火气）闫宁，你今天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劲儿地跟我较劲？

闫宁 我不是较劲，我只是对你这么做有意见！

志强 （冷笑着）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如果我同意咱村里人承包你就没有意见了？

闫宁 （沉默）

志强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闫宁 （只是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然后站起来拍了裤子就往门外走，欲走，又回头将一大杯酒喝了个精光）

志强 闫宁，你到哪里去？

闫宁 （噙声噙气）我去镇上。

志强 （紧张地）你去镇上干什么？

闫宁 （背侧眼斜着回答）不是你昨天

清 涧 河

说让我今天下午去镇上开会吗？

志强 （不自然地）是吗？哦，哦，去吧！

【闫宁下

【喜凤匆匆上

喜凤 不喝了？

志强 不了！

喜凤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情愿？

志强 没事，闫宁是个好搭档，不情愿归不情愿，这定下的事该干还会好好干的，放心吧。

喜凤 这么多年了，好像还没见过闫宁这么牛气过。

志强 闫宁平时不会的，今天可能是多喝了点酒，可喝多归喝多，非得较着劲儿让村里人承包葡萄园？他这是唱的哪一出？

喜凤 （摇摇头）不知道。

志强 如果搁平时，我会好好考虑他的建议的，可今天不行，要不然，我怎么给刘书记交代呢。再说，李世玲估计一会儿就会来找我，我说这事的，我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

喜凤 就是。

志强 不过我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真感觉自己像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了。

喜凤 别想了，想他干嘛，反正无论如何，咱也得想办法让刘书记亲戚

承包，咱可是喝了刘书记的酒了。

志强 （不耐烦）知道了，快收拾你的去！

喜凤 好好好！——（端盘子、提酒下）

【卢志强思虑重重地坐下，李世玲匆匆上。

世玲 （微笑）卢书记！

志强 你来得正好。

世玲 （笑着）看来我是揣摩到卢书记的心思了。

志强 （淡然地笑了下）葡萄园的事大致有意向了。

世玲 怪不得昨晚梦见喜鹊在我家墙畔上叫个不停。这下我可放心了。

志强 呵呵！（自笑自叨）这人真会装蒜，刘书记都出马了，酒都喝了，事能不成吗？

世玲 卢书记，真的太谢谢你了！

志强 哎，不必了，不必了，还谢什么呢？这是应该的。

世玲 哪能不谢呢？我可是记着这份情呢。

志强 （有点不知如何开口好）听说……你和咱镇党委刘书记是亲戚了？

世玲 他是我哥。

志强 哦，你们是……什么亲戚？

世玲 姑表舅。

志强 （如释重负）哦，挺近的亲戚。

世玲 嗯嗯，是不远……

志强 这下我就放心了。

世玲 你说什么……

志强 哦，哦，没事，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世玲 卢书记……

【闫宁阴沉着脸匆匆上】

志强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开会去吗？

闫宁 （一脸的不高兴）早上没顾上看手机，才知道会议推到明天了。怎么有客人呢？

志强 介绍一下，这是咱邻村的李世玲。这是我们副书记闫宁。

闫宁 哦，哦，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世玲 哦……

志强 （看着闫宁的表情）怎么心里还不痛快？

闫宁 （有意识的）没有，刚才我碰见刘书记了。

志强 （吃惊的）刘书记！你和刘书记说话了？

闫宁 （看见志强紧张的样子，故意说）刘书记问咱们村葡萄园的事了。

志强 那你怎么说？

闫宁 实话实说呗。

志强 （拉闫宁到一旁）刘书记没问你承包的事？

闫宁 （扭头看了看李世玲）问了。

志强 他怎么说？

闫宁 我说卢书记准备承包给邻村的李世玲。

志强 （很欣慰的样子）那刘书记没说什么吧？

闫宁 说了，刘书记瞪了半天才说，村里的产业只能由村里人承包经营，这样才能更好地带动村里人致富。

世玲 这——

志强 （慌神）他真是这么说的？

闫宁 这是他亲口说的。

世玲 （怀疑）你说的话当真？

闫宁 你要是不信，可以到镇里去问问。

志强 （气愤）刘书记他这是想干什么？他明明想……（质疑）难道是我揣摩错了？

世玲 我这就找刘书记去。我要问问我这好哥哥，到底想干什么？

闫宁 哥哥？什么哥哥。

志强 哎呀，他和刘书记是表姑舅。

闫宁 （吃惊，忙阻拦李世玲）啊！你等等，你听我说，万万去不得。

世玲 为什么？

闫宁 你这一去，不是逼着刘书记犯原则性错误吗？

世玲 我就去问问他，怎么是逼他呢？

闫宁 （慌神）那也不行。

世玲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他是我哥，我问他，你慌什么？

闫宁 （故作镇静）没有，没有，我慌什么呀！我有什么可慌的。

清 涧 河

志强 闫宁，你真没事？

闫宁 真没事。

世玲 让开些！

闫宁 哎，你——

【世玲匆匆下】

志强 （气冲冲）这弄的这叫什么事嘛！

闫宁 （有点慌神）这可怎么办呀，卢书记？李世玲这……她不会真去找刘书记吧？

志强 她要真找，谁也拦不住，随她去吧。

闫宁 我本来只是想……

志强 （蹲下）哎！都怪我。怪我啊！（低下头，许久才说）我这是媚眼抛给了瞎眼婆——自作多情了。

闫宁 这怎么……是我……

志强 （打断闫宁的话，犹豫了一会儿）闫宁，你先听我说，咱俩一块搭伙好几年了，这件事我也不能瞒你了，你还记得早晨咱们喝的那酒吧。

闫宁 在肚里还没化呢，怎么能不记得。

志强 那两瓶酒是刘书记送的。

闫宁 啊！刘书记给你送酒？（上下打量）这……

志强 我以为他是想让我照顾他亲戚承包葡萄园的事了。

闫宁 哦，我好像明白了。所以你就坚持要把葡萄园承包给李世玲？

志强 你想想刘书记能给我两瓶酒，

凭什么？我喝了刘书记的酒，连这点事都不给他办，以后还怎么见他？

闫宁 原来是这样，我原来以为你那么坚持要把葡萄园承包给李世玲，是因为你和这个女人睡觉了呢。

志强 喝了刘书记这酒就把我难成这样，要和她睡觉了还不愁得跳河了。

闫宁 （笑了）卢书记，看来咱们都当不了大人物，脑子里连两瓶酒都盛不下。

志强 我都愁成这样了，你还笑。

闫宁 （不好意思的样子）卢书记，其实你不用愁。

志强 我能不能愁吗，这可怎么办呀？酒也喝了，承包的事也告诉李世玲了。

闫宁 那就实话实说呗！告诉书记，你已经把葡萄园承包给他亲戚了。反正人家又拿了两瓶酒。

志强 好你个闫宁。不行，绝对不行！

闫宁 那你准备给人家反悔？

志强 好在现在还没签合同了。

闫宁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志强 还当什么君子了，让人家骂去吧。

闫宁 （不好意思的样子）卢书记，你别急，我，我，我其实今天见到刘书记了，刘书记他并没提咱村葡萄园的事。

志强 （激动）你说什么？闫宁，刚才

你是在哄我呢？

闫宁 卢书记，我没想要哄你。

志强 （火腾地一下上来了，大声吼到）
闫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闫宁 （站起）我真没想干什么。

志强 （忿忿的）那你刚才是怎么回事？

闫宁 我就是对你的做法有意见，可是我真不知道刘书记给你送了两瓶酒这事。

志强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让村里人承包葡萄园吗？

闫宁 我也就是想多替咱村里人办点事，让他们早点富起来。

志强 就这么简单？

闫宁 就这么简单。

志强 这么多年咱们在一起都好好的，没想到现在你开始哄我了。

闫宁 （激动地）平心而论，我也不想哄你，可我对你今天做的事有点不服气，头脑一热，就……

志强 （心里一震）我以前做的事你都服气吗？

闫宁 不光我服气，村里人也服气。

志强 哎，闫宁，我真不该怪你，是我自己一时糊涂。

闫宁 其实，我也不好，我不该……

志强 是我不该忙着喝刘书记这两瓶酒。

闫宁 别说这些了，堂堂的镇党委书记给你两瓶酒，那是你的光彩。

志强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那我就轻松了，可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有事……

闫宁 这酒的事，真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吗？

志强 谁知道呢，不想他了，咱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吧。

闫宁 这李世玲找刘书记不会弄下什么事吧？

志强 怎么这会儿你也慌神了？

闫宁 我慌什么，我就是凭着良心才那么说的。

志强 你说得对，我看咱还是凭着良心办吧。省得心里有鬼。就按你说的，优先优惠村里人。

闫宁 你真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可是你怎么给人家李世玲解释呢？

志强 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拉下的屎我自己收拾。你就说村里面现在想承包葡萄园的这两家，谁更合适些？

闫宁 这件事我在回来的路上也仔细想了想，觉得咱不如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两家合伙干吧。

志强 这倒是个办法。两全其美嘛！

闫宁 那我这就去把那两家叫来商量。
（准备走）

志强 哟，先不着急，你先到你的店铺去给我买两样老年营养品去。（说

清 涧 河

- 着拿出 500 元钱交给闫宁。)
- 闫宁 你要干什么？
- 志强 等李世玲一会儿来了，捎给刘书记的爸妈。
- 闫宁 你是想给刘书记补回去那两瓶酒？
- 志强 要不我这心里一直不安啊。
- 闫宁 要我说，算了吧，你这样做让人家刘书记怎么看你这个人。这事就让他过去吧。
- 志强 让你买，你就去买。
- 闫宁 好好好！买买买！
- 【闫宁下，李世玲匆匆上】
- 世玲 卢书记！
- 志强 你这是……找到刘书记了？
- 世玲 我是准备去找他，可走半道又回来了，我不该给他添麻烦去。
- 志强 哦……也对……不该给他添麻烦。
- 世玲 这承包的事，我真的是一点希望就没有了？
- 志强 这承包的事，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可现在……实在是抱歉啊。
- 世玲 卢书记，你真是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把我这颗心从天上冷不丁扑通一下摔到了地上。
- 志强 我知道，这事搁谁都有些缓不过来，错就错在我太想早点告诉你结果了，是我考虑问题不周到。
- 世玲 （怔了一下，马上又笑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以后有机会了咱再合作。
- 志强 对，有机会咱再合作。
- 【世玲欲走，闫宁匆匆提营养品上场，志强忙接过营养品】
- 志强 等等，这些营养品，麻烦你帮我转交给刘书记的爸妈。
- 世玲 为什么？
- 志强 你最好还是别问了。
- 世玲 那我可不敢帮你这个忙，让你们刘书记知道了，非骂死我不可。
- 闫宁 你不会是心里还记着刚才的事吧？
- 志强 闫宁！
- 世玲 （微笑）无论记着还是不记着，我都不能帮我哥犯原则性错误。
- 志强 这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啊。
- 世玲 那也不行，我真帮不了你这个忙。
- 闫宁 你要是不帮卢书记这个忙，他的心里会一直不安的……
- 志强 （看了看李世玲）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喝了刘书记的两瓶酒，弄出来这么多事。
- 世玲 你喝了刘书记给你的两瓶酒？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 志强 你应该知道这事。
- 世玲 我不知道这事。
- 志强 我以为你知道的。
- 世玲 我真不知道。
- 志强 （犹豫半天）那天，我去镇上开会，开完会，刘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

室，给了我两瓶酒。没等我问原因，他就走了。回家后，我想来想去，一个堂堂的镇党委书记为什么会给我两瓶酒，后来自己猜想，他是想让我替你拿下承包葡萄园的事了。可后来……

世玲 （扑哧一声笑了）说起刘书记给你酒，我倒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葡萄酒厂的老板送他的，没想到他又把酒给你了。

志强 人家送给他的？

世玲 你们村的葡萄园这几年不是一直不景气吗？刘书记想给你们村引进一家葡萄酒厂合作商，目的是通过人家种植技术指导，确保咱

的葡萄园能有个大丰收。二是通过酿酒，解决葡萄销路问题。

志强 （感动）原来是这样啊！

世玲 所以他是想让你尝尝酒怎么样！

闫宁 刘书记真好！（竖大拇指）

世玲 那当然了。

志强 哎！这领导的心思啊，以后可不敢乱猜了，万一猜不准，就要出问题啦！

世玲 哈哈——

闫宁 哈哈——

——落幕——

栏目责编 许 艳

咀嚼人生

——谨以此纪念路遥先生

◇付志智

岁月不紧不慢地流淌，我们匆匆忙忙地赶路。

若是将时光退回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经历了历史浪潮洗礼的人们，必定是站在改革开放的大门前，徘徊、驻足，而后跟跑，掀起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而彼时，先生正是站在历史的潮头，将时代进步过程中人性的善恶、生存的易难都一一写进时代的大书中：有彷徨、有迷茫、有欢腾，得失间悲喜滋生，往来中都是生活。羁绊人们脚步的不是无畏，是思想的解放，视野的开阔，是新气象的满满希望，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与生存价值的追求，如曙光般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先生透过笔墨，把一个时代的特色主题写成文化的高度、把一个时代的新潮思维写成高歌、把一个时代的生

活气息写成经典，在广袤的高原上激荡着人心。先生笔端下的冷暖人间，既有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心路历程，更有无可复制的时代精神之价值。先生将黄土地上涌动的人流，烙进时代的命脉里。他是时代的代表，是时代的杰作，是黄土地上走来的一代文坛巨匠。斯人已去，斯文不古！

回想当年《人生》热播时，年少的我曾被影视作品中满满的乡情激励着。若干年后渐渐体会，仿佛走进先生孤独之旅背后的洞世情怀，和默默审视芸芸众生的悲苦情怀。在沉思中，放下主观的视角，用旁观者的眼光打量世界。游走在世俗的里里外外，把道德的准绳、思想的高度，升华成百年绝唱。改革，对于许多人而言就是一场从清贫到富有

的改变，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从乡村到城镇的巨变。一些人成就了，一些人挣扎着，还有些人坚守如初。我在先生的字里行间，看得热血沸腾，看得拍案而起，看得痛彻心扉。毕竟现实不是童话，充满了是是非非。生活的磨砺，岁月的洗礼，一一印证着农村的现实。而先生也经历过富有生机的喧闹和恬然生活的苦难。每一次的转身，就是一次新的抵达，用一生的清贫观世，来浓缩草民的悲喜人生。他把来自切身的感触，书写成众生的痛点；他带着满满的时代烙印，完成了在浩浩文坛的星耀之旅。

行文走笔间，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农耕世界的大背景，如一张硕大的白纸，任先生写满切切的赤子情怀。在质朴中，凸显着立体的泪眸。作为作家是大家的，作为赤子是平凡的。正是平凡的生活，激发了超越常人的大家风范；把刘巧珍写成经典，把高加林写成共识，让《人生》成为了匠心之作。以黄土地上农耕为主的人们，在新事物面前，在道德边缘，我们何尝不是高加林、刘巧珍，既有无奈，又有不甘。为了理想的执着，他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选择。三十年前，看完《人生》我已热泪盈眶，三十年后，依然如昨！其时，我正憧憬自己的未来。我怕重复高加林的人生，

我又渴望有高加林的机遇。因为，我的父母是从困苦与饥饿中过来的，他们一直在给子女灌输着“跳出农门”的理论：唯有扔下镢头，才能不再为柴米油盐而忧，不为穷苦的生活低头。如今，生活得安康，可我依然在选择怎样更好地生活。而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从农村走向城市，感触着来自不同人生经历的触动，将生活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

细细揣摩，现实的壁垒，我们难以越过。只有站在旁人的角度，才能洞察人性的善恶是非。而人性的本初是无邪的，现实的生活，无时不在干扰理想的你我。我没有经历先生的生活，却以我的想当然寻觅先生的思维、寻找先生所站的层面，猜度寂寞心灵深处的视角，感触历史的些许疼痛与痉挛。把生活的点点滴滴，写成伤，写成悲，写成不可磨灭的星光点点，触动每一位历练者的眼。情节深处，身临其境，跌宕之余，陷我沉思。我看到小民的欢喜本真，情爱纠葛，血肉满满。于我，《人生》是高原上人们的缩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苦难的日子里》是悲凉的，也是充满生机的。在悲愁阵痛中浴火重生。历史变革时期，好奇与忐忑并存。得失之间，把人性照亮，把人性欲望细致勾勒。游走在道德准绳的左右，既是鞭策又是

推手。如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无论怎样生活于社会是平凡而普通的，让这些时光片段，凝练成大众的共识。我没有资格评论，只是高山仰止，我的感触和碎碎的闲言。《平凡的世界》志在平凡中凸显不平凡的时代。正是先生对社会底层广角般的透视，记录下普通人的生活况味，沉淀着历史的发展脉络，才引发人们共鸣。

有人涅槃重生，站在浪头。而世界原本是安静的，因为欲望的不满才使其不再安然。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是我们始终努力的目标。这一过程是艰难的、辛酸的，也是幸福的，更多是欣慰。随着环境的变化，会有文化的碰撞，习俗的碰撞，观念的碰撞，各种火花绽放。人会挥霍资本，出现人性的迷失，当道德的底线跌至谷底时，才惊醒如初。先生把所有人性的可能，写进了一部部描摹时代和群像的巨作中。史诗般的恢宏大作背后，是先生苦行僧般努力和清醒洞世的呈现。当历史的脚步在此打了个绊后，渴望的眼神，跃动的灵魂，释放着勇敢者的光芒。

如果我是高加林，又能怎样选择呢？如他一样承受世俗的谴责，还是想当然地履行责任，我不知。在脱离土地的欲望与背负道义的债务面前，我又能

如何！先生应该也是冥想了许久许久，一堆堆烟蒂定是陪着先生纠结。姑且不说高加林的困惑，刘巧珍的揪心与宽爱不正是为了给他更好的选择吗！为了村里能有个脱去尘衣的人，能有个有身份的人，她选择放弃自己的爱情。这更像是，刘巧珍为了整个村庄的尊严而选择的放弃。生活中，我们亦有过这样的挣扎，有过这样的意图。因为，能成为文化人是整个村子的骄傲，在百业竞秀的初期，在文化知识普及之际，“文化人”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标签。就如今天，我们坚持自己的写作之路，或许无法成为先生一样的人，但我们也愿意追着先生的脚步去勾勒生活。无论在什么年代，文字始终值得我们仰望。在先生的时代，我们为高加林惋惜，我们为刘巧珍点赞，我更理解德顺爷爷的懊恼，还有马栓的幸福。道德是无影准绳，希望是不确定远方，社会浪潮推涌着我们前进。村人随着他们的选择而选择，村人因着他们的荣耀而荣耀。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他们与先生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尽管有些事不尽如人意，他们还是揣着好奇，从平凡处走来，留下平凡的生活。先生的人生是平凡短暂的，但却为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让我们能在他的孤独世界里开启一场文学

之旅。

回望 80 年代的高加林，回望 90 年代的孙少安，再审视今天的我们，一代农村青年的人生之路都是似曾相识。无论我走到哪儿，我还是农民的儿子；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是大山的儿子。先生拉扯着道德的准绳，鞭击着他们思想的困顿。人生的轨迹就是风雨里的泥泞，一路蹒跚。但风雨过后终有彩虹，有收获。今天我站在先生的角度，纵观每个章节，不一样的精彩时刻在发生。先生为这宏大的文学序幕，鞠躬尽瘁！于文学我是草根，于生活我是农民，于先生我只是一滴水。我想跃起，去窥探大海的浩渺，去俯瞰人间世相。文学来源于生活，而我们的写作永远离不开去关照芸芸众生。在先生笔下，一张张时代脸谱不断掠过，在平凡的世界里激励着我们度过不平凡的一生。

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身份、地位是不同的。先生艺术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我们似乎在作品里看到了自己的原型、影子。文学创作是孤独的，但文学的孤独是建立在对社会的理性融入，对生活

真实的触感。听闻先生一个人在大漠待了一阵子，在矿区以普通工人身份生活了一段时间。只有生活的实践，才有创作的应心写照。或许，这正是我们每个创作者需要历练的部分。于写作而言，脱离生活终究是毫无意义的。先生在简单的文字中构建起一个不平凡的世界，给文学赋予了记录时代的使命，激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化育着每一位文学创作者。先生的人，先生的字，也教诲着我们：从实践出发，到生活中去，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出好的文学作品。

别去的是人，别不去的是先生的文人品格。他是文坛巨匠，他写下了时代文学之巨著，他值得我们永远敬仰。斯人已去，斯文千古。如名字般，路之遥，永远在路上！他把黄土高原的时代章节，写成一座无法跨越的山，是文学界的一块路碑。任经过的人，把先生揣摩成自己的形象。先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先生已走，唯留文字于世，我们也只能在文字中咀嚼这般人生滋味。

再读《平凡的世界》

◇王 隆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一本好书犹如一颗星，瞬间照亮孤独的夜空。周末闲来无事，又重新翻开了《平凡的世界》。细品这部著作，没有记录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类壮举，只有普通老百姓对活着意义的生动诠释，不是什么美味佳肴，充其量是老百姓桌上的粗茶淡饭。《平凡的世界》里写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时隔16年，当我再读《平凡的世界》，纵观全书，我用“苦难”“奋斗”“平凡”“伟大”四个词来概括整部小说的精神，贯穿其中的有亲情、友情、爱情。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没有经受太多的苦难，然而我们的世界也是平凡的。有人说，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或缺，一样是音乐，一样是书籍。

人生就是一个经典的菜谱：

童年——菠萝烧肉：香甜可口，人见人爱，回味无穷，只不过当你想细细品味时，已经没有了。

上学——凉拌苦瓜丝：苦中带甜。当我端上桌时，朋友碍于面子，不得不吃几口，可当真正品出味道时，菜也见底了。

上班——油炸花生米：淡淡的香。只能一颗一颗地慢慢品尝，当你吃烦了，想换一道其他耐吃的菜，结果换上来的其实只是水煮花生米。

金钱——红烧肉：异香扑鼻，肥而不腻。吃上去很过瘾，满嘴流油，但不

宜吃多。适量即可，否则对身体不好，因此，并不是所有人的最爱。

机遇——水煮肉片：色香味俱全。只不过当你正在欣赏洋葱木耳辣椒的色彩时，好肉已经差不多被别人吃光了。

疾病——各种凉菜：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吃着，而就是在品味它们的时候，才能真正尝到什么叫酸甜苦辣。

初恋——醋熘白菜：最普通的蔬菜，但味道却很耐人寻味。但如果佐料配放不合理，则味道变质，也许到最后也吃不完。

失恋——烈酒：辛辣，让人头晕目眩，即使睡上一觉，醒来依然感到隐隐地头痛。不过如果你身体够好的话，也许第二天就恢复了。

朋友——主食：菜肴再好，也没有主食实在，虽然味道不如菜肴，但却是你饥饿时，最需要的。

经验——油炸春卷：当你没有把握可以完全靠自己做好时，最好去买别人包好的现成的春卷，回去再自己炸好了。

追求——麻辣豆腐：松软可口。趁热吃才有味道，不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否则不是辣到喉咙，就是被烫伤嘴。

处事——糖醋鲤鱼：耐人寻味，有

酸有甜。但要仔细挑出鱼刺。一旦忘乎所以，刺哽在喉，后悔莫及。

再次捧起《平凡的世界》，再次咀嚼苦难的人生，品味自己别样的生活，回首往来萧瑟的人生旅途，一切都变得淡定而又顺其自然，曾经的怀疑和困惑一下子有了答案：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琐碎曲折坑坑洼洼，有洪波涌起，还有春和景明；有颓废消沉，更有凌云壮志；有生死离别，亦有花好月圆……唯有努力和奋斗是永远的主题！唯有强者才会微笑着面对生活的一切变数！正像少平说的“不要怕苦难！如果能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的确，苦难是永恒的财富！

平凡的世界，借着这样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如此诚恳地，表达我对所有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祝福，就像我一直被祝福的那样……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吾虽不能至，亦心向往之。

所以说，只要人人有一颗不沉沦、不平凡的心灵，也就能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活出自己的不平凡。

栏目责编 白林鹭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

◇ 惠 哲

年华似水，匆匆流淌；总有人终将牺牲、老去，但亦有人正值青春，奋进成长。

——题记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九月的陕北，凉风起，硕果结，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塬上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这是大自然为我们这次远足做的“开幕式”！在老师叮嘱过一番注意事项后，我们的远足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我们全班同学的一次结伴远足，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次注目和学习。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这次远足，无论是对

十六七岁的我们，还是对已迈入中年的老师，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面对路途中的艰险，我们谁也没有放弃，谁都没有掉队。一路上，与其说是老师在监督、鼓励我们，倒不如说是师生一起互相坚持，互相勉励。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几十年前那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万里长征。当他们选择迈出那一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光芒万丈、熠熠生辉，是他们搭建了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桥梁。一砖一木是坚持、是勇敢、是奉献、是信念……这些长征精神，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不惧艰难向前进。向前走需要有明确的目标，需要有勇敢的品质，需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在这样的远足中悟得的道理，成为我们

成长中的灯塔，有了这一盏灯的指引，我们才不会走至岔路上。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这次远足，让我们领略了家乡的大美风光，体会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一方净土、一池清水，需要的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奉献，还有留守在清涧城的每一个市民的努力。守护城市，这也许不是我们的义务，但一定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坚守“垃圾不落地”的原则，我们也珍惜“清涧更美丽”的结果。“世外桃源”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成果，而是全城人共同努力形成的生态样本。

行至烈士陵园，当我们了解了一段历史故事，走近了一个个英雄人物时，我们会悲戚、会感动、会以此为精神力量。一块块青砖玉瓦，一座座烈士墓碑，它们不只是见证历史的载体，更是滋养文化血脉的“甘泉”。一个个英雄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绵延赓续，代

代留传，成为我们当代青年的精神信仰。这次出行，带给我们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共同滋养。瞻仰烈士陵园，我们才知道如若世上真有那么一座永镇华夏地脉的方碑，那么定然是屹立于高山之巅的烈士墓碑。至真至深的革命精神，根植陕北大地的民族精神，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之基。归途中，我想，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哪怕我只能做一砖一木，也要为家园撑起遮风挡雨的屋檐、建起抵御外侵的篱笆。

这世上，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青春的烦恼，只有远足才能拨开；发展的瓶颈，只有成长才能打破。所以，当你迷茫困惑时就去爬山，就去走进烈士陵园：艰难险阻常有，而选择勇敢无畏才是人生的答案。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二（1）班学生

树人立德，传承家风

◇任婷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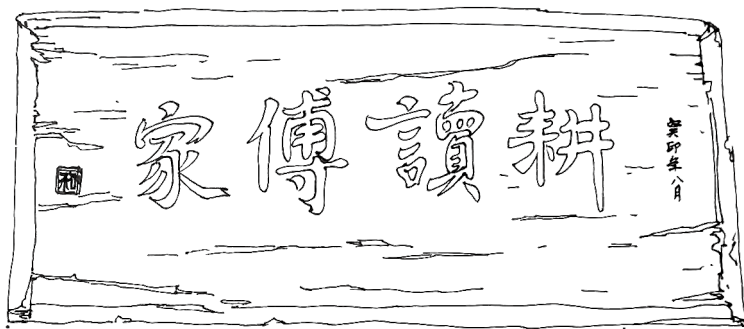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核心，是一个家庭的名片，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小时候，父母告诫我：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个人的教养也是家风的体现。

儿时不懂事，吃饭时老是喜欢挑三拣四；奶奶看见了，不生气也不怒吼，只是平和地对我说：“咱家有一条很重要的家训，那就是勤俭。”现在，我们的生活富裕了，可铺张浪费的现象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多了；吃一半的面包，吃一口的馒头，吃剩的白米饭，这些困难时期想吃都吃不到的食物却被扔进了垃圾桶！民为国本，粮为民本；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从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到《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重视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既要把家风代代传承下去，还要谨记家训。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人，必定是受人喜爱、受人尊重的。

钱学森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母常给他讲古代名人的爱国故事，常教育他学习要勤奋认真。父母的言传身教激励着他，让他立志去做一个有用的人，为建设祖国而去奋斗。家风是一个人重要的成长环境，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



声的力量，同时也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谈吐。

由此可见，家风对人的影响特别深远。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只知道无尽地溺爱孩子而不知道教育孩子，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好的家风可以影响几代人，使个人优秀，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个人，它能影响到一个人是否能健康成长；对于家庭，他能决定家族是否稳定与兴盛；对于国家，万千小家

好的风气可以成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基石。坚持发扬良好家风、立家规、传家训，能使我们走好人生的第一步路。

关于家风传承的种种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天下与国之根本，家之根本，在于个人本身的涵养；培养人的生性，需要良好端正的家风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作为生长在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更应该铭记家风，遵守家风，传承家风，做新时代的好青年。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二（7）班学生

滚来滚去的小土豆

◇邵安琪

有一个神奇的小土豆，他喜欢滚来滚去，每当他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能给那里的朋友带去希望和快乐。

有一天，小土豆来到了一座高山上，看见一朵被纸杯罩住的小花正在哭泣。小花问小土豆：“请问，你能把罩我的纸杯拿走吗？”小土豆说：“小菜一碟。”说着便到纸杯旁一脚把纸杯踢跑了。小花照到了太阳，开心极了！

小土豆滚呀滚，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发现一条搁浅的小鱼正喘着粗气，小鱼问小土豆：“请问，你能帮我重新回到

小河里吗？”小土豆说：“没问题！”说着便来到小鱼身边，把他推下了水。小鱼回到河里，快活地游来游去。

小土豆滚啊滚，来到了一座温暖的山脚下，生根发芽……

不久后，小土豆生下了很多同样爱滚动的小小土豆们。他们同样能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快乐……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四年级（7）班学生

观看话剧《路遥》有感

◇刘韦辰



夏日炎炎，妈妈带我去榆林大剧院观看话剧《路遥》。路上，妈妈提前给我“科普”了一些关于路遥的故事。在此之前，我虽然听说过路遥，但对他了解甚少。听着妈妈的娓娓讲述，我不停地打断，不停地提出一些让妈妈不能理解的问题。是的，我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属于路遥及他笔下那个年代的艰苦，更不能接受一个如此伟大作家的英年早逝！

看到路遥锲而不舍地伏案写作，我特别欣赏他；看到路遥为了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去煤矿的故事写得更真实，他不惧危险去煤矿下井体验生活，我是如此敬佩他；听到路遥去北京领奖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时，我又是万分地心疼他。路遥用铿锵有力的行动告诉自己，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也用长篇巨著告诉世人，他是一个时刻想着人民、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

观看话剧时，当我看到路遥奋笔疾书写完《人生》第一部后却听到否定的声音时，我真替他感到悲愤。俗话说，人嘴两片唇胜似两把刀。当路遥因为自己的作品引发各种不堪的言论，而被带进痛苦的旋涡时，我真担心他会扛不住压力而放弃写作。庆幸的是，路遥遇到了他的良师益友曹谷溪。曹谷溪总能在关键时刻鼓励他、支持他。当然，我知道，路遥之所以会坚持写作是因为他有着“为人民而发声”的坚定信仰。正是他的坚定信仰，让他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面对命运的一次次捉弄时，有着永不言弃的决心。

话剧的最后，路遥步履艰难地向上攀登，和开头时，年幼的他跟着父亲离开家乡时翻山越岭形成呼应，这像极了

路遥的一生。路遥的人生之路一直在艰辛地向上攀登，即便路途遥远，即便路途布满荆棘，也要将遥不可及变成检验不屈信仰的验金石。他用尽了生命最后的力气去告知世界：路遥知马力，路遥这匹千里马是可以打破命运摧残、不畏惧一切险阻而赢得最终胜利的！

话剧落幕，我热泪盈眶，剧场里掌声雷鸣。是的，我的眼泪是为路遥而流，我们的掌声是送给路遥的。我要像路遥一样：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荣耀面前继续加油！

作者系榆林市高新区第二小学五年级（2）班学生

栏目责编 辛杰峰